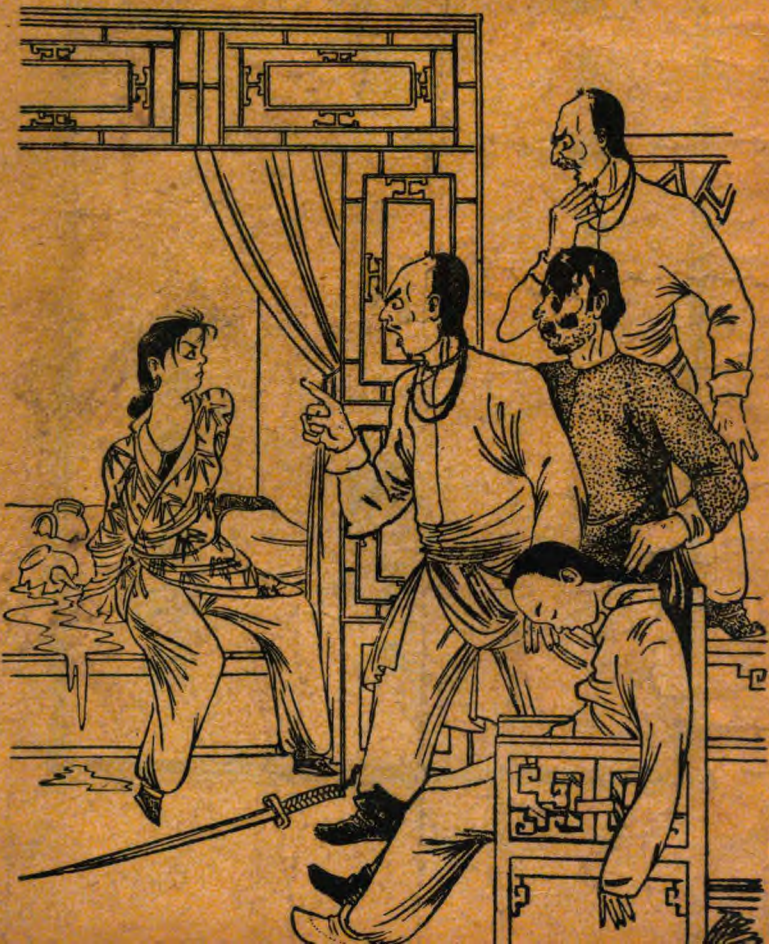


說小俠武篇長

逃刑傳

冊二第 著羽春徐



徐春羽著

武俠
小說

逃

刑

傳

第二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徐春羽著：屠沽英雄
 徐春羽著：碧血為情
 王素樓著：俠骨柔情
 望素樓著：勝字孤旗
 王度廬著：夜劫孤鸞
 王度廬著：紫鳳鏢
 王度廬著：鐵騎銀瓶
 王度廬著：臥虎藏龍
 王度廬著：劍氣珠光
 王度廬著：寶劍金釵
 白羽著：德谷俠隱
 白羽著：秘谷俠隱
 鄭證因著：大漠驚鴻
 鄭證因著：子母金梭
 鄭證因著：鷹爪全書
 鄭證因著：武林俠蹤
 鄭證因著：天南逸史
 鄭證因著：貞娘屠虎
 鄭證因著：五英變戲
 鄭證因著：巴山劍客

勵力出版社出版

已出 二七冊 八元四角
 已出 二二冊 十八元
 已出 二二冊 八元七角
 已出 二六冊 八元七角
 已出 二五冊 二十五元
 已出 二四冊 二十五元
 已出 二二冊 十二元
 已出 二二冊 十二元
 已出 一一冊 七元二角
 已出 一一冊 七元
 已出 一一冊 七元
 已出 四二冊 不日出
 已出 二二冊 十八元
 已出 一一冊 十四元
 已出 一一冊 十四元
 已出 一一冊 五元五角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處售經

民國卅七年五月版

武俠長篇

逃刑傳 第二册

實價

徐春羽

著者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發行者 劉業臣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本埠

北京西路：協和書店  
 四馬路中：百新書店  
 山東中路：正氣書局  
 山東中路：匯文書局

外埠

青島：縣路市場：新華書局  
 北平：楊梅斜街：新華書局  
 漢口：洪益街：青華書局  
 西安：中山街：興華書局  
 廣州：民北街：興華書局  
 長沙：長馬路：興華書局  
 燕湖：上北街：興華書局

武 俠 長 篇 名 著

逃 刑 傳

第 二 集 目 錄



續 第 四 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第 五 回

青雲渡父子逃刑  
黑風崗王孫避難

第 六 回

三寸紙驚走虎狼役  
一封書惡化鸚鵡林

第 七 回

丁立智取愁鷹澗  
金威醉入打虎溝

第 八 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武俠長  
篇名著

# 逃刑傳第二集

徐春羽撰

## 續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

劫奪要犯，爾等有多大胆量？不要走，也隨俺到官家去一趟吧！」那兩個小孩子同聲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兇徒！怎敢欺俺老師，俺等正欲拿你替俺師父報仇！」說着兩個人早已亮出兵器，齊奔許都頭而來，原來那許都頭早已把事瞧料，在大家吵嚷喝湯時候，自己便先藏車下了，後來見大家被那漢子麻倒，又見那兩個小孩子撲向囚車而來，便才搭話，誰知兩個小孩子，一個用鎗一個使劍，早向自己風車般舞了過來。那個漢子，便從湯担上扯出扁担前來助戰，許都頭一聲喊道：「住手，且聽俺一言！」那兩個孩子道：「你說！你說！」許都頭道：「你等此來，想是聽了姓苗的支配，來救王先生的吧？」兩個小孩道：「是便怎麼樣？」許都頭道：「既是，你等不來，俺也正想放他哩！你們來得正好，便幫着俺把他放了吧！」那兩個小孩道：「你却不要騙俺。」許都頭道：「騙你們兩個小孩子則甚？你們來看！」說着過去便先把王先生的繩索扯斷了，王先生向許都頭道：「看都頭這個意思，想是要放咱王某走路嗎？」許都頭道：「怎敢！小人

也是因爲這個飯糰子，家裏又有老母幼子，一時撇不下，不的時候，俺便隨從主子走了，現在趁着他們未醒，主子急早去罷，不然他們要是醒來，或是路上有了行人，便有許多不便了！」王先生道：「恁地時，豈不連累了都頭？」許都頭道：「小人自有主張！」王先生道：「如此倒累了你了，還有一件，咱是承你放咱走了，咱的幾個徒弟，求你也是一併成全了吧！」許都頭搖一搖頭道：「這件事却不敢遵命，俺想州裏既然肯已開脫，到了府裏也不會便定偌大罪名，有俺許宏在，幾位小英雄挫了一根寒毛，找俺姓許的問話，此時天已不早了，主子們快走吧！」王先生聽到這裏，把脚一踉，向華梁等幾個道：「你等就暫受一時委屈吧，咱自會來救你們！」說着向許都頭致了一聲謝，便領了小芳，大成就走，小芳忽的往那邊一看，向王先生道：「先生且先行，待俺將這賊骨頭剝了！」王先生急忙一把扯住道：「你要殺誰？」小芳把手向那邊一指道：「師父難道沒有看見那個賊兔子姓馮的也倒在那裏了嗎？這件事就是那賊兔子鬧壞的，平常也不知害了多少人，今天還不趁仰睡熟，把他剝了，豈不省得他再害人？」說着，提劍便走，王先生喝道：「且慢！這件事須兩莽不得，要知今天的事，咱等原無真贓實證，他便把咱等抓到官裏去，也沒有死的罪名，如果要半路把他等一殺，那時無罪也有罪了，況且，這許都頭又答應替咱設法，開脫咱等罪名，你如果現在把他們一殺，不要說是咱等走

不開，就是那許都頭咱也有些對他不起哩！快快隨咱走了吧！」小芳卻是咕都着嘴，還是先前那個漢子喊道：「王先生，曹姑娘，周四少，還不快走？那邊有大隊的人來了！」王先生聽了，慌忙拉了小芳大成，向許都頭把頭點了一點，和那漢子早穿進樹林而去，那許都頭見他等去遠了，却不去管那囚車上的人犯，便也走到那邊，將身臥倒，假裝和大家一樣。這時樹林子外面，早已人聲踏踏，聽聲臨近，就聽有一個人喊道：「車在這裏了」跟着跳進一個人來，是個兵丁打扮，手裏提了一條馬鞭，似乎是在找什麼人，陡的看見許都頭等躺在地下，便不由喊了一聲道：「總爺快來！果然出了岔子了！」又聽外面有人應聲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那個兵丁道：「總爺你……看……許都頭……和這些都倒了！」許都頭這時已然看出是高鳳標，便益發的不敢動一動，把個眼兒死併在一處，又從嘴邊上漾出些吐沫來，又聽高鳳標道：「怎麼這些人都失了事？你們快去看看差事丟了沒有」兵丁答應去看了回報道：「旁人全在，只是走了姓王的。」高鳳標聽了，把頭點了一點，趕緊派人從旁處取些涼水來，從許都頭起排着個兒灌了下去，不多時，只聽東方德嚶呀一聲道：「怎的這樣好困？」把眼一揉忍的坐起道：「嚶呀！不好。」抬頭一看高鳳標，便趕緊向前請安道：「大人什麼時候來的？」高鳳標却把于一指他道：「你等怎的便弄成這種樣子？現在正犯已然丟了，這便如何是

好？」東方德叩頭道：「大人：是俺等不合一時貪圖口腹，竟至被賊人瞞害，望大人饒恕死罪！」這時馬龍夏斌等也都醒了，聽說把差事丟了，心中也自吃了一驚，便都跪下哀求高鳳標設法，高鳳標叱道：「你等怎的便這樣不中用，這一些事兒，竟鬧得這般模樣，看你等回去怎生交待？」大家都一齊向前請罪，高鳳標道：「向俺行禮則甚。還不快快整頓到府衙裏去？」大家便答應一聲，把囚車推去，高鳳標把眼看着許都頭，許都頭便忙捩過身去，高鳳標益發瞧料了，不一時已到府衙，東方德先進去向知府說了，一時傳出話來，二堂候審，這知府原是旗人，名叫克哩布，人却極其刁鑽古怪大家聽了，便帶了華梁等走進二堂，這時那知府坐在堂上，好不威風，先傳許都頭回話，許都頭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過去，先請了安，便把如何到華家莊，如何進莊拿人，如何差役被獲，如何高總兵進莊，捕獲數人，怎樣送到州裏，怎樣半路大家貪圖吃湯，怎樣受了暗算，怎樣走脫犯人，怎樣又遇見總兵救醒，說了一遍，復又請安請罪，那知府聽了，只微微一笑道：「你說的俺都聽清楚了，可是句句實言？」許都頭道：「不敢瞞哄大人！」那知府陡的把臉一變道：「哇！膽大許宏！你有多大智量？敢在本府面前鬧鬼？真是不知自愛，倒底收了姓王的什麼好處？竟敢私放國家要犯，還不快講！」說着早把個「驚堂木」拍得震天響，許都頭不防那知府會問出這樣話來，陡的吃了一驚，繼而一想，這件



事他又沒有目覩眼見，須不要叫他用詐語詐了去，便復又向前請安道：「大人說的話，小人担待不起，其實也有些不大清頭，還求大人明白示下！」那知府聽了哈哈一笑道：「諒來你也不肯說實話，東方德何在？」東方德應聲從屏風後面轉出道：「伺候大人。」

知府道：「你向前和許宏對來！」東方德笑向許都頭道：「都頭這件事，俺便對都頭不住了！依俺之見，都頭還是實說的好，不的時節，難免大人要動怒了！」許都頭道：「呸！東方德，俺昨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拿人，俺也拿人，你入莊，俺也入莊，你被人灌倒，俺也被人灌倒，如今差事丟去，你怎的便在大人面前，道俺的壞話？哦！俺也瞧料了，你不過打算謀俺這都頭，儘可明言，俺許某自願交朋友，拿這都頭結識了你，亦怎的便敢誣賴好人？要知俺是同你在一起的，俺若放走了犯人，那你也同謀哩！同大人話，小人不知他說些什麼？請大人問他！」東方德聽了哈哈一笑道：「都頭；這便是你的不是了！你道俺是跟你在一起的，這話倒一點不錯，樹林子裏面，都頭沒有喝湯，俺也未敢喝湯，都頭和姓曹的動手，俺和姓王的講話，俺都聽得明明白白，難道姓王的不是都頭放走，還是俺放走的嗎？都頭：你還是實說了好！」那知府早把一箇籤都丟在地下，向堂下衆役喊道：「這廝不說實話，快把他收了起來！」許都頭知道這事鬧穿綳了，不認這筆賬，也賴不過去，便坦然向那知府道：「那姓王的便是俺放去的，因

俺敬他是條漢子，現在既被查出，俺願領受罪名便了！」那知府這時却又收了怒容，換付笑臉，向許都頭道：「許宏：不是說你，你也太熱心腸了，那姓王的既是與你相識，你便應當在未逮捕之先，悄悄送信，使他走掉，怎的反在逮捕以後，才想開脫他？你想他是國家密拿要犯，你就這樣輕輕的把他放了，難道就沒人問了不成？依咱勸你，你既是他放了，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你一定是清楚的，你可以說出他現住在什麼地方？咱便派人去拿，把他逮捕到案，那時便沒有你的事，依然把你放了，至於那姓王的呢，咱只要看看倒底是不是國家欽拿的要犯，咱自想法開脫他，也不使你落一個「賣友求榮」，你看咱這話說得可是嗎？許都頭一聽心裏着實好笑道：「這都是俺使剩下的着兒了，他倒拿來騙俺，真是可笑！」想到這裏，便向那知府說道：「大人待罪役，其實可感，只是俺和姓王的，不過激於一時義憤，放他逃去，至於他現在住什麼地方，罪役委實不知，不敢胡亂朦混！」那知府聽到這裏，便又把那一番喜容，收得乾乾淨淨，嘿嘿一陣冷笑向許都頭道：「你這廝既是恁地不識抬舉，咱便對你不住了！來呀！把許宏釘肘收監！」兩旁衆役答應一聲，早把許都頭帶下去了，那知府又把華梁等都叫上來細問了一遍，也叫押了下去，散堂之後，便吩咐把東方德請了進來，那知府叫他坐了，便向他道：「今天這件事却虧了你，只是咱看主犯姓王的在逃，空拿着這幾個小廝，有什麼用

處，這件事還須用一番心，總要把姓王的拿到，不知你可還有什麼主意？」東方德欠一欠身道：「是！這件事端須考慮，在林內裝醉的時候，也會聽見許都頭和姓王的說話來，委實是素不相識，那姓王的究竟逃往何處？這件事倒真難根尋，就是問許都頭時，恐怕他也未必真說，這件事總須另想一個辦法才好！」那知府道：「咱看這件事，姓華的斷不會不知情，趁姓華的尚未醒腔，今晚你便帶人去往華家莊探聽一回，倘若那姓王的復又逃回那裏，便卽速將姓王的和姓華的一併拿來，這件事情，就交待下去了。」東方德道：「還是大人高見，今晚下役便去。」說着辭了走去，來到班房，向幾個夥計一說，這幾個夥計裏頭，夏斌，馬龍，平常便和東方德不對，今天一見許都頭爲他下在牢裏，心裏益發的不痛快，見他這種大模大樣，越發覺得討厭，便高仰臉睬也不睬他，這內中有一個小夥計名叫耿幼峯，因爲走踏有些墊腳，人送外號叫耿歪子，平常見了許都頭，恨不得替許都頭舖牀疊被，一口一個許大叔，叫得許都頭有些不過意了，今天一見許都頭被押入監，他便改了口道：「俺就知道那許宏幹不出好事來，終久會把人頭耍下來的，你們看怎麼樣？這是國家要犯，那裏可以隨便就把他放掉的呢？說不定，裏頭許很撈摸了幾文哩，」一句話未完，只聽吧的一聲，又響又脆一個巴掌熱火火的早打在臉上，只聽得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歪胚子，平常許都頭待你不錯，怎你反覆無情，硬生生給

許爺安賊名兒，八成你又爬到高枝上去了吧，俺却看不慣這懶賴樣子哩！」說着吧吧又是兩巴掌，耿歪子抬頭一看，原來正是馬龍，不由得捂着兩腮道：「馬爺：有話儘可說，怎的便動起手打起來了，你吃的是皇家的餉，俺也吃的是皇家餉，須不受你姓馬的烏氣，俺自家有嘴，喜說誰便說誰，你須攔阻不得，俺又沒說你姓馬的，須用不着你來替姓許的出烏氣，你是好漢子時，不會去把牢門劈開，把姓許的放出去，却來尋俺的霉惱怎的？」馬龍大怒，只隨手一叉，早把耿歪子叉倒舖上，便真個叮叮噹噹的打了起來，夏斌雖然不滿耿歪子，却怕馬龍真格把他打成重傷，也自不便，看他已然着實挨了幾下，便趕緊過來把馬龍拉開道：「自家弟兄有什麼說不開？怎的便動起手來，沒的鬧急了，叫人家聽見，端的什麼意思？還不快點撒開？」說着連忙把馬龍扯開，恰好這時東方德正從外面進來，一見馬龍夏斌，便把眉頭一皺復一笑道：「這件事還須你們哥兒兩個幫俺一步哩！」夏斌道：「什麼事情？」東方德咳了一聲道：「還有什麼事呢？適才大人吩咐下來，叫俺同衆位兄弟再往華家莊去一遭，探一探姓王的是否仍在那裏，叫俺等將他緝捕到案，俺想那姓王的，恐怕此時已然不在那姓華的家裏了，此去也不過捕風捉影，徒勞往返而已，不過這是上官的命令，說不得，祇好大家辛苦一趟吧！」東方德話言未了，只聽馬龍喊道：「東方德！要去你去，姓馬的不去，你若有力氣時，可以把俺

撇了，或是把俺也押起來！」東方德一聽便是一楞，知道馬龍向來爲人過於耿直，却也不理會他，倒趕緊向他道：「這件事是大人這樣吩咐下來，並非俺假傳聖旨，這件事辦下來時，也不是俺一人受賞，難道不是大家光彩，何必這樣使氣哩？」馬龍聽了把眼一瞪道：「什麼烏大人？俺吃這份糧，便管這份事，便受他指揮，俺若辭去這烏事不幹，他是什麼撮烏，敢來用俺！俺和他還不是一樣人？什麼叫大人？俺還是大人哩，從今天此時起，俺就不幹了，你再休拿什麼大人來嚇俺，俺是不買這本賬的！」說着從桌上抓起帽子就要走，夏斌連忙站起攔住他道：「老馬：你總是這樣暴躁，你且坐下再說！」東方德借了這個台階，也來相勸，不提防，馬龍向他叱道：「你躲俺遠些，俺却看不過你這般勤樣兒，留着到堂上見了你的大人使去吧，俺馬老爺是有骨氣的漢子，兀自有些看不慣，」說着又向夏斌道：「大哥：你願吃這碗飯你吃，俺是不再吃這碗牢什子飯了，什麼人的氣都要受，什麼人的話都要聽，俺姓馬的不願意伺候小人，你只放俺去，不的時候，恐怕偶有舛錯，那時更連大哥你這意思也埋沒了，你還放俺去好！」夏斌道：「要走俺兄弟一路走！」說着便拉了馬龍道：「走！俺和你去見大人去。」東方德這時着實覺着不是意思，但是沒有辦法，只好隨他們走去，但是今天晚上夜探華家莊，再要短了這兩個，益發沒有人辦事了，正在籌思之際，忽聽有人喊道：「東方上差在屋裏

嗎？」東方德一聽，不由喜出望外道：「此人回來，俺無憂矣！」便趕緊搭腔道：「在屋裏，請進請進！」外面答應聲中早走進一個灰撲撲的漢子，年紀約在三十上下，精神奕奕的從外面走了進來，向東方德道：「俺方纔聽得看牢的石二哥說是你們許都頭，因為什麼放走王先生，只吃相公收在監裏，上差便頂了許都頭的缺了，真是可喜可賀，不枉你費了多日心機，居然把這個美差弄到手了，俺真是服了你了，現在有事沒事，沒事且和俺到章二娘家去吃三杯，章二娘家今天下得好大活蟹，走，走！」東方德被他一陣胡噪，也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了，只得撇開身子道：「左二哥：你先不要扯，有話慢慢說，俺只問你，什麼叫俺用多少心機？怎麼忽然又管俺叫起上差來？端的是怎樣一件事？」那漢子道：「俺那知道你這本賬？這全是看牢的石二哥對俺這樣說的，俺那裏懂什麼上差下差，一總也是他教俺這樣說的哩！」東方德聽了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只是俺今天有事，不能到章二娘家去吃酒，如果要吃酒時，俺自去叫他們買來，也買些好大活蟹，便請你在這裏吃三杯如何？」那漢子道：「那怕不好，只是少個姑娘們兒，俺須吃不爽快哩！」東方德道：「怎的？姑娘兒？……左二哥……你若能幫俺一步時，俺便日日沽酒你吃，夜夜着小娘兒伴你哩！」那漢子把拳頭向桌上一搥道：「東方小子，有話只管說，只要俺能辦時，若不幫你俺便是個龜！」東方德聽了不由大喜，却先不向他糾纏，

忙叫進一個兵丁來，到外面買上三斤好酒，稱上五斤大蟹，那兵答應自去，這裏東方德却一拉那漢子道：「左二哥：請你到屋裏來，俺有話講，」兩個人到了裏間，東方德早向那漢子一揖道：「左大哥：這件事必須幫助俺則個！」那漢子道：「你有話只管說，何必這樣吞吞吐吐？」東方德道：「如此說時，大哥已然答應了幫忙。」遂將知府怎樣吩咐他今晚再探華家莊，馬龍夏斌如何不去，都一一告訴了那漢子，那漢子道：「俺還當着什麼遮天大事，却原來就是這一點小事，且和你吃了酒，去見俺娘，只要俺娘肯放俺去時，俺自幫你便了！」東方德見他應了，自是喜之不勝，便先謝過，這時酒已買來，東方德便和那漢子喝了起來，正在吃得正酣之際，忽見外面人影一晃，東方德忙問是誰，外面答應一聲是我，耿歪子便從外面走了進來，東方德問他有什麼事？耿歪子却笑了一笑道：「回都頭得知，事却沒有什麼事，只是馬龍夏斌兩個，方才去見大人，要辭去差事，大人不准，馬夏兩個竟自不辭而別，適纔稟過大人，大人十分着惱，便命俺和紀大屏接他兩個的事，俺兩個已然見過了大人，特來參見都頭！」說着早已請下一安，東方德才知馬夏二人果然辭了差事，不知怎的心中倒有些忐忑不安起來，這時那漢子却飛一杯過來道：「東方德小子，且乾一杯！」東方德忙接過來飲了，剛要再問耿歪子一句什麼話，只聽外面一陣大亂，忙喊一聲不好，急撤出身來往外走時，却不防和外

面走來一人，撞在一起，登時兩人全翻，東方德急忙爬起，看時，正是那新補進的夥計紀大屏，氣急敗壞的向東方德道：「不好……好了……牢裏來了，兩個探監的，把相公打……壞了外頭圍了許多人，大概要不……好……都頭快去……」東方德一時摸不着頭腦，只覺得有些怔忡忡的，這時那耿歪子已然緩過氣來，復又向東方德道：「都頭還沒聽清楚嗎？適纔相公查監，查到平字第十七號監，忽然聽見裏面有人說話，進來時，裏面有一個灰塵滿面的漢子，爬在地下向那姓華的小官大哭之下，後面那人約摸有三十多歲，却嘴裏不乾不淨的罵四六句子，那時相公問起他是那裏來的？什麼人放他進來？他說是看牢的石二哥放他進來的，他就是那姓華的小官的父親華紀文，相公轟他出去，那時惱了那漢子，回轉身來，便向相公一拳，相公一時不備，却被那人掀翻在地，相公便喝令將那兩人拿下，誰知這時外面却擁擠了有三五百號人，口裏吶喊着，打算擁進牢來，相公便命俺來請都頭前去，都頭要快些去，不的時候，便真個要鬧出事來呢！」東方德聽到這裏方算明白，便忙把耿歪子一推道：「你看你這樣慢騰騰的，却怎的這樣沒個緊慢！」說着便又趕緊跳進屋去，一看那左二哥正喝得起勁，見了東方德把個杯子一揚道：「小子，先來喝一杯！」東方德道：「且慢着！現在相公在監裏出事，快去！快去！」左二哥把杯子一推道：「怎的，俺剛吃了你一口酒，怎的便有事來了？說不得，



吃人的嘴短，且和你走遭！」說着把杯子一推，用手一扶桌子，橫身一躍，便到屋外，於是東方德在前，左二哥在後，一直逕奔監牢而來，離着監牢不遠，只聽裏面喊聲一陣夾着些銅鑼聲響，東方德急忙一扯左二哥，來到圈外，只見密密層層圍得風雨不透，東方德急忙分開衆人，挺身入內，但見知府官兒站在一旁，左右都是些兵丁，再往對面一看，只見華二當家氣勃勃的站在那裏，身後頭站着一個瘦長漢子，手裏挽着一對護手鉤，雄糾糾的往這裏看着，東方德先上前去向知府請安道受驚，知府看見東方德便似有了主心骨一樣，便向他把手一擺道：「東方德速速把這廝和姓華的拿着再說！」東方德答應一聲是，便把背上金背刀卸下，交在手裏，然後用手一指道：「對面來人，怎敢暗入監獄，私窺人犯，難道爾就不怕死嗎？趁早留下姓名，束手就縛，俺家相公，或者饒你無知，恕你死罪你若仍然不知自愛，抗敵官兵，怒惱你家都頭，定當將你碎屍萬段，使你死無葬身之地！話已說完，快快通名受死，」誰知那漢子聽了，却嘿嘿一陣冷笑道：「哇！住了你這烏嘴！俺昨天已然向你通過名姓，今天無妨再告訴你一次，俺姓苗，名正義，在這山東地面兒，人送外號叫倂俠官苗二倂子，只便是俺，你要是曉事的，今天便結個相識，放俺兄弟幾個一條路走，不然動起手來，刀槍沒有眼睛，傷了你，你却怨不及俺！」東方德一聽，心中說他真要是苗二倂子，那真是說不上來，只得跟他拚

一下子再說，想到這裏，便拿手裏刀一指道：「哇！苗正義，你即然稱爲俠客，便應當知道時務，怎的倒幫着匪人攪擾官家呢？依俺良言，趁早退去，俺在相公面前，替你說句好話，放你逃走，也就罷了，不的時候，相公如若見罪，那時俺便要對你不起了！」話猶未完，只聽知府一聲怪叫，急忙回頭看時，知府已直豎豎的躺在地上，東方德不由大大吃了一驚，急忙捨了苗二侏子，來扶那知府，却是作怪，那知府便像中了邪的一般，再也轉動不得，緊閉着眼睛，鐵青着臉，一哼也不哼，再往腿上看，却釘着一隻小短箭，才知道苗二侏子不是一個人，益發慄慄不安，只好硬着頭皮吩咐跟隨的兵丁，先把知府抬到裏面去，二次提刀再找苗二侏子時，那裏還有踪影，知道苗二侏子已經趁亂走了，却不得不說一套響亮的話兒，表示表示自己是個人物，遂把單刀一橫道：「你們看見那潑廝那裏去了？難道說吃了什麼熊心豹胆，敢到這裏討野火：：：」一言未了，只覺身後有人一拍自己肩膀道：「在這裏！」東方德陡的一驚，急忙撒身，並不看後面來的什麼人，回手便是一刀，這一刀還是砍個正着，却怪那人並不應刀而倒，反將自己虎口震了一下，正待再換第二刀，只聽對面那人笑道：「東方小子，真有你的，這一手刀真狠，若不俺皮糙肉厚，怕不來一個攔腰斷嗎？」說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東方德一聽口音，那裏是什麼苗二侏子，再一細看，原來正是自己約來的幫手小羅漢左奎左二哥。

赤着個膀子，穿了一件「汗衫兒」，手裏提了一對把兒短頭兒大的八楞紫金錘，張着大嘴向東方德一味直笑，東方德道：「左二哥：你往那裏去了，怎的却在這裏？」左二哥笑道：「你這小子把俺擱在那裏，你却走了，俺又沒拿兵器，只好先回家去一遭，一來拿了這錘，二來也告訴俺娘一聲，俺娘聽說是幫你拿反叛，倒不會攔住俺，俺到這裏却沒有看見一個賊影兒，倒看見你在這裏唱「大江東」俺才應了你一聲，你這小子就是一刀，你那裏知道，却正砍在俺的錘上了呢！真是，你們那位知府呢？」東方德猛的一聽，呵呀一聲不好，回頭便跑，倒把左二哥又輕輕的扔在這裏，東方德來到裏面一看，內堂已然成了喪棚，知府的太太姨太太小姐少爺都守着那知府旁邊，哭個不住，東方德不敢冒然向前，只得先回一個婆子說明，叫他去回稟知府太太，那知府太太正在急得無計可施，聽得東方德便似得拄心骨一樣，急叫他快快上前查看，這時東方德先上前請了安，再到床上一看，只見那知府臉如白紙，出氣短促，便真個像要死一般了，東方德知道是毒氣發作，倒是毫驚慌，便向知府太太道：「大人是受了毒器之傷，幸下殺有藥在此，諒於性命無礙，請夫人放心吧！」說着從身上掏出解藥，叫婆子取過涼水，一半敷好，一半服下，真是好藥，不一時，只聽那知府一聲喊道：「快把他們拿住，哎呀！痛殺我了！」那知府太太看見知府已然醒了過來，方才化啼為笑，那姨太太們便也全擠了

過來，你一言，我一語，惟恐怕那知府沒有看見自己，東方德只得硬着頭皮向知府太太道：「大人服藥才醒，神志最怕擾亂，下役斗膽，請夫人們暫時少來和大人說話，不的時候，病後傷氣，調治上便大不便了！」那知府太太聽了，只得領了這一般姨太太們坐在一邊，那知府看見東方德，便忙問方才的事情怎麼樣了，東方德先說了請罪的話，然後說出這一千人犯現已逃跑，靜待今晚前去再探華家莊把他們個個拿回，知府點頭，又吩咐他格外小心，東方德答應出來，來到班房，一看耿歪子正和紀大屏那裏高談闊論，只聽耿歪子說道：「兄弟：這也不是俺給人家吹大氣，你瞧人家東方都頭，那個樣子，就比許都頭透着精明，旁的不講，就說人家辦姓王的這件差事，夠多漂亮，那許都頭也是油蒙住了心，怎的便想起私放國家要犯，這一來不大緊，只怕這腦袋要搬家了？」又聽一個粗嗓說道：「誰說不是呢？就說在松林子裏喝湯，怎麼大家眼看着東方都頭一齊喝的，怎的他會沒被迷倒呢？這件事據俺看這東方都頭或者還許會點法術哩？」又聽耿歪子笑道：「老紀！你說着說着就離了板了，那東方都頭又不是法官，那裏會什麼法術，這件事在當時不過是朦住了，現在一想也就明白了，那賣酒的漢子挑的一担湯，不是有兩桶嗎？先前我們喝的那一桶，原是沒放毒藥的，等到後來大家一搶第二桶，那時那漢子不是假作着急，把個手用力的拍嗎？安知不是在那個時候下的藥呢？東方都頭既是

留心，必已看出破綻，却也假作不知倒臥在地，倒是許都頭結果上了一當呢！」只聽那個粗嗓子笑道：「對，對，你說的兀自有理，下回再遇見這個事，俺也喝前桶，不喝後頭那桶了！」東方德聽了不由好笑，趕緊放重脚步，一掀簾子走了進來。耿歪子等忙起來讓坐，東方德却道：「不消，不消，兄弟們多歇一回兒，便隨俺到華家莊走一遭！」一言未了，只聽簾外喊道：「還有俺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青雲渡父子逃刑 黑風崗王孫避難

原來正是小羅漢左奎左二哥，用手一指東方德道：「咦！你倒弄得好玄虛！把俺丟在那裏，你却連影子都不見了，什麼時候到華家莊去？俺還要回家去問俺娘一聲哩！」東方德道：「左二哥不是方纔已向家裏去過，怎的又要回去？」左奎把桌子陡的一拍喊道：「咦！這纔奇哩，俺回家自有俺的交代，須用不着你這樣囉嗦，俺就是一個媽，俺不去看他，誰去看他？俺媽已然偌大年紀，俺若再不趁這時候去看他，還要等他死了去哭他不成，你既嫌俺囉嗦，俺只辭了你，便去看俺媽去了！」說着氣勃勃的站起來就走，東方德趕緊上前攔住陪着笑道：「左二哥是怎樣脾氣，一句話不等說完，便要作惱，俺不過說是如果家裏沒有什麼事，便差一個人到家裏去送一個信，二哥就在這裏暢飲幾杯，

方纔也沒有吃好。」左奎道：「你這小子倒是好意，俺是非回去看看，放心不下哩！最好你也同俺走遭，更省得俺媽總是放心不下。」說着拖了東方德便走，東方德道：「左二哥不要拖，這成什麼樣子？俺自隨你去就是了！」於是左奎在前，東方德在後，出了府城，不一時，來到一個山脚下，只見一片蘆葦，掩着幾間茅屋，從塘邊走過去，正是左奎家中，左奎這時看見房子，也不顧東方德，便緊走幾步喊道：「媽呀！俺回來了！」只見從草房裏走出一個老婆婆來，見了左奎便說道：「奎呀，你往那裏去了？怎的這時才回？」左奎陪着笑道：「俺方才不是給媽說過了嗎？府裏那個東方小子，不是約俺去拿反叛嗎，因此回來晚了，」那婆婆道：「哦，是的，你是向俺說過，不過俺却一時忘了，呵！奎呀：說了半天，這反叛到底姓什麼叫什麼？犯的什麼事呀？」左奎道：「真是俺便忘記告訴媽，這個反叛就是那華家莊華二當家……」一言未了，只聽嘆咿一聲，老婆婆早已摔倒在地，左二哥急忙上前攙起道：「媽：你敢是走滑了？……」左老婆婆醉的就是一口，睡了左奎一臉，用手一指道：「你這畜生，媽是怎麼跟你說的？叫你在外面多交幾個好朋友，怎的偏偏去交些無來由的狐朋狗友，倒拿活菩薩當反叛，像你們這樣無法無天胡作非爲，總有被天公報應的一天，自從你三歲時候，你父親去世，做媽的好容易把你養到這樣大，活到這般年歲，還不肯叫做媽的得個好死，俺還要你則

甚？」說着復又痛哭起來，左奎急得臉黃，又不敢辯白一句，只得跪在地下央告，足有一頓飯工夫，左老太婆才止住了哭聲，用手一指道：「濕透了的，儘在地下跪着則甚？難道你沒有氣夠俺，還要多氣俺些怎的！」左奎趕緊站起，忙用手一攙左老婆婆道：「媽，不要生氣，兒子再也不管他人的事了，」左老婆婆道：「也不是俺不准你管閒事，只是不要被那般豬狗利用就好了！」左奎這時再也不敢作一聲，便跟鋸了嘴的葫蘆一般，天已然漸漸的黑了上來，左奎伺候老婆婆把飯用過，老婆婆坐在床沿上，左奎撥了個小杌子坐在一旁，母子兩個只管瞎談個不休，左奎忽的聽見一個人喊道：「老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是請不下假來，你也應當給俺一個信兒呀。怎的來了一個面兒不照呢？」左奎一聽，陡的一驚，趕緊站了起來，待要往外面去，望了望左老婆婆，復又坐了下去，三番兩次，起坐不定，左老婆婆問道：「奎呀，你爲什麼這樣六神不安的呢？」左奎只得硬着頭皮道：「媽呀：俺說了媽却不要生氣，方才兒子從府裏回來時候，府裏那個東方小子，就是那回保俺出獄的那個東方小子，也跟俺來了，只是聽媽說話，便把他忘了，這時想是他等不及却在那裏喊起來了，兒子想出去告訴他一聲，叫他回來，不知媽肯叫兒子去嗎？」左老婆婆啐的又是一口道：「說你是畜生，簡直硬不像個人，那東方上差對你有救命之恩，人家到了門口，你怎不快快請人家進來，真是惹人生氣，」

左奎道：「媽：你不要生氣，兒子自去請他進來便了！」趕緊來到蘆塘對面，抬頭一看，那裏還有什麼東方德？却見兩個人打着赤膊，扛着農具一路說笑而來，只聽一個說道：「你就是這種猴兒花的脾氣，總喜歡沒事瞎嘈嘈，人家剛在家裏說兩句話，你就是這樣一路倖喊，也不怕被旁人聽見，倒疑心怎樣似的。」只聽又一個說道：「你倒怨起俺來了，你要是早些出來，那個願意喊你？」兩個人一路說着一路走過去了。左奎才知道方才聽見就是這兩個個人說話，那裏是什麼東方德說話，又向蘆塘那邊喊了兩聲，依然不見有人搭腔，只得整回，向左老婆婆一說，左老婆婆道：「你這真是蠢才，一些事都被你弄糟，今天也就不提了，等到人家再有找着你的時，你千萬答應幫助要緊，」左奎只得唯唯記在心裏，再說東方德，在蘆塘外面，等了半天，不見左奎出來，來到臨近一聽，正趕上左老婆婆罵左奎，並且聽有幫着反叛拿菩薩的話，自己一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不要鬧上一鼻子灰，因此便偷偷溜掉，乃至回到府裏一看，天色已然黃昏，左奎既然不能幫忙，只好再去找人，便到了班房，向自己幾個得力伙計一說，耿歪子頭一個向東方德道：「都頭：俺倒想起一個人來了？」東方德急急問道：「誰？」耿歪子道：「既是小羅漢不肯幫忙，都頭何不去找吳七爺來幫一幫？」東方德道：「真的，怎便忘了他？只是他的手下，却遠不如小羅漢手裏來得了，現在也只好去找他，但是，現在他



就跟沒有准地的兔子一樣，一時那裏去找他？」耿歪子道：「只要都頭想找他，那却容易得很，只是小可便辦得來！」東方德道：「恁地時，你就快去一遭，等你回來，也就可以動身了！」耿歪子答應一聲，抓了一頂帽子，拿了三五兩銀子。忽忽的逕向翟寡婦家走來，這翟寡婦原是一個土娼，因為上了年紀，便在家裏買了幾個女孩子，做那皮肉生涯，當時耿歪子推門而入，只見裏面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人聲，心裏不由納罕道：「怪呀！難道都出去了不成？」便又走過穿堂，來到後面，還是聽不見人聲，這時屋裏已然點燈，瞥見窗上人影一幌，心裏不由一喜道：「俺就知道是不會沒有人的，且待俺聽一聽這廝可在這裏？」只聽屋裏一個女的說：「你這兩天，怎的連個面兒都不照了呢？」只聽得一個男的說道：「還講什麼照面不照面，只這兩天俺手頭便連五兩頭都拍不出，那裏還有閒心緊向這裏跑！」耿歪子一聽，正是吳七的聲音，便隔窗戶喊一聲道：「吳七哥：好興致阿！」屋裏吳七聽見，急忙開門出來，見是耿歪子，却不由大笑道：「歪子來得正好，這兩天七老子恰有些不方便，先借給十兩頭，讓俺到小二姪家再去博一博！」耿歪子道：「這却對不起，俺今天是找七哥借一步說話，身上並未會帶錢，須有些對七哥不住！」吳七一聽，把眼睛突的一瞪道：「姓耿的，七老子向來沒有和你開過口，今天頭一次，就吃你老大釘子，你怎的便這樣看七老子不起，既如此時，快快滾去，

不要惹七老子動氣，敬你一頓好皮鎚！」說着便用手來叉耿歪子，耿歪子忙陪笑道：「七哥且慢動手，俺還有好講。」吳七道：「你講！你講！」耿歪子道：「進一步講話！」吳七怒道：「俺就惱你們這種藏頭露尾的，有什麼不可以明說，你只管講！」耿歪子只得笑着把東方德派他來請吳七夜探華家莊的話說了一遍，那吳七哈哈大笑道：「俺當是什麼大事，原來叫俺夜探華家莊，回去對你們東方小子講這件事俺却去不得，你也快快滾吧，不的時候，俺便要敬你幾拳了！」耿歪子一時摸不着頭腦，又恐他真是動起火來，要與自己難堪，正在逡巡之時，忽聽屋裏那個女娘兒嬌滴滴的喊了一聲七爺，吳七便趕緊走了進去。竟把耿歪子扔在院裏，這時却聽屋裏，噉噉的聲音，再聽聽那女娘兒竟自嚶嚶哭了，忽聽吳七一聲喊道：「你不要哭，待俺先打發了這姓耿的再說！」只見屋門一啓，吳七已從裏面大踏步走了出來，耿歪子剛說得一聲不好，急忙撤步要走時，早吃吳七一把從脊骨抓住，口裏却喊道：「不要走，七老子有話講，」耿歪子被他捏得生痛，不由得喊道：「七哥，且請你放下手來，有話儘可商量，」吳七把手一放，耿歪子站脚不住，仰面跌倒，躺在地下，咕着眼看着吳七，吳七道：「俺來問你，如果俺跟着你們到了華家莊，把姓王的拿來之後，你可有什麼好處給俺？」耿歪子道：「那自有好處，俺家相公自會奏知皇上，給七哥大大一個官兒……」話猶未了，被吳七兜頭一口啐道：

「呸！還不閉了你那鳥嘴，誰要做什麼牢什子官，一天便連頓飯都吃不靜，俺只問事完之後，便能出多少銀子給俺去博一博，且爽快說明白！」耿歪子趕緊說道：「有銀子，有銀子，這只在俺身上問，」吳七聽了把手向耿歪子指道：「如此說時，你還不快領俺前去，却賴在地下怎的」耿歪子趕忙爬了起來，領着吳七來到府裏，這時東方德已然等得心急，見了耿歪子跟吳七，自是喜出望外，便急吩咐幾個得力夥計，收拾整齊，一同奔華家莊而來，不一時來到莊外，找了一個樹林子，大家便商量怎樣進莊？當下東方德向耿歪子道：「這裏面要以躡蹤越跳說，當然要以你爲最精，沒有什麼話說，今天這個探看虛實的事兒，你總要辛苦一趟了！」耿歪子道：「要說是爬低上高，俺却不能說是不會，只是要遇見一個扎手的，俺就沒法使了，這件事還須都頭再派一個人，隨俺一同進去，似乎才能把牢，」東方德道：「既待如是，你便跟吳七哥一同進去吧！」耿歪子聽了，却把個頭搖得像播浪鼓一般道：「不妥！不妥！他那個拳頭俺是吃過的，一言不合，就可以和俺翻臉，那時俺須吃不住他那大碗般的皮鎗，」東方德才待還言，吳七喊道：「歪小子，俺怎的把你打怕了？今天這是官家事，俺若損你一根毫毛時，俺便姓你那個歇，如何？」東方德道：「幼峯：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嗎？」耿歪子道：「恁地說時，俺便隨七哥走遭。」當時二人把衣服換好，辭了衆人，竟向莊門而去，這裏東方德又吩

附紀大屏道：「你帶十個弟兄，藏在莊後松林之內，倘若王某人從此地逃去時，可用絆馬索截拿，只是不要傷了他的性命。」紀大屏答應也帶十個人走了，東方德一看左右還有十幾個夥計，便向他等道：「你等可隨俺跳進莊牆暗探虛實，只是個人都要小心！」東方德帶了夥計，也便向莊門而來。單說耿歪子和吳七兩個，兩個人來到莊門，一見莊門業已緊閉，二人取出飛抓，抓住牆頭，跨腿上去，一見裏面黑洞洞的看不見裏面一點亮地，趕緊用飛抓由牆下地，躡着腳兒轉過正房，來到後面一看，只見大房旁邊，有一間小小房屋，裏面却有燈光，兩個人擊掌會意，齊奔小房而來，只聽裏面有一個人說道：「老五啊：你喝一盅，這兩天真是累得腳鴨子都朝天了，幸得莊主今天把事情辦完了，你我還不該喝幾盅嗎？」只聽又一個人說道：「話雖這樣說，自從那天夜裏兵打了起來，俺心裏老是有些啾咕，要依俺語，你還是少喝的爲是，倘若那般猴腮子又來，又要吃東家說話！」又聽一個說：「俺聽說今天大當家進省去了，大約這幾天裏還保不定要鬧出什麼事來呢！」說到這裏，底下的聲音，便慢慢的低了，耿歪子急忙一拉吳七，繞過正房，來到東跨院，只見角門虛掩，裏面隱隱露出燈光，二人連忙繞到房後，縱身上房，爬到前簷，只聽屋裏有人說話，一看正是那白天幫着華二當家探監的那個漢子，一個却正是那華二當家，只聽華二當家說道：「辛兄：你看俺好好一個人家，只被那無知

小輩，便弄得這樣四零五落，柱兒至今還押在府裏，想他年不滿十五，便受這囹圄之罪，雖然俺家哥哥，到省裏去挽人說項，想來亦非易事，倘有三長兩短，叫俺怎生得過！」只聽那漢子道：「哥且慢着慌，且等大哥回來再講，倘若狗官執意做對，且看俺給他一個厲害！」又聽華二當家道：「那王先生既是半路被人救去，怎的此時不回？這件事須是俺連累了他！」又聽那漢子說道：「王某人既是逃走，想必不致再落狗官之手，只是却須防備那狗官派人來到這裏攪擾哩！」又聽二當家哈哈一笑道：「這倒無須防備，俺想這州裏府裏，他們緝捕人犯，總要有個罪名，難道說坐在家裏，便硬生給人安上一個罪名不成？」只聽那個人笑道：「這俺也不過防他們這一着，其實就讓他們多來幾個，又能怎樣？不也是給俺多添一個磨刀的傢伙而已！」這時耿歪子方要去扯吳七，誰知吳七再也耐不得，早已跳將下來。耿歪子方叫得一聲不好，不想這時吳七早已喊了出來道：「華二當家聽了，俺吳七今天奉了府裏太爺之命，前來捉拿私盜國寶的要犯，如若姓王的藏在這裏，快快叫他出來受縛，若果他已然走了，就請二當家告俺一條去路，俺便自己去尋他。」耿歪子聽了好生納罕，怎的他和華某人是個老交兒呢？再看華二當家已然從裏面走了出來道：「俺道是誰，原來是大珠兒，你嘴裏說些什麼？俺全沒有聽明白？」耿歪子才知道他們果然是素識，那吳七剛要說明來由，這時却惱了屋裏那個怯大漢，

只見他一現身，從座上站了起來，一縱身，已到院心，只見他向華二當家道：「華老弟，你且退後，待俺來料理這廝！」也不待華二當家發話，便跳進當中，向吳七只一指道：「哇！你這廝姓甚名誰，深更半夜，私入民宅，究竟是個什麼渣兒？快講！」吳七一看此人，一切都跟自己彷彿，便用手裏單鞭一指道：「你要問俺，姓吳，名宗武，人送外號野人熊的是你家七老子，今天俺是奉了府裏老爺之命，到此捉拿盜國寶的要犯，你是什麼人，胆敢干預你七老子的事情，俺看你也是一條漢子，依俺相勸趁早退去，不要惹你七老子性起，拿你當了墊檔兒的！」那個漢子聽了哈哈一笑道：「俺正要找那狗官算帳，你來得正好，合是俺辛飛走運，却碰你這送禮的，休走，吃俺一斧！」話到斧到，吳七一閃身，躲過迎門一斧，喊一聲來得好，抖手就是一鞭，向辛飛左腿纏去，辛飛縱身躲過，進步扁斧就往兩脅砍來，吳七側身閃過斧頭，進步兜頭又是一鞭，辛飛用斧子把一橫，立斧便劈，吳七撒身，就勢抖手一鞭向辛飛太陽穴砸來，辛飛往下坐腰低頭，躲過鞭梢，才待舉斧進招，只見從正面房上白幌幌一宗東西，直奔面門而來，喊叫一聲不好，趕緊撒身一閃，只聽嘩拉一響，已然落在地下，用斧頭一挑，原來是一把鑰匙，跟着從房上蹤落下一個人來，手拿鐵尺，來取辛飛，辛飛獨戰吳七，尙且不能得利，再加上一個耿歪子，益發有些支架不住，正在危急之際，只聽噹的一聲。

角門早已掉下一扇，從外面飛進一個大漢，手裏拿了兩柄八楞紫金錘，大喊一聲：「那裏來的烏人敢來騷擾華家莊？知時務的，快快滾你娘的！不的時候，可來嘗嘗小羅漢的雙錘！」說着噹的一聲，錘碰錘火星亂迸，耿歪子一見喜出望外，點手喊道：「左奎爺來得正好，快快幫俺捉拿那這廝！」只聽左奎呼笑道：「瞎了眼的撮烏！你把小羅漢當作什等樣人？想這華二當家乃是此方善士，萬家生佛，雖是三尺嬰孩，也知道他老人家，是好人，怎的偏偏你們這般撮烏，一天吃飽了飯，閒得沒有事做，便這樣無事生非，來此嚇惱他老人家，今天依俺相勸，快快退出莊去，饒了你等不死，不然只俺這對錘一擺，只怕你等難逃公道！」耿歪子正在想一句什麼話，還未曾說得出來，只聽吳七一聲喊道：「潑大漢，你是什麼烏人？便敢這樣烏煙瘴氣？歪子這個怯條子，待俺料理那廝！」耿歪子剛要說是使不得只見吳七一鞭早向左奎當頭砸下，左奎喊一聲來得好，却不躲閃，看看鞭已臨近，揚左手錘格住單鞭，右手錘早已搶進，向吳七左脅打來，吳七急忙撒鞭閃步，左奎左手錘又到。吳七喊一聲不好，急忙坐腰矮身，剛剛把錘躲過，饒是還把頭上的巾子掃去，耿歪子撇了辛飛，搖動鐵尺，來到二人當中，橫尺一攔，口裏喊道：「二位且慢動手！」兩個便跳出圈子，左奎雙錘並舉，猶有餘勁，吳七却提定單鞭，喘氣不止，耿歪子向左奎道：「左二哥：從那裏來？東方都頭想也快到了，有話儘可好說，

怎的便動起手來？」語言未了，只聽角門邊喊道：「什麼事？找俺東方德則甚？」說話之間，從外面跑進十幾個人來，忽的便把院子圍了，左奎見了東方德，便哈哈笑道：「東方德小子來得正好，俺正要問你話哩！今天這件事，如果能看俺的面子，不來騷擾華家莊，留着這個好兒，將來俺自知報答你小子這點好處，如果一定要拿華二當家，去貪圖富貴，那時須由小子先將俺拿住，那時俺便許你們將華二當家拿去，小子你可曾聽得明白？」東方德暗着笑道：「左二哥：這話不可這樣講，想當先俺也曾救過二哥困難，怎地此時便這樣反復無常，豈不怕人笑罵？依俺相勸，今天幫俺把那姓王的拿住，回去見了府裏太爺，自有嘉賞，不的時候，你可自去，兩面全不管，免得傷了我弟兄和氣！」左奎把眼一瞪道：「呸！你且閉了你這烏嘴，你要是打算認識俺這朋友時，你便不該來害好人，今既不肯聽俺良言相勸，就不要再提起兄弟二字……」話猶未完，只聽角門外又有人喊道：「東方都頭：大事不好，方才有人私人府衙，劫去昨天所收人犯，並在太爺堂上，寄柬留刀，現在府裏大亂，太爺命俺等來找都頭等急速回去哩！」東方德一聽，真是嚇得魂飛天外，慌忙的向衆人等喊道：「且休戀戰，快隨俺奔回府衙要緊！」說着也不顧華二當家及一千人等，竟帶了耿歪子吳七飛奔而去，這裏辛飛向華二當家笑道：「真個應了苗二哥的話，現在俺等便快快走了吧。」華二當家道：「辛兄且慢，待俺



問一問這便是誰？」遂向左奎道：「兄台何人，怎的便來助俺華某？」左奎把鎚往地下一擡道：「華恩公便忘了小人，小人名叫左奎，恩公尙記得當年在七里堡和潑皮廝三拳打死鎮街老虎劉小義的左德勝嗎？那就是小人的父親，俺媽曾對俺說過，當年小人父親打死劉小義吃了官司，多蒙恩公搭救，那時俺父親才得活命，一向使小人來報，只是不得機會，偏巧昨天東方德小子去求俺相幫他廝打，那時小人母親才說起恩公有救命之恩，使俺前來送信讓恩公快快躲開此地，誰知是俺來遲的反累恩公受驚，小人罪該萬死，現在恩公意欲何往俺願保恩公前去，不知可使得嗎？」華二當家正待說兩句客氣話，旁邊辛飛顯出不耐煩道：「二當家總是喜愛這文縐縐的，俺看左兄也是豪爽之人，待俺替你說實了吧！」說着向左奎道：「左大哥：俺叫辛飛，俺哥哥名叫苗正義，適才是俺大哥定計，准知今晚府裏必來二探華家莊，便吩咐俺在此等候，苗大哥帶了兩個師姪，還有王先生去到府裏營救幾家小姪子，約定事後在青雲渡見面，現在事情已然完了，俺等便趁此走了吧！左大哥；你願意去，便也一同走遭，」華二當家急忙攔道：「不可！不可！」辛飛道：「這有什麼要緊，也值得急到這個樣子；怎的不行？」華二當家道：「辛兄那裏知道？俺等現在已成無家可歸之人，自以逃青雲渡爲宜，左兄家有老伯母，豈可隨俺等瞎跑，依俺看時，左兄端須早些回去，那東方德既見左兄在此幫俺，難免不

遷怒到老伯母身上，倘若那時果真出些差錯，叫俺等何以爲人？左兄還是早回爲是，你我自有後會之期！」左奎當卽答道：「如此說來就請恩公保重，俺便轉去了。」說着提了雙錘急急轉身而去。華二當家向辛飛道：「想不到今天倒得了他的接濟。」辛飛道：「二當家講的是，那吳七一根鞭端的了得，若不是他時，俺也難得便宜。」二當家道：「這時大概已經差不多了，俺快去青雲渡吧，不然估二哥又要等急了。」於是辛飛在前，華二當家在後，邊說邊往門外走來，將將出得角門，只見眼前似乎有個人影一掇，華二當家陡的想起，便向辛飛道：「辛兄快走兩步，俺這裏還有兩個家人未曾發付哩。」及至來到正庭耳房一看，不由嘆了一聲，原來那兩個家人，已然一個不見，華二當家還要去尋時，倒被辛飛勸住，只得深一脚淺一步走了出來，正走之間，忽然辛飛要大解，他讓華二當家在林子外面等他，他却進去小解，華二當家在外面等了半天，不見他出來，這時天色已然都有些發亮了，遠遠已然聽見有人走動，未免有些心急，沒奈何只得跑進林子裏面一看，不由得怪叫一聲不好，原來那辛飛已然蹤跡不見，這一驚吃得不小，心知裏面已然出了事故，但是又不敢高聲喊嚷，便想趕緊回到青雲渡再作計較，誰知裏面早已轉出一個人來截住去路，向華二當家一笑道：「華二當家才來嗎？俺已候駕多時了，在下叫紀大屏，便是這府裏一名下走，只因適才府裏鬧出劫牢反獄的事來了，是俺

奉了老爺之命，請二當家到府裏談幾句話，就手請指示個道兒，便是方才跟二當家在一起的那位好漢，已被俺請到府裏去了，就請二當家同俺走一遭吧！」華二當家這時才知道是這樣一件事，便笑着向紀大屏道：「紀都頭這話真是有些取笑了，想俺華某，與府裏爺們，從不相識，怎的走了響馬，要來找俺華某問主意，這豈不是天大笑話？便是俺那朋友，也是俺多年一個老相知，一向作生意，今日恰是路過此地，前來找俺說上幾句話兒，誰知偏偏遇見都頭，還望都頭一併放却，華某感恩不淺！」華二當家話猶未完，那紀大屏便嘿嘿一陣冷笑道：「姓華的俺看你是個漢子所以才向你講些朋友話，你是識相的，就應痛痛快快隨俺前去，怎的你倒這樣支支吾吾，你休推睡裏夢裏，你們打算夜奔青雲渡這些高策，俺已全都聽見了，這時須由不得你說不去哩！」說着話竟從身上一抖，亮出一根鎖鍊，便要來索華二當家，華二當家撒身往樹林裏便跑，誰知腳下一絆，摔倒在地，紀大屏哈哈一笑道：「姓華的：你還想跑嗎？」一縱身也跳進樹林，方用脚一蹬華二當家脊背，喊一聲夥計們快來時，只聽後面答應一聲：「在這裏！」斗大拳頭一落，紀大屏早已一個跟頭摔了下去，這時華二當家早已趁勢扒起，就着星光一看，那個打紀大屏救自己的漢子，正是那小羅漢左奎。連忙喊道：「左兄怎的還沒有回家，卻又來救俺華某危困？」左奎說：「是俺聽了恩公之言，正待回家探報俺的老母，誰知剛

剛出了角門，就看見了三五條黑影，俺一時好奇心盛便追了下來，原來正是同他們夥伴商議半路截阻恩公，俺看他等藏在樹林之內，俺便也躲在裏面，誰知恩公果然從這裏路過，俺那時便想出頭，又恐怕驚走了這個潑廝，就隱在後面未動，這時那辛大哥摸黑進了樹林，却被這廝們作了手脚，又見這廝們來欺恩公，是俺忍耐不住，便擗翻這廝，俺就惱的這種人，無禮無義，無上無下，就知道欺壓良民，軋取油水。俺見了這種人，就恨不得，把他剝成幾段，方是心思。」說着又是兩拳，紀大屏爬在地下，連大聲都喊不出，只是吭哧不已，華二當家連忙攔住道：「左兄且看愚下薄面，饒了他吧！」左奎脚兒一起，紀大屏早已滾出好幾步，怔怔柯柯，才待拔步便跑，左奎用手指道：「回來！這時須由不得你走哩！」紀大屏只好遠遠的站着。華二當家道：「左兄何必跟這狗一般的人生氣，還是煩左兄進林內把俺弟兄找出，俺也好一同走路。」左奎道：「便宜了這廝，還不快滾回去報信去？」紀大屏抱頭鼠竄而去。華二當家才同左奎走進樹林。左奎忽的叫一聲苦，原來不只辛飛不見，便是那府裏幾名夥計，也都不見了影子，華二當家也自吃驚不小，正和左奎對咳一聲的時候。忽聽林外有人撲的一笑，左奎急忙縱身跳出，從腰間拔出雙錘，噹的一聲響亮，嘴裏喊道：「潑無賴：那裏走？快還俺人來！」華二當家也便跟着走了出來，只見道旁放着一個手車子，上面睡定一人，左奎向前一聲

喊道：「潑無賴：休要裝佯，且吃俺一錘！」說着一錘當頭打下，華二當家才喊得一聲使不得時，左奎一錘早下，只聽得嘍咚一聲，左奎早已跌翻在地，那車上的漢子，依然酣睡未醒，華二當家知道事有蹊蹺，便趕緊上前，攔住左奎不得動手，再向車上一看，不由咳了一聲道：「原來是他！」便上前用手一搖道：「苗二哥從那裏來？」苗二侂子猛的一翻身道：「真的好睡，怎的二當家到此，俺便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華二當家道：「苗二哥先莫取笑，待俺來替你見一個朋友。」說着便手向左奎一招道：「這便是救俺小兒出獄的苗正義苗二哥。」又向苗二侂子一招道：「這位左奎左二哥，今天救俺出險的，二位多多親近才好。」苗二侂子道：「原來是左二哥，謝謝方才賞俺一鎚。」左奎這時好大不是意思。華二當家恐怕兩人鬧僵，便向苗二侂子道：「苗二哥不要說些沒正經，倒是把怎樣到得這裏，和俺講一講吧！」苗二侂子笑着說，華二當家和左奎都喊道痛快痛快。原來自那日王先生被獲之後，苗二侂子便和華二當家商量，怎樣救他出險，後來還是苗二侂子想出一條計策，便叫他們把看門的老王叫來，教給他怎樣配好梅湯，怎樣兜頭去賣，怎樣下藥，布置妥貼，便使他到城外去等又叫曹小芳，周大成兩個人跟隨前去，如果看見麻翻差役，便趁勢打劫囚車，曹小芳，周大成領命去後，苗二侂子又向華二當家說他家裏老太太已然上了年紀，禁不住驚嚇，便想起自己有一家結義

兄弟住在青雲渡，便把老太太送在那裏去住，就命辛飛他陪同華二當家前去探監，好分衆人的神，吩派既定，大家便都依計而行，頭一個便是老王同了大成小芳兩個，假扮賣湯之人，果然一下便着，依着大成小芳還要把一般小兄弟一齊救走，後來看見高鳳標帶着人馬來到，才救了王先生去，苗二侉子便和王先生計議，先離開華家莊，就請華二當家和辛飛在華家莊等候官人來尋事，王先生和苗二侉子便到府衙去救一般小兄弟，這時府衙幾個有名的早已都上了華家莊，到了那裏一點未費手脚，就把幾個小兄弟連都頭許宏一齊救出，苗二侉子又到府衙寄柬留刀警告知府，然後才推了預備的車子去到華家莊，接應華二當家，恰好來到這樹林子外面，聽見辛飛和華二當家講話，便都把車停住，大家便四散偷聽，後來看見辛飛一紀大屏絆倒，正待出去，又見左奎出頭，救了華二當家，大家便到樹林裏面，把府裏幾個小夥計一齊網住，推到道旁小溝裏面，苗二侉子又叫他們都躲在遠處，自己喊了一聲却躺在車裝睡，以及怎樣嚮倒了左奎都說了一遍，華二當家不由叫聲痛快，却又問道：「那麼他們這般人，現在何地？」左奎道：「兀那不是？」手一指處，早見幾條黑影，躡上崗來。原來正是王先生許都頭，華梁，張興霸，尤俊英，方天玉，周大成，曹小芳，餘外還有兩個不相識的人，苗二侉子急替引見道：「這二位也是許都頭一起兄弟，一位夏斌，一位馬龍，」又一個個依次見了，華梁這時却

抱住華二當家哭個不住，還是王先生向前攔住道：「只因王某一人，却連累諸兄受苦，真使擔當不起，今天雖承諸位將咱救出，那官家豈肯就此罷休，勢必還要來尋齷齪，傷咱一人事小，再若拖累諸兄，於心怎甘，咱想就此辭別諸兄，另尋他處，度此殘生！」說着一壁唏噓，一壁便真個要下崗辭去，這時華二當家早已向前一把扯住道：「王爺且慢，聽俺華某幾句糊塗話兒，自從王爺駕臨敝莊，也是俺心粗眼拙，未曾看出王爺大駕，便累王爺一向屈尊，又復失於察看，使無知家丁，惹起偌大糾紛，幸喜諸兄幫忙，王爺大駕未損秋毫，俺華某正想多伺王爺幾天，藉贖前失，怎的王爺便率然說出要走的話，難道王爺是見疑了嗎？」華二當家話猶未完，旁邊走過辛飛，楞楞的向王先生道：「俺也不懂什麼叫王爺不王爺，俺想此時姓華的爲你弄得家破人亡，月夜奔走，姓許的爲你丟掉差事，就是俺和俺苗哥哥，爲你也兀自不易，怎的你這時說走便走，自然嘍，你自孤身一人，那裏住你不下？你却不想這些人便應該如何處置？俺是糊塗人，不懂得說話，只是俺心裏有話，不讓俺說來。又兀自有些難受！」辛飛正在興高彩烈高談闊論之際，忽聽旁邊嘩的一聲，有人哭了起來。大家聽得一楞，回頭看時，正是小羅漢左奎，辛飛上前問道：「左二哥：難道是中了邪，怎的便好端端哭了起來？」左奎道：「俺本是奉了俺媽的話來救華恩公，如今華恩公雖已救得，只是俺媽却在這裏再住不得，一時

却又無法想，這却怎生區處？」說着又復哭了起來。華二當家道：「真是俺忘却了這一個着，這事端須想個好辦法哩！」苗二侂子道：「這件事俺倒有個辦法，方才華二當家不是談及王爺的事情嗎？第一現在王爺不可以走，在王爺的意思，自以躲開這裏，免得連累華二當家，其實這却不然，就是王爺從此遠去，難道官家便會放輕華二當家不成？這時華二當家爲着王爺已然弄得傾家敗產，無路可走，就是俺等也願跟從華二當家之後，和王爺在一起盤旋，依俺看，王爺此時，萬不可走，又要找有一個能夠藏身的所在，眼下便可無妨，最好大家此時已然見着華二當家，也就不必再去華家莊了，趁着天色未亮，急去左二哥家便連左老太太也一同請到青雲渡，然後再作計較如何？」王先生道：「這件事承諸位成全，當然感激無量，不過却拖累諸兄了！」辛飛喊道：「什麼拖累不拖累，大可不必放在口頭，只是俺等怎樣前去，却要快些，不的時候，天色一亮，路上便不好走了。」苗二侂子道：「你總是這般急性子，什麼事總也要商量一下。呵呀，許都頭，跟馬夏二位貴眷可是在城外？」夏斌道：「這事却不勞過問了，只在昨天俺二人辭差之後，便把家小都移出去了。」苗二侂子道：「如此甚好，便煩三位和辛兄弟送華二當家去青雲渡，俺等便去迎接左老太太，少時便在辛兄家裏會齊好了。」大家答應，便各自收拾整齊，正待動身，只聽許頭都道一聲「且慢行着！」大家便又趑轉身來問是何



事，許都頭道：「大家爲去青雲渡心急，却忘了方才在林子裏那幾位，怎樣開交，苗二僂子道：「真是！俺便忘懷了這倒兀自有些難辦哩！」辛飛在旁喊道：「什麼難辦不難辦，只把他們幾刀砍了，丟在山溝裏，豈不省了許多手脚？」華二當家道：「這却使不得，俺和他們原無仇怨，豈可任意傷人性命這却萬萬不可！」苗二僂子道「殺既殺不得，放又放不得，倘若這時俺等把他等放去，那時他們來一個不體面在後梢跟着，那時俺們事體便全壞了。」王先生道：「咱倒有個辦法，現在便把他們網在這裏，也不要殺他，也不要放他，這裏是條大路，少時天只一亮，自有行人來放他，況且他們跑的一個，知道是在這裏失的事，他自會到這裏來找尋，於咱們事體也無碍，諸兄以爲如何？」大家齊聲道好，於是大家便分作兩起走了。這且不提，單說東方德帶了夥計們，一口氣跑回府衙，進去見那知府，剛要道受驚，那知府却微微一笑道：「不消，你且坐了咱還有話問你？」東方德謝了，便坐在一旁，知府從桌上拿起一張紙條，遞給東方德道：「你且看了再說！」東方德接過來一看，只見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兩行字是「賊官兒你的烏衙，遇事兒不審不察。怎作得皇堂五馬？怎戴起玉帶烏紗？今而後回頭思價，讀書客須託得國人皆曰可殺！」東方德看到末了，這汗早已像山水暴發，再也挽留不住便奔騰澎湃的流了下來，趕緊把自己纓帽摘下，跪在案前，連聲請罪那知府笑一笑向他道：「你且起

來，這須不是磕頭可以了事的，起來，起來！」便向旁邊一個差撥道：「快去請高總爺來議事。」差撥去了，這裏知府向東方德道：「咱且到後面一談，」當時退了堂，東方德知府來到裏面，知府向東方德道：「舅老爺：你怎的這樣不清楚？那華二的哥子是誰你可曉得？」東方德道：「左不是鄉下有兩個錢的大財主罷了，難道還能大過咱們爺們去？」那知府惡狠狠的呸了一口道：「咱這點小事由兒，簡直要壞在你們身上！你可知道三上辭呈拿官當廢紙的華二瘋子那就是他滴滴親親的親哥子，你們怎生一查不查，就去鬧到他的頭上呢？真是該咱倒運就竭了！」說着從桌上拿過一紙文書向東方德一遞道：「這就是省裏來的公事，要把這件事完全提到省裏，昨天夜裏偏巧就出了那樣一個亂子，你看這件事，叫咱們怎麼辦？」東方德一聽，那裏還有主意，於是一個低了頭一個在房裏來回踱。忽的簾板一響，差撥進來回話道：「總爺到。」那知府剛要說請的當兒，高鳳標已然掀簾而進。高鳳標看見東方德在這裏，便先不理那知府。逕向東方德道：「東方都頭可聽見城裏失事的話了嗎？怎的身爲都頭辦事便是這樣荒疎，既是去捕拿餘犯，這裏也應當留幾個人的才是，怎的會使出這樣空城計來了呢？不知這次到了華家莊，可曾探出什麼情跡？」東方德便把怎樣二入華家莊，怎樣見着華二當家，怎的和姓辛的動手，怎的左奎幫助華二當家，怎的夥計報告城裏失事，怎樣率衆趕回一字不遺細說了一遍，高鳳標

一壁聽一壁搖頭，聽到後來未了，便問道：「你走之後，華家莊還有什麼人在那裏和他們廝鬥？」東方德道：「一個都不會有。」高鳳標聽了呸的一口道：「呀！虧得你還是都頭呢！便這樣一點計算都無有？吃着皇家的糧食，你問心對得起不？」說到這裏，才回頭向那知府道：「你聽咱問的他可是嗎？」那知府滿肚子是氣，却又不敢得罪他，只得連聲應道：「見教的是！」高鳳標却向那知府笑一笑道：「你現在打算怎樣辦了？俺已經叫他們打好請處分的字啦，您說咱冤不冤？連拿帶丟，咱還沒有走到州裏呢？這裏人就丟了，咱就是插上翅膀也飛不到府裏來呀！您說這都怨誰？」那知府聽了，真是有些生氣，只好勉強陪着笑臉道：「事已至此，還說什麼呢？總怨咱辦事不力，用人不當，連累了老哥，真是過意不去，只是這都可以不談，方才省裏來了公事，要把這案全都調查重審，咱們這裏現在連個人毛都沒有了，可拿什麼送呢？您說這事可怎麼辦？」高鳳標道：「這件事情，還沒有辦出一點眉目，怎麼省裏就會知道了呢？就是知道，也不能隨便把沒判的案子，就往省裏調？」知府便把華二當家是個什麼樣人又說了一遍，高鳳標這才明白，却把個頭不住搖道：「難！難！省裏既是來調人，本就不好辦，這時況且一個人都沒有，益發的不好辦了，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着今天一天工夫，把昨晚失事的這些人，完全捉着然後再解進省去，任憑省裏怎樣發落，就是担些處分，總也可以輕一



出來，一面渾身亂抖，一面向高鳳標磕頭道：「大老……爺……俺……實在不……知道……大老爺……要問……他……知……道……」說着把手向吉二一指。那吉二這時恨不得找一個地縫子就鑽進去。高鳳標聽了，嘿嘿冷笑兩聲道：「這樣的膿包，也要胡作非爲，咱就看不慣你這乏樣子來，且把他拖過一邊，等俺問了這廝，再一起發付他！」又向吉二道：「他既說你知道，你就快快說出來吧！」吉二把頭向磚地緊磕了好幾下，真是咚咚的響，嘴裏却不住的喊道：「大……老爺……千萬不要……聽……聽……這乏小子的話……俺就是……上了……他的當……嘿……俺那裏知道……什麼……親戚……朋友……？」高鳳標叭的往桌子上一拍，恰巧這時一個差撥剛剛端過一碗茶來，拍個正着，霎時，碗碎，茶翻，高鳳標勃然怒道：「什麼？你也不知道，既然如是，你兩個便是挾嫌誣告了，咱今天要揍你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說着向旁那個差撥只一努嘴，兩個過去把馮利拖翻了，一個按住一個打，打得馮利便像殺豬一般喊了起來，剛剛把馮利打完，正在要拖吉二之時，只見簾外人影一幌，高鳳標急向外面問是誰？外面一人應道：「是下役紀大屏，」掀簾進來，向高鳳標請安又向知府請安，然後才向東方德道：「都頭：那華紀文一千人都到青雲渡去了！」東方德一聽，正亞似吃了一服涼藥相似，忙問道：「你從什麼地方打探來？」紀大屏這時這付得意的情形，簡直描都描不上來，便把怎樣

跟着華二，怎樣聽見他們說話，怎樣才知道他們是上青雲渡，特地回來報告，說着搖頭幌腦，便彷彿他已然把一千人都拿到了一樣，東方德這時和知府却又不禁的高興起來。却不妨這時高鳳標笑着向他道：「這却辛苦你了！咱再問你一句，那麼他們跑到青雲渡住在什麼人家呢！」紀大屏一聽，剎時把一副喜容，完全丟在九霄雲外，只哼了一聲道：「這個下役未曾聽明白。」高鳳標哈哈一笑道：「幸虧你沒有打聽清楚，不的時候，這房子裏還放得你嗎？你既然聽見他們說上青雲渡，你就應當在後面跟定他們才是正理，你却跑回來作甚？難道怕回來晚了，誤了報功不成！」這時紀大屏那敢再說一句，只把個頭兒低着，跟鋸了嘴的葫蘆一樣。高鳳標却回過頭來向知府道：「咱看這件事要怎樣辦法？」知府道：「您看怎麼辦，就怎麼辦？」高鳳標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這件事大主意您自己拿，咱却作不得主哩！」知府道：「咱只知道伸手拿錢，派人拿賊，現在已然是碰在南牆上啦，一策莫展，最好還是請總爺設法辦事吧！」高鳳標道：「既然如是，咱就要斗胆了，東方德，限你今晚到青雲渡，探聽清楚，華紀文等一千人，都落在誰家？一共是多少人？裏面有沒有預備，打聽明白，快快回來不得慢事！」東方德答應一聲，退在一旁，高鳳標又叫道：「紀大屏，拿咱令箭，去到咱的營管裏，把飛捕隊調來，不得誤事！」紀大屏接過令箭，退出去了。高鳳標又向知府道：「這件事急不

如快，最好是現在把他們捉來往省裏一解，任憑省裏去發落，不過却有一件，這件事究竟是非曲直，是那一方？倒不可不留心，倘若到了省裏，問出是個誣告，那時便反美不美了，你看這話說的可是？」那知府好容易盼着高鳳標答應去拿人了，心裏才把一塊石頭放下了下來，現在聽得這樣一問，不由得又啾咕起來，便笑着向高鳳標道：「這件事你慮得極是，不過，咱總想是有了人，比沒有人強，你看……」高鳳標笑了一笑道：「既是有的人比沒有人強，好，那就等今天晚上看着再說吧！」說到這裏，向東方德一笑道：「都頭：咱看你還是早點辛苦一趟吧！青雲渡離這裏也不近呢？」東方德聽了答應一聲是，悄悄蹙出，這時紀大屏已然把飛捕隊調來，高鳳標登時吩咐叫他們頭目進來，紀大屏答應出去，不一時，外面一陣快靴聲響，外面走進五個便衣士兵模樣的漢子，齊向高鳳標請安，又復向知府請安，然後才垂手站立靜候分派，高鳳標向爲頭一個道：「康進：咱今天調你幾人前來，並不是爲了別的事情，就是前天在華家莊拿獲的人犯，昨天一齊跑了，今天得了府裏密告，說是跑到青雲渡去了，咱和府裏的太爺商議，定今天夜裏探望青雲渡，把人犯拿回，是咱保了你們兄弟幾個，幫着辦這件差事，你今天便帶了他們四個，隨同這裏紀班頭一同前去，只是有一件，到了那裏，須要看事行事，千萬不可鹵莽而最要緊的，不可叫他們有一個受傷，小隊子就叫他們在這裏，咱今天晚上也去

看看哩。」康進一一答應，又向高鳳標請了一個安，便同紀大屏退了下去。高鳳標向知府道：「您只管放心吧！除非他們沒有逃到青雲渡去，那就費了手脚，只要他准是在青雲渡，今天晚上定可辦出一點眉目來，咱現在便跟你請假了，今天夜裏見吧！」說着辭了知府，知府也不挽留，各自公幹去了。單說東方德垂頭喪氣來到班房，見着耿歪子和吳七一班夥計們，便瞎了一聲道：「真是人不走運就結了，怎的這樣逆事便都找到了俺的頭上？」於是便把高鳳標怎樣發威，怎樣奚落自己，又怎樣派他去幹這營生，一一說給大家聽，大家聽了，也是氣得了不得，耿歪子道：「這件事可怪俺們太爺，自己的事，怎的到受人家排揎起來了，要是依着俺，好就好，不好大家都豁着這個頂子不要，全來拚一下，誰又不比誰小三級，爲什麼便這等怕他？現在弄得喧賓奪主，不只是太爺臉上不好看，就是俺弟兄也就無光的很哩！」耿歪子話猶未完，吳七在一旁喊道：「耿老哥俺勸你不要說這些廢話吧！現在商量怎樣能把事情辦下，才能轉轉面子，不要又被人家搶了上風，那面子上益發難看了！」東方德道：「這話着呵，真是大家幫個力兒，到青雲渡把這案子整整的辦下來，那時不怕姓高的再這樣耀武揚威，眼裏沒人，俺想便趁此時，你我便假裝行路商人，前往青雲渡，只要訪出一些首尾，必須伸手就辦，倘若能夠完全歸案，俺拚着這個牢捕快，要結識這個姓高的，也好出出這肚皮受的烏氣！但不知



那幾位願意和俺辛苦一趟？」吳七頭一個喊道：「算着俺！」耿歪子道：「也算着俺！」東方德再看屋裏這些人，除去這兩個人之外，也再無有可約之人，于是便喊一聲「好！二位幫俺一場吧！走！先上對面酒舖吃了飯，再去吧！這時正是九月初旬，那偏南的天氣，依然有些燥熱，又加着有些毒花花的太陽照着，那烈炎酷威絲毫未減，那青雲渡南岸一片葦塘，長得便像翡翠屏風一般，距離那葦塘，不過箭數地，却是一個土崗子，崗子上面有一家小酒店，店名「隔渡香」裏邊是老夫妻兩個，帶着一個小廝，除去賣酒之外，還賣些煮水豆，鹹雞蛋，醬牛肉，白雞，大餅蒸饅的一類食品，方圓十來里地方，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去處，故此買賣兀自不壞，這天老頭兒王老好兒，清晨起來，便和老婆兒把店座整理好，把幌子挑了出去，又叫小廝勤兒把幾隻小雞轟在葦塘後面去，正在這個時候，忽見從葦塘後面轉出三個人來，一個個灰塵滿面，像是從外路來的商人模樣，只聽一個說道：「老二呀：你看都是你，貪圖省這幾個錢，便對不起這兩支腿，現在越走越迷向兒了什麼時候是個到？依俺看現在也不用忙了，先住在這裏歇歇再走，你們看怎樣？」那兩個一壁擦着汗，一壁說：「也好，也可以就着打聽道路。」說着便奔自己這邊來了。老好兒知道是生意，便趕緊笑着迎出道：「幾位掌櫃，快進來歇歇吧！俺今天這裏剛剛有出鍋的嫩肥鷄，新嫩的好肥牛肉，才蒸的好大饅，幾位進來用一點吧！」

這時這三個人，業已走進店門，便在葦棚底下找了一個青泥台兒坐下，老好兒趕緊走了過來，陪着笑道：「三位都吃些什麼？」中間那個漢子道：「你這裏可有好酒嗎？」老好兒一聽，把手一拍道：「你老可是問着了，俺這店名叫「隔渡香」，你老順着俺的手兒看，這前面便是青雲渡，你老看着離俺這裏，也沒多遠，其實離俺這店，還有一里路遠，每逢俺這裏開鑿取酒，青雲渡便知道俺這裏又開鑿了，你老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便是咱這裏酒放香了，方近的人有兩句話是：「不喝王家酒，枉在人間走，不喝隔渡香，枉生人世上。你老是喝多少吧？還要些什麼菜？」那個漢子笑一笑道：「俺只問你一句有酒沒有，却惹你這沒結沒完了，既有這樣好酒，快去多取一些來，揀那上好的肥牛肉，也切上三五斤來。」老好兒答應去了，一時酒肉都到，三個漢子便自喝了起來，裏面有個粗黑的漢子，吃得益發兇實，真是嘴到肉盡，手到盃乾，口裏却不住喊道：「果然好酒，老頭兒再將些來！」老好兒又送過一甕去，那漢一便從老好兒手裏把甕奪過，把個嘴對甕口咕嘟喝起來，老好兒在一旁伸出舌頭道：「總不見有客官這班海量，只是俺這酒，後力却大，客官還是小飲的爲是。」那漢子聽了，把眼一瞪道：「呸！你這烏人，管俺怎的？俺吃酒，自會付錢，要你囉嗦則甚。」那個漢子急忙攔道：「老二呀：你既喜歡吃酒，你就放開量來喝，俺今天便請你吃個足便了！」說着向老好兒道：

「掌櫃的：你是不識得俺弟兄：這是俺的把弟，生平就是好喝一盅，請你不要見怪！真格的俺和掌櫃的打聽打聽，這裏去「象鼻子嶺」，還有多遠？」老好兒陪着笑道：「原來你老不是本地人，你老順着俺的手兒瞧，這前面便是「青雲渡」過去小河，便是山窪，從這山口，不要進莊子，一直往北去，可以看見一道山崗，地名叫作「黑風崗」，穿過崗去，順大道往北，有一片樹林子，從那裏再往西一轉，便是象鼻子嶺了。」那漢子道：「承教，承教！再問掌櫃的一句，這「青雲渡」一片葦塘，四面是水，又沒有船隻，又沒有橋樑，却從那裏過去？」老好兒聽了一笑，用手一扯那漢子衣裳道：「客官：你要問過這「青雲渡」嗎？來來來，你老再順着俺的手兒往西看。你老看那葦塘後面，不是有個矮坡嗎？凡是打算到莊裏頭去的，每日分定三個時辰，由莊裏撥出一隻船來，便在這個坡邊登船，除去這三個時辰，要想進莊，却大大的是件難事哩！」那漢子聽了道：「請問每天那三個時辰，可以進莊？」老好兒道：「每天准按辰，午，酉，三個時辰。」那漢子道：「除出這渡口之外就沒有別路，可以過莊嗎？」老好兒道：「道路却有，只是要往正南走十二里路，地名「紅楓舖」從那裏再往西，也可以到「象鼻子嶺」，只是比這裏去，要遠多了。」那漢子道：「要依掌櫃的這樣說時，這「青雲渡」方圓怕不有十五里地？」老好兒道：「不到十五里，也差不多，這「青雲渡」三面是水，一面

却靠「黑風崗」，那漢子道：「照掌櫃這話說起來，這個地方也就偏僻的很了，難道就不怕有些匪人騷擾嗎？」老好兒聽了哈哈一笑道：「不瞞客官說，不要說是「青雲渡」裏面沒有人敢去騷擾，就是連俺這小小一引酒店，也沒有一個人敢來討野火吃的！」那漢子道：「如此說來，一定是地面官府查得嚴，所以不會鬧事？」老好兒忽的把眼一瞪把嘴一撇道：「什麼官府，還不如豆腐哩！不瞞客官們說，俺這鄉里人聽說盜匪，倒還不怎樣駭怕，怕是提起官府，那真恨得牙根癢癢的。那盜匪來了，可以合起民衆，向他斷併，打的他跑，自然一些損失沒有，就是打不過他，他也不過搶掠一陣而已，他走之後，大家依然可以種田吃飯，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如果要是官府來了，不就叫做罪該萬死，今天來要糧，明天來要草，什麼牛呵羊呵也一齊牽着跑，一句話說得不是地方，老爺預備有監有板子，坐也坐得，打也打得，家裏就是逼得賣媳婦，賣女兒，也要完糧納稅，任你旱潦不收，差一分錢糧，就可以叫你傾家敗產，就是你磕頭磕得血出，也不是他身上的血，他也不會疼，他依然是跟你要錢。所以俺們鄉裏人，不怕盜匪，就怕官府……」

老好兒正在說得有勁，只聽老婆兒喊道：「你看你就是這樣噴壺似的嘴，什麼官府不官府的說個沒完。幸虧這三位也是作買賣的人，這要也是官府裏的老爺們，俺看你怎么樣打點這場禍事？鍋裏牛肉都快焦了，還在這裏嘮裏嘮叨的說上沒完，還不快去瞧瞧。」

去？」老好兒登時一伸舌頭道：「客官們別見笑，俺見了他，比見官府還厲害哩！」那漢子笑道：「俺看你說得真是爽快，不過俺等端須你這老朋友哩！」說着滿滿斟上一杯道：「來，老哥哥如不嫌棄俺們，便請吃了這杯講話！」王老好兒一聽，把個頸子一伸一吐舌頭喊道：「客官說得：俺：却不敢吃：」老好兒一壁笑着，一壁做着鬼臉。那漢子知道他是怕的老婆兒，便也笑着向他道：「只吃不妨，老嫂方面，俺自替你担待便了！」老好兒笑着把杯子接過道：「如此俺便喝了！」一壁回頭看看院內老婆兒，一壁一揚頸早把一杯酒咕嘟喝下。那漢子見了讚一聲道：「果然是好酒量！來，再喝一杯！」說着一杯早已斟上，那老好兒吃順了嘴，也不等三讓，端起來便喝了。三杯以後，那漢子便向老好兒道：「適才聽你說這「青雲渡」一向不會鬧事，既不是官家查得嚴，却怎能如此相安？」老好兒道：「不瞞客官說，俺這「青雲渡」却住着一家比官家厲害了的人物哩！」那漢子道：「什麼大人物？便能這樣鎮得住人？」老好兒道：「提起這個主兒，在這方圓三十里地方，差不多沒有不知道的，客官且吃着，待俺去看一看灶上再說。」說着出去不多時候，托了一個油盤，裏面裝的滿滿一盤一大碗肥牛肉，一隻小鷄子，還有兩盤大饅，熱騰騰的端了過來，那漢子急忙和那兩個用手接過，放在台上，老好兒才待走去，却被那漢子一把揪住，按他坐下道：「你也坐下吃一些！」老好兒一笑道：「客

官不要讓俺吃了，俺方才擾了你老幾杯酒，還吃俺那婆子說了好些閒話呢。現在俺要再吃了這些那還了得起？客官們自用吧！」那漢子道：「這位老嫂不信便管得老哥這般緊？來來來且鬧塊肥雞吃去！」說着早從碗裏揀過一塊雞大腿來，老好兒便再也不客氣。吃得更是乾淨，那漢子笑道：「這便才是，來來來，再鬧一塊兒吧！」說着又是一塊佈了過來，老好兒忙個不迭道：「夠了，夠了！待俺說說俺這裏這個大人物給客官們聽！」那漢子便止住佈菜向老好兒道：「你講！你講！」老好兒道：「提起這個人物，姓辛名遠，號叫澤長，今年也就五十多歲，小時候也念過書，只是沒有作官，爲人却最和藹不過，無論天場大事，向例也沒有粗了頓子紅了筋的時候，這村裏二百多戶人家，無論出了什麼大事，只要他老人家一來，就沒有辦不了的，至於冬捨棉夏捨單，周急濟貧，那更算不了一回事……」老好兒剛剛說到這裏，那漢子却攔住他笑道：「俺就問他是怎樣一個人物？別的地方，不必細談，」老好兒道：「客官恁這性急，說話總要從頭說起，這位辛遠辛員外，家裏不單有錢待人和藹，並且他還有一身絕好的武藝哩，在當先俺們也不知道，只因前年正麥秋收場以後，大家都在歇工的時候，忽然也不是被那個壞小子，把「白楊浦」的匪人大刀陳九勾引來行搶，那時一村子的人，聽說是大刀陳五來了，嚇得簡直連命都顧不得了，便商議逃跑之計，誰知他老人家不慌不忙的叨了一

根旱煙袋一步三幌的來到。大家問他老人家怎的不跑？他老人家微微一笑，便說出一片話來，這時大家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看見他老人家這樣不慌不忙，一時都揣測不透，這時他老人家却慢條斯理的笑向大家問道：「你們亂些什麼？」大家才知道他老人家還不知道有這樣一件事，便驚驚慌慌的把「大刀陳九公」就要搶掠到這裏來的話說了一遍。誰知他老人家聽了這樣一個信兒，反倒嘿嘿一笑道：「什麼陳九公？俺怎不知江湖上有這樣一號兒呢？那麼衆位鄉親打算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究竟那陳九公離此還有多遠？還跑得開跑不開？」大家這時那裏還顧得談些費話，便答應一聲離這裏不遠，也就在莊外里把地了，跑得脫跑不脫，總還是跑了的好，你老人家也快跑吧！」誰知他老人家却又把頭一搖道：「俺看你們這跑，兀自有些不妥哩！還不如就在這莊裏等他們來，他們的來意也無非搶些銀錢，俺想不如找出一個心細胆壯之人，推他爲首，用善言退去那陳九公，俺看倒是個辦法，却不知衆位鄉親以爲如何？」大家聽這話說得有理，便比當先鎮定好些，但是百忙中却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來，有胆子的却不會說，會說的却又沒有胆子，你推他，他推我，弄了一個亂七八糟，他老人家這時却自告奮勇，願去做這說客，大家在驚恐無策時候，能夠有了這樣一個人，願意出去抵擋一切，你想大家還有不願意的嗎？於是他老人家便又挑選了十來個精壯有胆子的大個兒，便迎着這陳九

公而來，村裏的人，便也全都遠遠的跟在後面，這時那陳九公帶的人，怕不有二三百早已遍山遍野的狂喊逼近村頭，這時大家雖然在極力鎮靜着，可是看了人家那邊陣仗兒，心裏也差不多就快嚇的掉了魂哩！再看他老人家依然是不慌不忙，好像沒有看見那般人模樣，嘴裏叨着大煙袋叭噠叭噠抽個不住，說時遲那時快，眨眼之間，那班人就到了，當頭一個正是大刀陳九公，騎着一匹劣馬，手裏提了一口背厚刃薄兩耳三環青鋼刀，帶領一班長短的漢子，手裏都明晃晃傢伙，也有騎馬的，也有步下的，吶一聲喊，便要搶進渡口，這時衆人都把個眼兒看着他老人家，這一來更妙相了，原來他老人家這時倚着土坡，業已睡着了，大家這時跑又跑不脫，抵又抵不住，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只聽一聲響，便似平地起了一個焦雷相似，再看他老人家一挺身站起，手裏拿了那桿竹煙袋，向賊衆哈哈一笑道：「俺在此磕睡片時，爾等便敢在此打攪，依俺的話相勸時，快快夾着尾巴滾回去，由今天起，不准你們腳踏俺這莊頭一步，不的時候，留下爾等狗腿！」他老人家這兩句話說得不要緊，差點沒把陳九公從馬上氣下來，一搖手中青銅刀道：「那一老潑皮，趁早躲過此處，不然俺的馬頭一擺，可惜你這老命一條！」他老人家聽了哈哈一笑道：「怎麼講？你的馬頭一擺，俺這狗命便算交代？好！俺今天倒要領教領教這馬頭怎樣擺法？」說着反把身子扭了兩扭，直豎豎的站



在陳九公馬頭前面，陳九公一見勃然大怒，左手一抬，刷的一聲大刀早向他老人家頭上砍來，大家狂呼一聲使不得的當兒，說來不信，那陳九公一刀砍去，他老人家躲都未躲，只喊一聲着，陳九公好端端的便從馬上顛了下來，那陳九公好不厲害，就勢一躍，早已站起，一扁手中刀，嘩哪一聲響，又向他老人家橫腰砍來，只見他老人家側身一閃，陳九公一刀便空，恰好這時陳九公那邊一個嘍兵往上一搶，削個正着，饒是躲得快撤得快，還把耳尖削下半個，陳九公益發大怒，便把手裏刀左三右五砍了下來，只見他老人家，左邊一扭，右邊一扭，手裏的煙袋，東邊一下西邊一下，專在那陳九公皮糙肉厚的地方敲敲點點，便如同走馬燈一般，俺們這時，也不知從那裏來的橫勁，也都敢幫着吆喝起來了，再看那陳九公，此時已不是先前模樣，臉也紫了，氣也粗了，兩個眼睛瞪得同牛眼一樣，刀是胡亂砍，脚是胡亂跳，嘴裏還不乾不淨的罵罵咧咧，他老人家却依然是笑容滿面，不慌不忙，手裏一根竹煙袋，便似活龍一般，去得急，來得快，直把個殺人眨眼的人，鬥得和三歲小孩一般，這時俺們這邊的人，全是一片喝采聲，他們那邊的人，却一個個按着兵器，眼睛東望西望，准備着開步跑的樣子，就在這時，只聽他老人家喊一聲去吧，那陳九公端的聽話，便也應聲而倒，這時俺們大家正待向前，他老人家却把俺們喊住，却親自走過去，把陳九公從地上扶起，嘴裏卻沒口子道歉，又叫俺

等快快去預備二千吊錢，三十担米來，他老人家却扯住陳九公東一句西一句攀談起來了，一時錢米取到，他老人家便叫放在地下却向陳九公把手一招道：「陳老弟來來來你我兩人方才不過是逢場作戲，誰也不准記恨誰，俺想老弟的武藝，雖然不能說是到了登峯造極，然而也就很說得下去，倘若再能加以鍛鍊，怕不能做個武術名家，綠林中打家劫舍的勾當，豈是老弟你幹的？豈不辱沒了老弟這付天材，今天我兩個不打不成相識，俺便願意交這樣一個朋友，願盡幾句良言相勸，今天回去，便請將山寨散了，別覓途徑，以留他日相見之地，如仍然認定迷途，不肯悔改，那便是自甘暴棄，倘若再遇見俺姓辛的須不是這樣對待老弟了！這些錢米，便請持回作散衆之用，陳朋友：前途再見！」他老人家這一席話還未說完，俺等便都急了，便齊聲喊道：「辛老當家使不得，放不得他們，他們這回吃出甜頭，下回益發要來了起勁了！辛老當家的，使不得呀！」他老人家却把眼睛一瞪道：「休得胡言，且退在後面，聽俺講話！」誰知那陳九公益發來可怪，他見了那些錢，正眼看都不看，手裏挽了刀，縱身上馬，把雙拳向他老人家一拱道：「辛老哥，俺陳某一向忤於大義，今日聽了訓誨之辭，真是難乎爲人，俺現在便回去焚山散衆，力求上進，願老朋友身體日益康健，容日再來致謝！」說着撥馬頭潑刺刺一聲響頭也不回的去，手下那般嘍兵，失去主腦，便也滾的滾爬的爬了，再看他老人家却又

把那大烟袋叨起，一路叭噠着一路點頭道：「好漢子好漢子！」說來也怪，就是那天晚上，那陳九公果然把山燒了，自此便不會鬧過事，客官：你老說這還不算人物嗎？」那漢子道：「端的算得人物，那麼現在這位可還在嗎？」老好兒道：「怎的不在？現在便是俺這一方的主人翁哩！」那漢子道：「你們這莊主既是恁地英雄，那所交的朋友，也一定是豪傑之士嘍？」老好兒道：「這却不然，這辛老莊主雖然能爲出世，却從不肯濫交朋友，倒是俺們少莊主喜歡交些朋友，却不時的還要吃這辛老莊主叱罵哩！這大概是前兩天的事吧，不知怎的辛少莊主出去惹了什麼事故，辛老莊主大怒，便把少莊主大打了一頓，昨天夜晚便把少莊主和幾個朋友一齊連夜轟出莊去，並告訴莊裏人，不准往外說話，俺看三位都是外路生意人，所以才敢亂說，真格的，飯也涼了待俺吩咐他們再去熱一熱吧！」那漢子道：「不消，不消，俺等酒飯業已夠了！掌櫃的把賬算了，俺等便要躡路了！」老好兒一笑道：「三位請吧！這吃的只寫在俺身上吧！」那漢子也一笑道：「掌櫃的就不用鬧客套了，不收的時候，老嫂怪下來，便怎樣交待？」老好兒笑一笑道：「真的便說到俺心裏去，如此時俺便依實了！」老好兒把賬算了，那漢子開付已畢，就待起身，老好兒道：「三位且慢，看來已到開渡時候，客官不見前面跑來幾位趁船的嗎？」那漢子抬頭一看，只見前面走來五個人，也全是商家打扮，身上却全背了一個大舖

蓋捲兒，熱汗長流，塵土滿面的向這酒店邊走來只見那頭一個打着怯口向那王老兒道：「喂！鄉親：俺向你詢詢，俺打算從這裏到「象鼻子嶺」，不知從啥地方可以過去？」老好兒一聽，向那漢子道：「你老看是如何？俺說的不錯吧？」又向那五個人招呼道：「到「象鼻子嶺」便從此渡過去，現在時候敢莫還有一會兒呢，俺這裏面蒸的好大饅，纔出鍋的好肥牛肉，俺這「隔渡香」的酒，也是方開的甕，幾位到裏邊歇歇腿，喝上兩盅，敢好那船也就來了。」那五個漢子裏面，有一個焦黃肌瘦的一個漢子道：「你們餓了不會？且上裏面去喝一點水再走如何？」那四個尙未回言，只聽那蘆葦邊，呀的一聲音，早從裏面露出一個船頭來，那上面站定兩個人，全是一色農家打扮，一面搖着櫓一面喊道：「有進莊的沒有？早船要開了！」先前那三個漢子，早已把手向船不住招道：「有，有，有！」便向老好兒一點頭，一逕奔小船而去，那五個漢子也向老好兒一擺手道：「俺們便上船了。」說着也奔小船去了，這裏老好兒啐一聲道：「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搖出來，眼看煮熟了的鴨子會飛了！真是倒霉就結了！」一壁叨叨念念，轉回酒店，自去做他生理不表，再說那隻小船，離開渡口，一逕往莊裏搖去，兩個人搖着櫓却不住說道：「你看，俺家莊主，真也是太心細了，今天不知又是聽了那股兒風，一定又要什麼查夜護莊？又要什麼查船防警？俺看這都瞎小心，憑誰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俺這裏來討野

火吃——那一個道：「老二呀你這話就是這樣多？俺們吃着人家，拿着人家，就聽人家的不就完了，你這裏嘮叨不完，查船的來了，你可担得起！」一言未了，只見從對面早又有一船搖道來，向這邊船一喊道：「來船住了！」這一聲不吃緊，只見那八個漢子，不約而同的站起，都用手按定自己包裹，目瞪着前邊那隻來船，看着船已臨近，早見那邊船上站定一個梢長彪漢，手裏托了一口五股烈炎叉，赤着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腿上一條袴叉兒，脚下蹬着兩隻草鞋，頭上挽了一個髻兒，斜鬚插着一朵野葵花，長得豹頭，環眼，濃眉，闊口，一部絡腮鬚鬚，扎散得和鍾判官一般，口裏喊喝來船少往前進，自己却立定鋼叉，直奔小船而來，看着離船還有丈數來遠，只見他蹀脚一蹀。偌大的身體，便和小燕兒一般，橫蹤了過來，又響人到，小船却蕩得三搖兩擺，只見他把叉一橫向那幾個漢子道：「你們這幾個從那裏來？打算到那裏去？講！」先前吃酒的那個漢子道：「俺們從「閻王山」來，要往「象鼻子嶺」去。」彪漢又問道：「到「象鼻子嶺」是投親？訪友？還是另有勾當？」那漢子道：「一不投親，二不訪友，俺等作的是絲綢買賣，現在正要前去交易哩！」那彪漢道：「既是絲綢生理，待俺查看過，便放你等過去，」說着便要動手去扯那包裹，只見那個漢子把手一攔道：「俺既向你說過做的是絲綢生理，自是絲綢生理，難道還有什麼信不過，却要你來看俺！」那彪漢哈哈一笑道：「俺偏要信

「你不過，你却待怎的！」說着不由聲辯，便搶向那包裹，用手一抖，只聽噲啞啞聲響，早現出一度兵器，那漢子急搶一步，用手向那彪漢就是一拳，彪漢一閃，那七個早已搶回包裹，個人都將兵器搶到手中，那彪漢見失去包裹，喊一聲好入娘賊，胆敢到「青雲渡」討野火吃，你幾個都叫什麼名子？可敢通給你家祖宗知道？」那個漢子把手裏雙鉤一擺喊道：「無知狗才，俺把你這瞎了眼的強盜，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可知道現任知府衙門總班頭有個「花臉豹子」東方德只俺便是！」又向那兩個漢子把手一指道：「這是俺兩家兄弟，一個是「鐵獅子」吳廣吳老七，一個是「小黃虫」耿幼峯，俺等奉了知府大人之命，到此辦案，無知狗才，怎敢攔阻？還不快快把船順了，讓俺進去，不的時候，惱了俺的性子，便要把你捉去當亂民治罪，還不快去？」誰知那彪漢聽了更不理他，却把手向那五個一指道：「難道你們幾個就沒有長着耳朵？也快點把你們「大名兒」「小名兒」「綽號兒」一總報上來，俺好打發你們走路！」那個矮漢子把手裏雙棒噹的一磕道：「在下康進，這是俺兄弟陶仁，谷秀，袁翔，李猛，俺等都是奉了總鎮之命，到此小有公幹，船家休得鹵莽，更不得把俺等當了歹人，快快渡俺等過去，免得傷了和氣，」那彪漢了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幾位貴上差，俺倒一時未曾看出，莫怪鹵莽！只是有一件，俺這莊裏，一不欠糧，二不欠餉，更不曾窩藏匪人，並無一些犯王法之

事，幾位上差不知俺這「青雲渡」向例不叫官人進去，今天若是就這樣闖了進去，只怕免不了要傷和氣，最好上差仍先把來意，向俺說知，俺再轉告俺家莊主，那時自能請幾位上差進去，方可無事，不然的時候，幾位上差，只好請回，這「青雲渡」須不能這樣進去！」這時那東方德却向康進把手一拱道：「哥哥原來是「飛捕隊」康隊領，便請和俺捉了這厮再講！」說着擺鉤便上，於是便把手中雙鉤一擺，搶上去迎頭就是一鉤，那彪漢喊一聲來得好，嘩唧一響，又頭早入鉤嘴，只一挑，東方德左手鉤就出手了，才待用右手鉤進招時，又已到前胸，大合胸式剛剛躲過，橫又一杵，就到小腿，跳身躲過，不防掃堂一腿，摔倒船上。吳七一斧，擋住彪漢又頭，救了東方德性命，進步又是一斧，當刀劈下，好彪漢，見斧子臨頭，側身一轉躲過，扭腰上步就是當胸一叉，吳七折腰讓過，翻腕子兜檔就是一斧，彪漢立叉一迎，磕開斧頭，一叉刺向小肚，吳七閃躲不及，又傷胸口，三棍兩棍倒退三五步，坐在船上，這時却急壞耿歪子，出來三個人，被人家打倒兩個，不過去似乎丟人，過去決不是他人對手，忽地眼睛一轉，心裏想道：「何不如此如此！」遂向康進喊道：「康哥上呵！」說了一聲擺鐵尺上前就是一尺，康進這時也說不得了，便也向自己幾個弟兄一招呼，於是康進金背刀，陶仁子母鎗，谷秀七節鞭，袁翔雙錘，李猛銅棍，站好方向一齊向那彪漢總攻起來，戰了不到十個回合，那漢子把叉

向陶仁胸前猛刺，陶仁用鎊一橫，又桿一掉，竟取腰際，陶仁喊聲不好，只得向旁一閃，那彪漢颯的一聲，從當中一躍而出，把又一擺，向衆人笑道：「你們以多爲勝，俺勝你們不過，失陪！」說着縱身一跳。浪花一掙，登時蹤跡不見，康進等再回頭去看那兩個搖櫓的時，只聽撲撲咚咚兩聲，又跳下兩個，這時船上無人，那船便轉起來了，衆人方叫得一聲不好時，只見那彪漢從水裏露出頭來，向大家一笑道：「今日天氣，倒有些燥熱，俺請諸位洗個澡兒吧！」東方德抖手就是一鏢，那彪漢往下一撒身，鏢落水內，東方德正在一楞，只覺船身兩擺，那彪漢却從後頭一探頭，兩手一搬船尾喊一聲「下來罷！」登時船翻人落，那彪漢却撮口一聲呼哨，早見從遠遠飛也似的來了兩隻船，船頭一色站定四個彪漢，齊聲喊道：「牛三哥：得手了嗎？」那彪漢道：「兀那水內不是？來！大家辛苦一下，把這幾個牛子細進莊去再講！」於是大家下水，把八人細好，放在船頭，也控了水，然後吩咐搖船，不一時已到對岸，那彪漢吩咐那搖櫓的又找了幾個村澳，把這八個人扛了進去，那彪漢先進去回了，這莊主便叫把這八個人抬了進來，這時八個人清醒白醒被人網上，心裏真說不出的懊喪，便都一齊低了頭，一任人家擺弄，這時忽聽座上一人問道：「你們這幾個人是從那裏來？要到那裏去？爲何身藏武器！私入『青雲渡』？快快講來！」東方德破口罵道：「俺把你們這一班殺不盡的賊寇，怎敢私圖不



軌，既把你家老爺捉住，任憑你等放落，問俺怎的？」那莊主聽了，却裝出不知的樣子驚問道：「怎的？幾位說的話，俺怎樣一句不懂哩？來！」一聲從外面走進那個彪漢，那老莊主便向他問道：「牛老三：你等是怎樣捉的這幾個人？這幾個人究竟是那裏來的？講！」那彪漢便把怎樣拿來這幾個人的始末情由，細說了一遍，那老莊主哎呀一聲道：「原來全是上差，俺却不知，實在唐突得很！」說着便把綁的繩子解開，又連連施禮不迭，這時東方德倒弄得糊裏糊塗的，只聽那老莊主問道：「幾位上差，從那裏來？到俺這莊裏來則甚？」東方德這時也不敢隱瞞不說了，只得把自己怎樣奉了知府堂命，到此來暗探虛實，想來捉拿華紀文並王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那老莊主聽了一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幾位可知道那姓華的住在誰家？」東方德道：「這個倒未曾探聽明白，便吃貴莊的人們暗算了！」那老莊主又一笑道：「奉命辦案，便先要打探出下落來，然後才可進步探訪，怎的這樣海底摸鍋，幾位也太鹵莽了，那麼現在，幾位又打算怎樣辦呢？」東方德臉一紅道：「俺想這事已如此，俺等便要就坡兒歪了，沒有旁的說的，老莊主既是久住在此，對於本地住戶，當然十分熟悉了，本莊是否有形跡可疑之人，能夠窩藏華某，便請指示一條明路，俺等也好把事辦了下來，回去之後，定當把老莊主這番好意，告知俺家大人，那時俺家大人，自當親來致謝！就請老莊主指示一條明路吧！」那

老莊主哈哈一笑道：「既是幾位這樣不嫌棄，俺便應據實相告，這位姓王的，此時已不在這「青雲渡」，却在那「黑風崗」哩！這個隱藏的窩主，也住得離俺不遠，只是諸位去了也是無益！」東方德一聽，兀自一楞，便驚問所以，那老莊主便說出一番話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三寸紙驚走虎狼役 一封書惡化鸚鵡林

當時東方德驚問所以，那老莊主却一笑道：「上差休得急躁，聽俺慢慢的講，只俺便是辛遠，在這「青雲渡」住了約摸也是二三十年了，從未曾聽得這裏有什麼歹人，也未鬧過一回事，只是俺無德，却生了一個攪家禍害，年紀也有廿五六了，却不好正，只知道吃酒，賭錢，打架，逞強，俺也曾狠狠打過他幾次，全不知改，在外僅交些無賴朋友，時常逞凶鬧事，街鄰全都看在俺的分上，誰都不屑理睬他，故此他更放肆了。前兩天忽然來了一個倜頭倜腦姓苗的漢子找他說話，就在那天夜晚，那廝便一夜未回，及至第二日，却不知那廝從何處同了一千人來，也有男的，也有女的，老老少少，形踪詭密，便要住在俺家，俺那時却深怕出了事故，便不敢收留他們，那時俺那不孝的畜生，還和俺好一頓廝跳，俺不會睬他，只命他們一齊走去，那姓苗的倜子，便說起「黑風崗」有他

一家朋友，可以投奔，當時便由姓苗的率領，同了一個姓王的，一個姓左的，一個姓許的，還有一個姓夏的，一個姓馬的，都作一起走了，那畜生便把姓華的還同着幾個小的，都一齊代向前邊他自己住的房子裏去住了。這便是一往真實情形，還請諸位上差，恕俺家教不嚴，感化那小畜生！只求諸位上差，在府台大人面前，替爲解說解說，俺就感激不盡了！」東方德道：「原來如此，俺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兒，既是少莊主還在莊上，便請指示清楚，俺弟兄幾個願去把他拿回交官，也替老莊主除害！老莊主以爲如何？」辛遠微微一笑道：「這件事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東方德道：「難道這人就不怕王法不成？」辛遠笑道：「上差這話，只好這屋裏說，到了外面，切不可這樣大意！想這『青雲渡』一不欠糧，二不短稅，雖然上差是奉了官府知會來這裏辦案，俺想此事，他等既敢胡作非爲，定有準備，憑諸位本事，恐怕未必能夠得手，倘若一時拿不住這幾個人，豈不與上差面子上都不好看，……」辛遠還要再說下去，只聽耳邊有人喊道：「姓辛的：休要長你們姓辛的威風，滅俺等銳氣，俺姓吳的今天非要會會你們這個鐵漢子，你快快對俺說了，他在那個門裏，俺等便去拿他，那有功夫與你囉嗦，就是俺等被他拿了，也與你這老兒無涉！」辛遠聽了，微笑了笑，向那牛三道：「牛老三你便把他們同過去吧！」說着也不再謙讓，便向衆人拱手道，「諸位上差請吧！但願手到成功，也

替俺除一大害。」東方德等只得走出，辛遠送到門口，便說道：「諸位上差：俺却不便遠送了，不過此去還須留神，倘有用着俺的時候，便請來知照一聲，自當略盡微勞，諸位上差們請吧！」東方德等打拱告辭，只聽辛遠在裏邊說道：「可憐一般無知的小子，恐怕難討公道，但是也要讓他們受一受才好。」東方德聽了，心裏好不啾咕，只是事已如此，豈有後退之理，只得跟着牛三一路走來，走了果然不多幾步，迎面就是一個廣亮大門，牛三回頭向衆人道：「衆位老爺自己叫門吧！俺要先走一步了。」說着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東方德無奈，只得向前輕輕叩動門環，只聽裏面有人喊道：「什麼人在此攪擾？」東方德一聽，就是一楞，趕緊搭話道：「是俺！」門兒一啓，東方德登時就呆在那裏！原來開門的這人，彼此都認得，此人原是道台衙門一個差役，名子叫作王升，不知今日怎的到此，那王升見了東方德，也顯出很詫異的神情，向他問道：「你今天從那裏來？到此有何公幹？」東方德道：「大哥且慢問我，俺却要問大哥怎的到此？」王升笑道：「你現在真可以稱得起是「貴人多忘事」了，難道你就忘了我們大頭子不就住在此地嗎？」東方德一聽，急忙問道：「你們大頭子不是住在「嶺西浦」？却怎麼搬到此地來？」王升拍手笑道：「說你「貴人多忘事」你越發的記性不好了！這裏不是「嶺西浦」却是什麼所在？」東方德猛的想起，「青雲渡」果然又名「嶺西浦」，是自己一時

忘記，便向王升道：「那麼此處可有姓華的？」王升道：「怎的沒有，還是昨天我們大頭子，從省城裏頭特把姓華的請了來的，只是不知道你問他有什麼意思？」東方德道：「難道這事你便一點影子不知？」王升道：「什麼影子？俺都未曾聽說。」東方德道：「你還說俺『貴人多忘事』我看大哥，你忘的也就可觀了，你們大頭子，難道就沒有向你們說麼？」王升道：「說什麼？」東方德道：「這樣看來，大哥果然是不知道了，待俺說了吧！」於是便把華紀文怎樣隱藏王先生，馮利如何出首。知府大人如何派許宏夜探華家莊。怎樣拿獲王先生和一千衆人。許宏怎樣放走王先生。知府大人怎樣派他二探華家莊。就在當日晚上，青雲渡辛遠的兒子，在莊頭暗中他人鬼計，被辛遠拿獲。俺等說明來歷，是他指引俺等到這裏來會這個姓辛的，又說姓華的也在此處，怎的大哥倒一些不知？」王升道：「咳！你中了那老傢伙之計了，此處那裏有什麼姓辛的？這不是成心叫你到這裏來找晦氣麼！」東方德道：「怎的時，俺便再轉去找這老傢伙去！」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康進喊道：「東方大哥：總鎮大人到了！」東方德急忙回頭看時，只見一撥小隊子，擁護着一匹馬，馬上坐的正是高鳳標，心裏正在猶疑，他怎麼也到此地？只聽高鳳標問康進道：「咱派你們出去訪案子拿人，却怎的都跑到這裏來了？」康進回道：「是，下役到這裏正是爲訪案拿人。」便把始末情由，怎的到此，重又說了一遍。誰知高鳳標不聽

則已，一聽這話登時臉色一變道：「怎麼辛遠家裏就是你們幾個去的嗎？」康進道：「是！」高鳳標呸的一口啐道：「你們那裏是什麼出來訪案拿人，簡直是跟咱有些過不去。」說着從身邊摸出一個紙條向地下一擲道：「你們去看！」康進急忙拾起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總督方諭高鳳標知悉，頃據報有土匪數夥，侵入「嶺西浦」農民辛遠家，着卽率隊督捕，勿誤！」高鳳標在馬上叱道：「咱差你們到「青雲渡」你們却到「嶺西浦」來惹事，這是什麼意思？」康進只得回道：「回大人：「嶺西浦」便是「青雲渡」，下役原不會錯，只是怎說下役等是匪人，這個却不可不問！」高鳳標道：「你們既去辛遠家裏，怎的又來到此地，你們可知這裏是誰住嗎？」東方德急忙回道：「下役方才問過，知道這裏是方宮保家大老爺的住宅。」高鳳標又啐了一口道：「你們既知道怎的還往這裏來找不自在呢？」東方德道：「下役們只爲是錯聽了那姓辛的指引，正想退去，恰巧大人來到。」高鳳標正要帶人走去，只見那王升跑出來喊道：「大老爺請高老爺進去說話！」高鳳標一聽，只得率衆暫回，便命衆人在外面等候，自己却隨了王升到內宅裏去，不一時，從裏面氣吁吁的走了出來，向衆人叱道：「還不快些回去哩！咱這飯碗多半要砸在你們手裏了，咱說那個姓華的，不要隨便撩撥他，你們却偏要撩撥他，如今弄到老虎頭上去了，看你們却怎生應付？」康進忍不住說道：「這件事又不是俺等

的主意，全是那知府一人所爲，現在何妨全推在他一人身上，不就沒有俺們事了嗎？大人何必急得這種樣子呢？」高鳳標道：「虧你想得到，那知府官兒此時早已壞了，還等咱們去推脫嗎？」說着從身上又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康進道：「知府已然壞在這個條兒上了！」東方德一聽登時心裏便轟的一聲，急就康進手裏看時，只見上面寫的是：「山東總督方；據農民辛遠華紀文等呈稱：兗州知府某，累次遣役勒索並假詞陷害，民等無所逃死，特來叩求本督，爲之開說，查辛遠華紀文等，確係安分農民，該知府竟以勒索不遂，欲圖陷害，實屬有玷官箴，着卽暫停本職，來轅候質。其知府一缺，准由知府某暫行代理，此諭！」東方德看完，那汗珠兒便像雨一般落了下來，硬着頭皮向高鳳標道：「照這樣說時俺家大人，確是受了冤了，這裏面的事，大概也瞞不過大人，難道大人便沒有替俺家大人分辯兩句？」高鳳標道：「什麼？替你們大人聲辯兩句，連咱自己還裝在裏頭，沒有地方去聲辯哩！」於是高鳳標垂頭喪氣，率着這八個人與小隊子，直奔渡口而來，只見大小排着三五隻小划子，東方德問高鳳標道：「這些船隻，都是大人自己代來的嗎？」高鳳標道：「怪不得你們辦不得事，便會這樣糊塗，你試想想看，從府裏到這「青雲渡」，可有沒有水路？」東方德一想，可不是說差了，自己也覺得好笑。過渡下船以後，只見那開酒館的王老好兒迎了出來，笑向東方德道：「客官不是去象鼻子嶺嗎？却

怎的這一時便即轉來！想莫是忘了什麼東西？呵呀呀！天氣真還有些熱，幾位衣服料汗濕透了，且坐下吃杯茶再走吧！」說着又向東方德笑了一笑，東方德心裏雖然十分不自在，當着高鳳標，却又說不出甚麼來，只好也笑了一笑，回去自辦他們的交待，這且不提，再說華二當家；自從携眷逃到「青雲渡」，便去找自己哥子，把話說了，依着華大官人，當時就要進省去見總督，把那知府參了，倒是華二當家再三攔住說：「這事也不能全怨那知府，要不是吉二和姓馮的去喊告，他們怎能隨便動手呢？」大官人道：「話雖如此，却也不可不去警告他一下，」於是連夜進省，便把此事向方宮保說了，方宮保一來本有些嫉惡的脾氣，二來也怕華大官人是個海內知名之人，如果自己不睬他，或者倒弄出旁的笑話來，所以才行文到府，要把一干人證都解到省裏來，誰知人證還沒有解來，就聽說又把差事丟了，心裏便益發長氣，當時就要撤他的官兒，華大官人却在旁邊再三解說：「這件事舍弟究竟也有交友不慎之失，其錯不盡在他，倘若聲張起來，這事情反益發難得收場了。」方宮保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恐怕他們不會就肯這樣丟手，那時你這番好心，豈不瞎費了嗎？」華大官人道：「這倒有個計較在此，就請宮保賞給一個說帖兒，帶在身上，以便做個臨時的法寶，只要他不來，一切全休，他若定要來尋癆惱，那時便怪不得俺對他不義！」方宮保道：「俺還有一個辦法，方才你不是



提起令弟等都住在「青雲渡」辛遠家麼，俺想那辛遠雖然鄉里有些小名，究竟鎮壓那官府不住，恰巧咱大哥就在附近「嶺西浦」住家，最好把家眷也搬到一起去住，他們再來尋殍惱時，就地解決了他們，豈不更好了。」華大官人笑道：「那還有什麼不好！只是益發攪擾不當。」宮保道：「都是自家人，何必這樣客套，反使咱心裏不安！」華大官人於是謝了，拿了札子，辭了宮保，一逕回到「青雲渡」來，這時辛遠已然知道這般人的來歷，心裏也自是敬服，便叫辛飛把王先生和許都頭夏斌馬龍，都送到「黑風崗」去，才把華二當家等安置好了，這時華大官人已回，便來見辛遠說明搬到方宮保家暫住，辛遠知道挽留不住，便叫家人幫同把行李等物送將過去，華大官人却同華二當家來見方大老爺，那方大老爺知道是自己兄弟的好友，更沒得話說，便收拾出房來，請他們住了，少時辛遠過來，見了華大官人，說起方才「隔渡香」酒店老王差小廝來報說：「店裏來了三個人，看樣便像他們府裏那一般人，叫俺等做一準備，特來告知大官人，怎樣辦法？」大官人道：「既是如此便應當想個辦法才好！」辛遠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不勞大官人掛懷，俺早已有了一準備，」說着便附向華大官人耳邊說了幾句，華大官人笑了一笑便托他多勞，那辛遠便自去了，直到辛遠把東方德等指引到了方宮保家，那華大官人才叫王升把高鳳標叫了進來，當面把宮保給的那個札子交給他，命他回去辦理，那高鳳

標才領了一千差役退去，那「青雲渡」這次絲毫也不會受得損失，這時華大官人見衆役已去，知道以後便會平安無事，便和華二當家把辛遠請來相商，說起禍患已平，還是想把王先生請回來，一同回到華家莊。辛遠道：「既是兩位官人有這番意思，俺便派家人前去把王先生請到這裏一商如何？」華二當家道：「現時在這裏也是閒着，何不贖到「黑風崗」，逕去找他們，看看他們怎樣的生活。」辛遠道：「如果兩位官人願意去時，俺便命兩個人跟同前去，以免途中出些舛錯，實在是莊上俺離不開，倘能離開時，自應陪官人們走走。」華二當家道：「卽此已叨擾萬分，老當家再謙讓時，愚兄弟益發百分討愧！」辛遠道：「恁的時；俺便派兩人，送官人們去吧！」說時便叫王升去到自己家裏把金威丁立兩個叫來，不一時，兩個來到，一個約在三十上下，一個只有十六七歲，一個威猛健壯，一個短小精幹，進來往那裏一站，辛遠把手一指那個大漢道：「這就是渡口捉拿差役們的金威，來，見過華大官人，華二官人。」金威上前見過禮，華二當家見金威果然是條漢子，便向他說了兩句致謝道勞的話。辛遠又向那個年青的一指道：「這個名叫丁立，兩位官人，莫看他雖然年紀不大，心裏却極有智謀，這次應付那一般人們，全是他一人主張，兩位官人看他可還有機變嗎？」華二當家道：「果然好主張，難得他這一點點歲數，却怎生想來？」辛遠笑道：「兩位官人休要誇他，且看此去如

何？再者還有一件事，要要告兩位官人，他雖然爲人機警，却最好戲耍不過，無論怎樣要事，他總喜在裏面搗鬼，兩位官人還須留神，在路上如果他犯了毛病，只管斥責，却不要拘着面子，縱養他的壞毛病。」華二當家笑道：「老莊主就是這樣說吧，那裏便會那樣。」辛遠道：「看來天氣已是時候了，兩位官人要去也該去了。」說着向金丁二人道：「俺叫你兩個來，不爲別事，只因華大官人和華二官人要向「黑風崗」去看個朋友，又怕路途上有些不靜，所以差你兩個陪同前去，路上却端須留神，不得大意，倘有差錯，就不要再回來見俺！快備馬去吧！」兩個答應下去。這時已是八月底九月初，天氣已然有些轉涼了，山下的秋風，吹着作響的白楊，臨空的皓日，照着通紅的楓葉，華大官人和華二當家騎着牲口，馬蹄踏踏，胸襟大快，華二當家笑向華大官人道：「若不經此一番折磨，怎能領受這番風光？」大官人道：「這種風光不領也罷，倘若不是宮保肯在其中爲力，恐怕此時，不會便這樣輕描淡寫的就完事吧？以後端須留意，切不可認爲有了後援便任意胡爲，要知母親這般歲數，却再吃不起這般驚嚇哩！」華二當家原是這幾天飽受驚恐，一旦得以平安無事，心裏不覺一快，才說那兩句閒話，如今見哥子發了牢騷，再不便言語，一時倒弄得除去馬蹄之聲，再聽不見一些聲響，一氣走了約有十里來，華大官人向華二當家道：「你我只顧了走路，却苦了他們兩個在後面跟隨，且先

找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吃些東西再走？」華二當家一想，可不是後頭還跟着兩個人嗎？遂點頭道：「是，是，俺便怎麼會忘了！」回頭看時，金丁兩個依然在後跟隨，却怪臉上連紅都不紅，汗都沒有一顆，仍是談笑自若，華二當家暗暗稱奇，便慢慢的把馬一勒道：「你們兩個可知這裏是什麼所在嗎？」金威急忙答道：「知道，知道，這裏名叫「象鼻子後嶺」，前面那一段長林，名叫「鸚鵡林」，華二當家道：「那裏可以打尖？」金威道：「前邊「鸚鵡林」就是一個大鎮甸，隨便什麼都有，華莊主若要打尖，便請到那裏如何？」華二當家道聲好，撒開轡頭，直奔「鸚鵡林」而來，來到臨近一看，原來這個莊子，全在林子包圍之中，東西一股大道，直通莊內，南北都是些買賣，金威過來牽了華二當家的馬，丁立也接過了華大官人的馬，這時從莊內早已跑出幾個人來，手裏全拿着明晃晃的傢伙，直奔華大官人等而來，丁立，金威，方叫得一聲不好！才要從身上取兵器時，只聽那幾個人喊一聲不相干，復又撤回兵器傢伙跑了回去。華大官人道：「這倒好笑，怎麼這樣嚇人！」華二當家道：「依俺看時，最好是不進莊才好！」依着金威也就不進莊子，偏是那丁立喜事，便向華大官人慫恿道：「大官人你看這件事，可不有些蹊蹺？倒不可不到裏面去看個仔細哩！」說着也不等華大官人發話，便一扯馬環，衝進莊去，華二當家也只好在後面跟了進來。及至到了裏面一看，十家舖子，倒有

九家上了門，再找不出一個可以吃飯的所在，並且有幾個梢長漢子，手裏提了馬棒；在後面偷看着。又走過了幾家，恰好有一個小茶館兒，雖然是開着門，裏面却一個人都無有，丁立向華大官人道：「大官人俺實在走不動了，且在這裏歇息一會兒如何？」大官人道：「任憑你吧！」於是丁立揪住嚼環，大官人從上面跳了下來，金威也扶華二當家下馬，一同走入茶館，丁立喊道：「裏面有人嗎？怎不走出來一個。」一言未了，只聽外面倒喊道：「有一個在這裏。」從外面走進一個身軀矮小滿面泥垢的漢子，身上連衣服都穿不齊全，走進來往那裏一站，向丁立道：「大爺敢是要喝茶嗎？那却要恕過無禮，俺這裏却不賣茶了！」丁立道：「你這裏既不賣茶，却爲什麼張着幌子開着門！敢是欺俺外路人嗎？休走，且吃俺一拳去！」說着一拳飛起，直向那漢子頭上打來，只聽哎呀一聲，那漢子早已蹲在就地，口裏却不住央告道：「大爺休得生氣，且聽俺說！」丁立把眼一瞪道：「講！」那漢子道：「不瞞大爺說，大爺要是前兩天來，俺這裏還賣茶哩！只是……」丁立怒道：「你怎樣這等囉嗦！快講下去！」那漢子道：「只因前天？不是……大前天是大前天，忽然俺這莊裏出了場天禍事，就是在這前邊十來里路，地名「鷹愁澗」，先前原是好生生的，誰知在這前半月，忽然來了一夥強人，把那裏居民轟了，便把那地方佔據下來了，每天只是打家劫舍，做些沒有本錢的勾當，那村上的人，倒有許

多是俺這莊上親戚，便都跑到這裏來避難，俺這莊子雖小，却鬧着親戚分上，那能說上不留，誰知禍事就在這上了，就在大前天晚半天，俺這莊子上有個檢柴的小廝，名叫禿六兒，那日他出走離俺這村子不遠檢柴，忽然碰見兩個彪形漢子，生得十分尷尬，禿六兒本打算跑，却吃那兩個漢子攔住，便問起禿六兒是不是住在這個村裏？千不該萬不該，禿六兒不該說出個是字來，當時那漢子哈哈一笑，便向那個漢子把眼一擠道：「這件事就全偏勞了他吧！」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紙來，交給禿六兒道：「這張紙兒，就煩你拿了回去，給你們村裏主腦人看，叫他三日之內，照書辦事，如要違了俺的囑咐，叫你們村裏人把脖子伸長了，等俺來砍個樣兒你們看。」千不該萬不該，禿六兒那廝又不該把那紙條拿了回來，大爺你道那紙條上寫的是什麼？說出來真要嚇死人！」丁立問道：「那麼：那張紙條上面寫的都是什麼？你可記得？」那漢子道：「怎的不記得，上面寫的是：「鷹愁澗大寨主梅花龍字告爾等百姓得知，本寨現在缺糧，打算到你莊來借，只是因為看在鄉里面子上，不願領兵來殺，你等應明白好意，知事務者，限三天之內，快送大米三千斤，乾柴二十担，羊十隻，豬二十隻到本寨裏來，本寨體念上天好生之德，絕不要殺一人，如三天不來，那時莫怪本寨主無情，必要領兵把你們村子全都洗過，那時不要後悔，本寨主梅。」下面還畫了一個十字。」丁立聽他念完，簡直笑得肚子都有些痛

了，便忍着笑問道：「那麼你們村子裏既然接到了這個紙條，倒是怎樣準備了呢？」那漢子道：「準備什麼？大爺那裏知道，俺這村子一共也不到五十戶人家，有錢的也不過十戶八戶，那裏能夠應付得起？」丁立道：「就是沒有東西，也應當預備一個人和他說一句話呀？」那漢子道：「誰說不是？俺村裏見了字帖之後，大家全都着了慌，有的說趁他沒來，大家先跑，有的說，跑不得，他們既有這種打算，便不免有人在這村旁暗探，那時不但走不脫，還得要受他的害，有的說，不如把村裏人齊集一處，找些兵器傢伙，等他們來了，和他們廝拼，拼得過，自然是沒話說，拼不好，那時就是死在他們手裏，也就甘心瞑目了，於是由每家選出一個人，準備和他們廝鬥，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恐怕他們不久便要來，所以大爺們今天來是沒有開店賣什物的。」正說時，祇見從遠遠跑來一人，那漢子一見，登時站起，只見跑來那人向那漢子道：「孫老二呀！你怎樣便這等沒緊沒慢，現在已是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裏唱大江東，江爺在那裏等着你哩！」那漢子道：「俺以爲時候還早，在這裏陪這幾位說兩句話，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你先走，俺隨後就去。」那人道：「沒的扯臊，你願陪客人說話，說到天明也與俺無相干，你有本事你不會不去！」說着都囊囊的去了，那漢子去了罵道：「什麼狐假虎威，要沒有你們，還許壞不了事哩！什麼江爺，等會兒人家來了，一樣也會屁滾尿流，現在還充什麼

好朋友！」說着向丁立一笑道：「大爺：俺話也講完了，大爺同着這幾位也該走了，不的時候，他們來了，再走恐怕就不容易走了。」這時華二當家也聽明白了，便向丁立道：「這位鄉親說的是，俺等還是走吧！」丁立道：「二當家真是胆子小，這怕什麼？這樣好熱鬧不看，還去看什麼？再說我們這時要走，一時也來不及了，倘若半路上遇見什麼梅寨主，那時豈不是自找苦吃，依俺看還是在這裏躲一時的好。」華二當家正待再向丁立說什麼時，只聽前邊一陣喧嚷，那漢子方喊一聲不好！只見那一班人早已攙了進來，爲頭的一人，約摸也有四十多歲，禿着頭，披了一件短衫，手裏拿了一把鬼頭刀，大踏步搶了進來，直奔那漢子，那漢子一見便吓的雙膝一跪，口裏喊道：「江爺饒命！」那漢子罵道：「俺是你什麼江爺，你眼裏還有俺在嗎？饒了你，便沒了俺，不要費話，吃俺一刀去！」說時一刀早已當胸砍下，只聽撲咚一聲，兩個裏早倒了一個。原來丁立看那漢子要殺那孫老二，要攔已是不及，便在底下掃了他一跛脚，那漢子却不曾防備，便一下摔倒，刀也撒手扔出多遠，那漢子登時大怒向那孫老二道：「好哇！怪不得你這麼大樣？原來你却和人家連了手！」說着又向跟來的人道：「你們便怎麼這樣膿包，看見俺被人家收拾了，你們連動也不動，還不快快上前把那廝們替俺捉住！」大家應聲便都向華二當家等四人跟前走來，華二當家見事已經鬧到這步田地，走是一定走不脫的，現



在見這些人走進跟前，便向金威道：「你去鎮住他們，叫他們不要動手，向他們說明我們的來路，就此上路好了。」金威答應一聲，便站了起來，迎着那些人大聲喊道：「你等且慢鹵莽，聽俺有話說！」那些人一則欺他們只有四個人，二則又聽那漢子在地躺着不住的喊，那裏還聽見金威說些什麼，便都搶了過來，金威見說他們不住，心裏也怒了，便想捉住兩個爲頭的來鎮鎮嚇嚇他們，恰巧這時有個漢子，手裏提了一條木棍，向金威當頭就是一木棍，金威喊聲來得好，頭往旁邊一偏，棍子便空了，進前一步，左手揪住他的棍子，往裏只一帶，右手一掙，抬腿一掃，那漢子吃不住，哎喲一聲，倒退了幾步，摔倒在地上，這時又有一個漢子，手裏拿了一把尖刀，搶進前就是一刀，當胸就刺，金威只一含胸，讓刀扎空，飛起一脚，踢在那漢子手腕上，一把刀踢起來在空中轉了半天才落下來，無巧不巧，剛剛落在被丁立打倒的那個漢子頭旁，噹啷一響，把那漢子嚇得半死，金威趁勢哈哈一笑喊道：「你們還有多少不怕死的？只管前來湊個熱鬧！」這時大家早吃他這兩手兒嚇着，那裏還敢再動一動，丁立看見面子已然賺足，便向前作好作歹，攔住金威，又向衆人說了自己的來歷，便要向衆人告辭，誰知這時躺在地下的那個漢子，陡然爬起向丁立兜頭就是一躬到地道：「原來你老就是「青雲渡」辛莊主那裏的金丁二位，怪不得俺等便吃了虧，請問你老辛莊主那裏有一個江漂子，你老可知

道？」丁立道：「怎的不識？俺還管着他老人家叫大叔哩！」那漢子道：「這話可不是外人，俺滴滴親親的哥哥，就是江漂子，你老看這可不是外人吧。」金威是個直爽人，聽那漢子一說，當時就覺得方才自己太鹵莽了，正待上前說兩句外場的話兒陪個不是，只見丁立微微一笑道：「嘔！原來你也姓江，你的哥哥既是江漂子，那麼你一定就是河漂子了？」那漢子聽了臉上雖然有些不願的樣子，嘴裏却不住說：「你老真是愛打哈哈，俺名子叫摸魚兒江通，還求你老多多照應！」丁立道：「不消客套，現在却有一件事要求你，俺等從早晨到此時，還未曾吃飯哩！」江通道：「這有何難，便請你老四位一同進莊用飯，只怕這莊裏地方太小，招應不到，還求你老四位多多包涵！」丁立笑着應聲，便一拉華大官人和華二當家便向莊裏走去，不一時來至莊裏，江通讓衆人坐了，吩咐莊人把飯食預備好，這才向金丁二人道：「俺和二位，雖然是初次相聚，然而也可以說是緣分，現在有一要事相求，便請不要推辭才好！」丁立把杯子一舉道：「你且講來，再作商議。」江通道：「俺這莊上約摸也有五六十家，向來安分守己，都是些良善農民，並且又多些以身爲家，寒苦之至，不知怎的有人吹出風聲，硬說俺這莊子十分闊綽，以致引了歹人們的注意，前天忽然接到了一封柬帖，上面寫的是「鷹愁澗」寨主的什麼梅花龍，要到俺這莊上來借餉借糧，你老想，本來俺這莊上，僅只勉強對敷生活，那

裏更禁得起這種事兒，俺想答應也是死，不答應也是死，便聯合莊上幾個年輕力壯的合力來保護這莊子，不瞞你老說，俺這個莊上要論起來耍個刀片兒，還要算姓江的哩！今天就是斷拼的日子，俺正要排齊了本莊人，到莊外等候這般強盜，忽然有人來說，現在俺莊上來了四個素不相識之人，俺便錯疑到是他們到了，誰知却是你老幾位，現在不說旁人，只求看在俺哥子面上，請幾位助俺一助，把這些強盜打發回去，保全一村大小性命，諒來你老幾位是決不致有推辭的了！」說着當即便是一跪，莊上那些人看了，便也跟着向前跪倒，全都齊呼救命！華二當家才待申說這番過莊不能久待的話兒，只見丁立早已向前伸手攙起江通道：「俺只當什麼要緊事，却是這樣一段小事，請起！請起！這事包在俺身上！」江通聽得這樣說，趕緊謝了起來，這時大家都已站起，齊把個眼睛看着丁立，這時丁立却向華二當家笑道：「華二當家：這件事你老說是管好？是不管好？」華二當家一聽，就是一楞，知道辛遠說的話兒應了，這個傢伙要在這裏開玩笑，便向他一正色道：「臨出來的時候，辛莊主怎樣囑咐你的？叫你路上不可亂來，你怎的又管起閒事來了，依俺看：只可不管的對。再者說：此處事情又不是你親眼得見，你知道究竟是誰對是誰不對？便胡亂幫着人家動手，倘若幫的對還好，倘若一時錯傷了好人，俺等便怎樣回去，況且你又不知那方倒是些什麼人物，如：再鬧人家不過，又怎樣回去

見辛莊主？你我還是走路的好！」丁立聽了，更不向二當家再說什麼，只向江通道：「你們可曾聽見嗎？這須不是俺不肯幫忙，你們但問這位華二莊主，可肯使俺來幫你們？說不得，俺還要趕路了哩！」說着便真個提起衣物要走，這時江通却再也耐不得，便向大家一聲喊道：「諸位：現在要是讓這幾位走了，你我也都是個死，不如現在都死在他老人家面前，倒還乾淨些！」說着扯刀往咽喉便刺，大家也都喊道：「既是幾位見死不肯相救，俺等也願意一同死在幾位面前！」華二當家忙喊道：「不可！不可！俺等不走就是！」丁立這時早已笑嘻嘻的站起，奪過江通手裏的刀子道：「俺那華莊主已然答應了你們，你還拿着刀吓人怎的？」江通也笑了。華二當家道：「既然是現在打算管這閒事，你大小便應有個準備，他們這裏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器械？什麼人領頭？怎樣和來人對敵？這事都應當細細問過？」江通不等丁立再問，便向華二當家道：「俺這村裏，一共五十七家，新近又從鷹愁澗般來有十幾戶，合併有七十餘戶，除去婦女老人幼童以外，能出來的不過有個五十多個人，俺這村裏，本來都是種莊稼的人，那裏有什麼合手的器械！只好是個人盡自己家裏所有，誰有什麼誰便拿什麼，反正這都是爲自己的事，倒也還湊了有個二三十把刀片兒，十來根槍杆兒，還有些莊家人用的鐵鋤，鐵鎬，鐵斧，木棍，也湊了些子，領頭的人便是俺江通，因爲比他們還稍知些，所以大家便推了俺爲

個頭腦，那時因為沒有人，所以俺便答應下來，現在你老幾位來了，便請你老幾位，替俺主持這回事吧！因為俺是一個不識字的粗人，從來也不會和人對敵過，那裏知道怎樣和人對敵？便請你老幾位，可憐俺莊上人則個……」說着便又磕頭下去，華二當家向丁立道：「這却是你惹出來的事，你現在怎麼倒不言語了呢？」丁立向華二當家一笑道：「莊主沒的冤枉人，分明是自己答應了人家，却把這名推在俺的身上。」華二當家也笑道：「你這猴子倒會捉弄人，你把俺平空的撮上去了，你倒來說便宜話，這個俺却不來問你，俺只問你對於這件事，你可有個什麼主張？」丁立道：「俺一個小孩子，有什麼主張？還是求莊主您給開個道兒，俺來走吧！」華二當家啐了一口道：「原來你也有不中用的時候，」便回頭來向華大官人道：「大哥看這件事應當怎樣辦法？」華大官人早就有些嗔怪丁立多事，只是不好出口，現在見華二當家來問，便笑向華二當家道：「這種事俺却不曾幹過，不知怎樣辦法，最好還是你們自己斟酌吧！」華二當家便知大官人有些不願意，遂向丁立道：「你去問問，他們這裏可有個避靜的所在？大官人可以休息一會兒。」丁立才待要問江通，江通早搶着說道：「有，有，大官人隨俺來！」於是丁立便引大官人往後面去安置好了，又走出來，便向華二當家道：「大官人已安息了，便請莊主說明怎樣對敵？以便去告知他們。」華二當家道：「這件事據俺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梅花龍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人物，現在俺想吩咐你們幾件事，你們必須要緊緊遵守！那時俺便保你們這裏出不了岔子就是了。」江通等唯唯答應，華二當家道：「俺想那梅花龍既是住在這莊子的北邊，那麼他們必是從北邊來，這村口正道，却要一個能打的人，守在那裏，等他們來了，打死他們幾個，那時自然把他們鎮住，不敢前進。」說着向金威一看道：「這件事，便煩勞你吧！」金威連忙答應，華二當家又向金威道：「你這個地方却是一股要道，必須要小心防守，撥給你二十個精力強壯，持械器的莊人，你只要不讓他們從你那裏走進莊裏來，你的責任便盡了，他們如果後退，你就由他們走去吧，千萬不可深追！仍然在那裏把守，如果他們要是罵你誘你，你也千萬忍住不要輕易離開自己防地，什麼時候，聽見裏面有人來招呼你，你再回到裏邊來，謹記謹記！你這就去吧。」金威答應了，便選了二十個精壯的漢子去了。華二當家又向江通道：「你是這村裏的人，却不可離開這裏面，你只在這村裏領着人四下巡邏一下，遇見有面生的人，慢慢的問人家一問，却必須和顏悅色，以免生出別的事來！」江通答應才待走去，華二當家又叫道：「回來！」江通便走回來，華二當家道：「還有一樣事，你去叫他們那些女人，全在家裏把飯作好，便叫那些小孩子把飯送到莊前去，與防守的人去吃，就是這件事，你便快快去吩咐吧！」江通答應自去料理，華二當家便向丁立道：「這件事全

是從你而起！你必須作出一些特別的事來，才可以服得住人，但不知你的武藝，比較金威如何？」丁立道：「這件事却是兩個說法，要論力猛又沉，俺却不如金威，要論細小綿軟巧，俺却要比金威強些，但不知二莊主，問俺這些則甚？」華二當家道：「既然如此，那俺便有了主意了，你趁他們未來，便趕到前邊去，見了他們的人，施展出兩手硬工，叫他們望而生畏，便可以把他們鎮住，那你還來之後，便可一舉揚名天下知了，但不知你可有如此胆量？」丁立聽了，一笑道：「原來二莊主有意成全小人，小人怎的不願前去，要論胆子麼也還有些哩！」華二當家道：「恁的時你便快去纔好！」丁立道：「小人這便去如何？」說着便辭了二當家往外就走，華二當家又叫他轉來，吩咐他要處處小心，丁立答應道：「小人自理會得！」提了朴刀，別了華二當家自去不提，這裏華二當家又檢了幾個精壯漢子，在莊裏四圍，隨時打探，自己便也跟着瞭哨，忽的有一莊漢，跑來報道：「回華二莊主得知，北林子外面金爺已和人交手了，請你老速派人前去救應。」華二當家尋思道：「怎的便這等快法？」遂向莊漢道：「你去告知金爺，加意防守，俺即刻派人趕到！」莊漢答應自去，華二當家這裏便向幾個莊漢道：「你們快去把江爺找回，叫他速到北林去接應金爺，俺先往前邊去等？」說着便往北林子邊走來，那莊漢也自去找尋江通不提，單說金威領了些精壯莊漢，來到北林子外面，金威便向大

家道：「依俺看他們今天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俺等必須商量一個拒敵之策，使他一看便退纔好！」莊漢等道：「全憑金爺吩咐，小人等謹遵就是。」金威道：「恁的時，你們大家便聽俺吩咐，今天這個樣子非得出一個「三龍陣」不能成功！」莊漢等道：「但不知怎樣便是「三龍陣」？」金威道：「你們且分開站了，聽俺來吩咐你們！」大家果然兩排立了，金威道：「這個陣式第一要取首尾相連，雖然名叫三龍，其實領頭的還是要看一條龍，一個龍頭動，三個龍頭跟着動，要取其首尾相應，彼此互助這點意思，例如俺現在是第一條龍的龍頭，你們是第二條第三條的龍頭，俺埋伏在半里地以前，第二條龍頭埋伏在一箭路遠近，第三條龍頭就在此處，俺若遠遠的遇見那廝們來襲時，便暗中告訴龍身，龍身告知龍尾，龍尾便會告訴第二條龍頭，龍頭又依樣告知龍身，照樣兒再傳給第三條，不到一刻功夫，全體便都知道了，第一條龍頭如果有什麼主張可以告知第二條第三條，大家當時便可得着主意，就可以有了準備，不至於臨時前後沒有接應，這是再好不過的一個陣法，只是這個陣式，却是人越多越好，人少了頭尾便不會有那樣活動，現在我們一則人少，二則大家又不熟習，最好我們臨時不要告訴主張，最好現在就把今天怎樣堵截來人的法兒說明，只要聽得龍頭一報，大家便照計而行，不怕他來的人再多些，只要中了這條計，管保他一時半會兒討不了便宜去！」說完便向大



家悄悄一說計策，大家當時拍手稱妙。金威道：「那俺就當作第一條龍頭，張大，李二，就當這第二第三兩條龍頭，等俺得了什麼動靜，告知你們，大家便一齊努力，千萬不要被他們走過去才好！」大家答應在意，自去埋伏不提。但說金威領了十來個稍長的漢子，走出有半里來路，便叫他們站住，大家便找了一個大樹的後面，把身子藏了。不一時，只見從前面跑下兩個人來。金威一看，急忙一扯身旁的那個漢子，那個漢子會意，便一逕從樹後跑下去了，這裏金威更不怠慢，隨把自己衣裳一緊，提了五股叉，隱在背後，從樹後轉了出來，這時看看那兩人來的已近，金威急忙從裏面一個墊步蹤了出來，橫身攔住道：「二位打算往那裏去？找什麼人？說得清楚好放你們過去！」那兩個裏頭有一個大漢不耐道：「老爺自走老爺的路，干你屁事，識時務的趁早休問，便宜多哩！」金威也怒道：「俺便不和你過去，你待怎的？」那漢子益發怒道：「潑廝怎敢無理，休走！且吃俺一錘去！」說是一錘當頭砸下，金威也喊一聲來得好，閃身一撤步，背後五股叉已經迎出，兜胸膛便是一叉，那漢子讓過叉頭，進步當胸便是一錘，二人一來一往，果然一番好廝殺，旁邊却急壞了那個漢子，口裏不住喊道：「左二爺何必和他爭鬥，豈不耽擱了正事？」那漢子殺得正勇，那裏聽得見這些閒話，戰了足足有一刻時間，兩個人依然不見一點勝負，這時那漢子再也耐不得，便也擺動手裏金背刀，搶上來去助

戰，金威喊一聲越來的多越好，一叉抵住二人，兀自分不出誰上誰下，正酣鬥間，只聽林子裏一聲喊道：「何方草寇，敢來討野火吃！金爺莫慌俺來助你。」聲到人到棍到，金威一看，原來正是江通，手裏提了一條齊眉棍，飛跑來助戰，精神益發抖擻，便撇了後來那個拿刀的漢子，獨戰那個拿錘的，江通便奔了那個使刀的，捉對兒廝殺，這時早已有幾個漢子，得着了報告，便依着「三龍陣」式圍了上來，離上三五步便有一個人站在那裏，只要那兩個漢子稍微一挨近，不是一刀，便是一槍，等那漢子要回手時，他們便又回到自己站的地方去了，金威和江通却又在後面追個不住，鬧得那個使刀的漢子納罕不已，又這樣戰了一個半時，依然是一點勝負不見，正在此時，只聽林子裏面，又有入喊道：「休得動手！都是自己人。」說着，一人跑到，分開衆人，來到裏面，那使錘的漢子見了叫道：「華二當家；如何却在這裏？叫小的們好找！」華二當家笑道：「有話請到裏面去講吧！」又向金威道：「原來你也不相識，來來，俺和你們介紹介紹。」說着一指那個使錘的道：「這位就是人稱小霸王左吉左二爺。」又一指那個使刀的道：「這個便是爲俺華某壞了事的許宏許都頭。」又向許左二人替金江二人介紹過。江通道：「原來都是英雄們，恕俺不識，且請到莊裏，容俺陪罪。」大家才待要行，金威向衆人道：「衆位且請到莊裏待茶，俺却不能奉陪！」衆人才待要問是何緣故，華二當家早

已哈哈大笑了起來。大家便驚問所以，華二當家道：「金威你此時却不要在這裏等了，恐怕再不會有賊人到了。」遂把怎樣派道丁立去到「鷹愁澗」的話說了一遍，金威頭一個跳起來道：「二當家這件事；你老可辦得太大意了，想那丁立，年紀既青，本事又屬平常，此去若果無事還則罷了，倘若有些差錯，俺是同他一路出來的人，叫俺却怎生回去？」華二當家笑道：「這事却不妨，俺看丁立雖然武藝比你差些，却一定不會吃虧，你等且到莊裏再說，金威那裏肯走，口口聲聲也要去到「鷹愁澗」，幫同丁立捉拿梅花龍，許宏看了便上前向華二當家道：「這件事依俺看來，還是讓金家賢弟去的才是，最好俺同左二爺也一同去走一遭，丁家賢弟倘若能勝，固然更好，倘若不勝，俺等便去打個接應，也沒有什麼不可！不知華二當家以為如何？」二當家道：「怎的時便請速去速回，俺還有話問你們哩！」許宏答應，便同了金左二人，一齊往北走下去了。這裏華二當家帶了莊丁，自回莊去，暫且不提。單說金威等三個人，出了林子，一直跑了下來，正走之間，忽聽金威喊道：「二位可知往「鷹愁澗」是從那條路去嗎？」許宏道：「怎的；難道金爺不知道嗎？」金威道：「俺要知道還問你們則甚？」許宏道：「且不要跑了，要照着這個樣子，就是跑到天亮，恐怕也到不了「鷹愁澗」，且歇下來尋一個人問問再說。」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左吉一聲喊道：「尋到了！」撒腿往前一跑，便從草艸裏

捉出一個人，那人便像殺豬般叫了起來！金許急忙趕過看時，只見左吉按着一個老頭子，兩人急忙過來！問他這是什麼意思？左吉道：「你們不是才說要找一個人問他「鷹愁澗」在什麼去處嗎？現在俺把他按住，你們不來問他，反來問俺怎的？」金許兩個一聽，原來是這樣一件事，不由得好笑起來，便一路笑一路向左吉道：「你且把他放了，就問話也不應這樣問法。左吉才把那老頭子放了，看那老頭子時，已然是一息奄奄，氣息僅屬了。金許兩人，急忙把他攙起，在地上溜了幾步，才緩醒過來，見金許倆攙着他，便先謝過了，金許兩個見他已然醒轉，便問他往「鷹愁澗」是怎樣去法？那老頭子道：「幾位：你們却走錯了，這「鷹愁澗」在這林子正西北，也不過十來里路，這邊却是林子東邊了，幾位要上「鷹愁澗」，須從這裏往西，見了一顆高白楊樹，再往北轉，便可到了。」金許等向那老頭子謝過，那老頭子一溜一點的去了，這裏金威向許宏道：「要不是問了這個老人，恐怕要多走十幾里路，現在趕是要快走一程，才好趕的上。」許宏道：「快一些走，恐怕趕到那裏也晚了！」左吉道：「難道你們說說就可以到了？還不趕緊去追！」左吉說完，頭一個便跑下去了，金許也只好隨後跟着跑了下來，不一時，便過了那顆白楊樹，便往北一轉，只見兩旁是山，當間是一條小路，兩邊山勢險峻已極，正待告訴左吉留神，只見左吉身子忽然往前一栽摔倒在地，兩個人急忙收步時，已然

不及，也覺腿下一軟，雙雙摔倒，便聽耳邊一陣鑼聲，從後面轉過許多人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丁立智取愁鷹澗 金威醉入打虎溝

話說金威，許宏，左吉，因探「愁鷹澗」，被人在山下埋伏陷坑摔倒，三個正待掙扎之際，只聽一片鑼響，從林子裏擁出一班人來，到了這裏，不容分說，四個人捆一個，一時捆好，便由這些人，吆吆喝喝，抬起來逕往山裏去了，這幾個人既然掙扎不得，只好任憑他們去擺弄，抬着約摸也走了有個半里來路，便是一個山口，進了山口，氣象便和外頭不同了，一路上都是些持槍的嘍囉們，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神氣十足，全無一些紊亂之意，許宏不由暗喊罷了，看這神氣，這寨子委實有人主持哩！依俺看這個樣子，那先來的丁立，怕不早死在這裏頭了，誰知俺等却來墊背，但是事已如此，還說上什麼不算來。想到這裏，爽興把兩眼一閉，靜候他們發落，又走不多時，便聽抬的那些人喊道：「把這幾個牛子，先放在這裏吧！」幾個人答應一聲，早把自己擇在就地，許宏這時却不得不睜眼一看，原來這裏，却是大廳，一溜五間，極其寬暢，但是裏面陳設，却非常破敝不堪，許宏心裏又是一動，怪不得他們要到隣村去作那些無本生涯呢，原來這

寨裏却破敗到這個樣子，看起來這寨裏就是有個能人，也就不是什麼出類拔萃的脚色了。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嘍囉們喊道：「大家站好，寨主就要升寨了！」於是喊喳一陣，然後纔安靜下去，許宏一看，忽然從階下來了四個囉囉，到了臨近，把自己身旁細的金威左吉抬起來便走，單單把自己一個留在這裏，就在這一霎時，只聽鑼聲一響，從這面走出兩個人來，頭一個長得足夠八尺身材，一張油越越的黑臉，兩隻圓滾滾的烏珠，穿了一件半長的汗衫，頭上挽了一個髻兒，惡狠狠的瞪了許宏一眼，便在大廳中間第一把大椅上坐了，第二個身材短小，還是一個小孩子打扮，雪白的一張臉兒，高高的鼻梁兒，梳着一條鬆辮，手裏拿了一把摺扇，搖搖擺擺笑笑嘻嘻的從許宏頭裏過去，就第二張椅子上坐了，許宏這時看了這樣兩個人，便益發的摸不清頭腦，這時只見那個大漢向那青年道：「你看這個人，像不像是什麼孫？」那青年一笑道：「果是像，不過，俺等却須問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要往那裏去？怎樣被人們把他拿獲，細細問一問才是！」那大漢道：「賢弟說的是，待俺先把他叫上來問一問。」遂向囉囉們道：「喂！孩子們把他押上來，大家應聲過去，先把他細脚的繩子放了，然後把他推到大廳上，許宏來到大廳，只見那青年把手向他一指道：「哇！你這潑廝，是那裏人？往那裏去？怎的便會被本案擒獲？講！」許宏微微一笑道：「你要問你家老爺姓許單名一個宏字，現在是

受了朋友之託，前往「鸚鵡林」去找一個朋友，不想來到你們這裏，却中了你們詭計，任殺任砍，姓許的絕不含糊，不過俺想你們這般賊子，終日不作好事，恐怕有一天遇見對頭，便要爾等狗命……」許宏一言未完，那漢子早已從座上躍起，向旁邊嘍囉道：「你們還在這裏聽什麼？快快把這廝推去斬了！」兩旁嘍囉答應一聲，扯起許宏便往外邊推，已然走到台階下頭，只聽那個青年吆喝一聲推回來，當時又把許宏推轉，那青年向許宏一指道：「你這漢子方纔說什麼「鸚鵡林」，再仔細說一遍，如若能夠提出兩個有頭臉的，那時俺自能放你，如若一味造謠，那時便莫怪我等無情，定要追去爾的狗命！講！」許宏哈哈一笑道：「娃娃要殺就殺！那有許多話講！」說完便再一言不發，直楞楞的站在那裏。青年向那漢子笑了一笑道：「這漢子倒也倔強的很！他願意死，俺偏不叫他死，來！把他給我押在後面，等問完了那兩個再問他，你們再把那兩個牛子給俺牽來！」這時早有嘍囉把許宏推到後邊去了。另外又有一嘍囉，跑到外面，向那幾個看守囉兵一說，把左吉推了進來，左吉來到這裏，一看上面坐着的青年和那漢子，便喊起來道：「什麼潑猢猻？坐在這裏大模大樣，要是好漢子，便把俺放開，給俺傢伙，一手一式，戰個三五百合，俺若戰你們不過，雖死無怨，倘若只是依仗詭計，把俺弄倒，你便算不了漢子！」那漢子不等他說完便啐道：「呸！你這漢子，既被俺捉獲，便該說出受了什麼

人指使，到俺這裏則甚？再央告央告你家寨主，寨主念你是條漢子，便收了你作個小嘍囉也是有的，你怎敢這樣出言放肆。來呀！推出斬了。」兩邊嘍囉吆喝是！那青年却又過來攔住道：「且慢也把他推在後面，再問那一個。」那漢子使叫嘍囉把左吉押下去，再把金威帶上來，金威上來一看，不由的便嘆了一聲。原來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同自己護送華二當家的，現在急欲尋找的丁立，方要問他怎的會到此處？只見丁立向自己眼一擠，原爲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便低下頭來，不則一聲，這時丁立反向他問道：「那個漢子，姓甚名誰，到俺寨裏則甚？講得不錯，放你回去，講！」金威假裝哈哈一笑道：「呸！你家老爺堂堂的漢子，那有那些閒話和你去說，既中你們詭計，被你們捉住，任憑你等怎樣發落便了！」丁立笑向那漢子道：「他們既都是一樣說法，一定不是好人，後面必定還有餘黨，依俺之見，暫時把他等押在後面，以爲釣魚之餌，等到今天晚上再把他等一殺不晚，你看好嗎？」那漢子道：「便依賢弟，吩咐他們好生看守罷了。」且不提丁立，怎樣去吩咐嘍囉，但說金威被人押入後面，原來是三間土房，門外有幾個嘍囉兵把守着，金威剛剛走到門口，只聽裏面左吉罵道：「潑強盜，把你家老爺弄在這裏，殺也不殺，放也不放，真正把人急煞！」一見金威進來，便向金威喊道：「你怎樣也來了？爲什麼不痛痛快快的罵他一陣，也出出胸裏惡氣！」金威向他低低說道：



「你不要亂罵了，俺保你今天晚上總可出去就是了！」左吉聽了便不則聲，少時便有兩個嘍囉抬進一個食盒，放在大家面前，打開一看裏面有酒有肉，有菜有飯，都取出來，又把三個人的細手繩子解開，便請他們用飯，左吉道：「管他是禍是福呢？且吃飽了再說，」便也不等金許兩個便先自吃喝起來。一時，三人吃喝完畢，早有嘍囉把飯具撤去，又把繩子綁好，這時天氣已近黃昏，左吉向金威喊道：「喂！是時候了吧？怎的還沒有有人來？」一言未了，只聽外面有人答應道：「來了！」金威急忙看時，原來正是丁立，正待問他怎樣時，只聽左吉在那裏罵道：「潑小廝，有話怎的不講！却這樣鬼鬼祟祟？」金威忙攔道：「哥哥都是自家人。」便問丁立道：「現在怎麼樣了？」丁立道：「還要等一會兒，才可以有辦法。」說着便爬向金威耳邊說了幾句，金威只是把個頭不住的點，丁立復又轉身走出，左吉看了，又罵道：「才說是自家人，却拿出這付嘴臉來，搗什麼牢什子鬼？」金威却忙攔住，又慢慢悄悄向他耳邊說了幾句，那左吉雖然不罵了，嘴裏却還說道：「一個梅花龍罷了，還有什麼大了不得地方？却還要這樣做作，權不把俺放了。」金威再三相攔，左吉才算不說，金威也向許宏說了，許宏點頭會意。不一時，已交初更，外面有人喊道：「寨主升寨了，帶今天那幾個牛子！」便有幾個嘍囉把三個人依舊捆了出去！來到前寨一看，兩旁站着幾個嘍囉兵，手裏都拿着火把！那個漢子，

依傍坐在那裏，丁立即站在一旁，那漢子向左吉一指道：「先把那個牛子，網過來，俺倒要問他個水落石出！」嘍囉把左吉推了進來，那漢子用手一拍案子道：「你這牛子，姓甚名誰，家住何處？因何至此，快快講來！免得你家寨主動刑。」左吉哈哈一笑道：「你這蠢廝，還在這裏浪張着，死在眼前你還不知！」那漢子怒道：「俺這愁鷹潤十里方圓，無有人跡，你等既然被獲，還敢無禮，來呀！先把他推出去殺了，看看是誰死在眼前？」丁立急忙上前攔住道：「俺看此人雖然粗鹵，武藝想來是好的，這寨裏正在缺人，不如用好言把他們收下，也好作個幫手，以爲如何？」那漢子道：「俺却勸他們不來，這件事只好你來辦一辦吧！」丁立道：「恁的時，便聽俺來勸他們！」遂向嘍囉們說道：「你把他們三個一起帶上來！」嘍囉們答應，把三個人帶了上來，丁立便向三個人道：「依俺這寨裏規矩，只要是有人暗探山寨，被這裏捉獲，即時梟首。衆，俺家寨主，看你幾個，都像是一條漢子，打算把你們放了，讓你們搭入這個夥裏，成桌分金，論斗分銀，且勝似你們這般飄蕩着，依俺相勸，你們便答應了，自有你們的好處！」說着又把眼向三個人一瞟，許宏首自會意，便先說道：「要俺等歸你却也不難，但只問你們寨主，把俺等怎樣看待？」丁立道：「自是平位相待，豈肯屈尊三位。」許宏向金左二人道：「二位兄弟：聽這寨主，意氣也還誠肯，其實又虧負不了我們，我們便應了吧！」左金二

人道：「但憑哥哥作主！」許宏便向丁立道：「俺等應便應了，難道就總是這樣網着俺等不成？」丁立道笑話：「都是一家人了，那有這樣待慢之理！」說着已自走下位來，把三個人的繩子解開，又向那漢子介紹道：「寨主俺來替你見過，這位是登州府有名的一家都頭，姓許名宏，這個是「蓼兒窪」有名的好漢左吉，外號人稱小霸王的便是，這個是「青雲渡」一家成名的好漢門徒金大力金威……」話猶未完，那漢子早已一躍而起，大喊一聲，「好小輩，怎敢暗算於俺！」一拳早向丁立胸膛打來，丁立急忙閃身躲開，雙手直擺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那漢子飛起又是一腳道：「從那裏說起，從你那裏說起！自從捉了這幾個牛子，你也沒問過他們姓字名誰，他們自己也沒有說過這幾個牛子叫什麼？你怎的便知道他們來踪去路？姓字名誰，什麼英雄好漢？倒好像你跟他们幾百年老相識一般，難道便不明白，你們是弄好圈子來捉弄俺嗎？俺也不管你誰是英雄，那個是好漢，今天且把你們全都拿住，然後挖了你們的心，肥肥的作一碗醒酒湯喝！也叫你們知道俺梅花龍的厲害！」說着一掌劈頭砍下，這時左金已然知道這個便是梅花龍，便再也不肯放鬆，正待上前幫着動手，只見許宏不住把頭向二個人搖，兩個便不好冒然過去，又聽丁立喊道：「原來如此！你且住手；噫俺一言：「梅花龍使搶式子站住道：「你講。」丁立道：「方才不是你叫俺去送酒食的嗎？俺因便問了他幾句，才知道他們都

是些有名的人物，故而勸你把他們收下，做一個臂膀。怎的你倒如此胡疑起來？看來也不是好相與的，俺便趁此告辭」說着真個提起步往外就走，再看梅花龍却急得臉上顏色都變了，一步跳上前，便把丁立扭住道：「俺便錯怪了賢弟，賢弟便怎的真個惱了，難道賢弟還看不出俺是個粗鹵的人嗎？來來來！快替俺引見引見吧！」丁立趁勢收住脚步笑道：「沒看見這種急性子的人，一言不發，就動起手來，這幸虧是俺，對於武道略通門徑，如果旁人，被打死了還不知怎樣死的哩！豈不要冤枉幾條人命？你便不想這幾個人還是俺獻計才拿來的，怎的便會是預先約好來算計你的哩！」說着向三個把手」招道：「沒的給列位見笑，這就是俺這裏寨主梅花龍，向是這樣毛色脾氣，三位多包涵一些！」就在這話尙未說完的時候，只聽一個嘍囉來報說：「回寨主，外面人已然選齊了，只聽寨主的令，便可以往「鸚鵡林」去了」梅花龍聽了向丁立道：「你看今天可以去不可以去呢？」丁立道：「依俺看時，今天已至深夜，不去便罷，還是等到天明再去不晚！」梅花龍道：「這話也說得是！」便向那報事的嘍囉道：「明天就是一清早吧！你去吩咐他們，務要小心留神，預備整齊，今晚還須加意防守，去吧！」那嘍囉應聲自去不提。梅花龍便向丁立道：「這三位屈尊了一天，你便陪到後面去休養休養，明天好有力氣備戰，俺也要歇息歇息了！」丁立道：「恁地時俺便同三位到後邊去歇息了。」說着同了

左許金三個走出大廳來。左吉道：「今天真窩悶死人，方才依着俺便早把他拿了，却怎的許都頭望着俺把個手不住的擺，俺却不知爲什麼不准俺動手，難道說俺等這些人還不是他的對手不成？」丁立道：「其實今天多虧了許大哥，不的時候還要弄出笑話來呢！」許宏道：「這是怎講？」丁立道：「你們幾位看梅花龍，不是一個粗鹵無識的人嗎？卻誰知他的本領，卻兀自了得，他不單是拳腳精通，而且他還會一身硬功夫，童子功金鐘罩鐵布衫，使一條鎖鐵棍，足有八九十斤，使起來兀自風車相似，等閒中四五十個漢子，休想近得他的身，如果今天要是和他動起手來，恐怕未必能夠得到便宜哩！」左吉道：「依你說時那廝便沒有法子擺佈他了？我們便回去了吧！」說着臉上露出一種不悅的神氣，丁立道：「這裏耳目甚多，且待明日自有計較。」又低聲向幾個人道：「這廝却最好飲酒，便在這上面，就可以作倒了他了！」說着大家各自安歇不提，第二日天色才亮，丁立等尙還未起，只聽窗外有人喊道：「丁頭領：寨主已然升寨了，請幾位到大寨議事哩！」丁立等急忙起來，到了前寨一看，梅花龍已然坐在那裏，向大家道：「你們才起來？俺却在這裏候你們半天了，俺想趁着此時，便向「鸚鵡林」去！至遲到了正午也就完事了，你們道好嗎？」丁立道：「這話說的是，不過我們也須有個安排，第一我們現在先要吃些酒食，然後纔可以有力備戰，第二什麼人在先什麼人在後，什麼人打接

應，什麼人守大寨？然後才可以不致腹背受敵。」梅花龍道：「這話說的是，先吩咐他們預備出酒飯來，吃喝間便好商議了。」兩邊嘍囉聽了，自去預備。不一時，酒飯已齊，大家坐了，梅花龍便推丁立做軍師。丁立道：「既然如此，不過一切都須聽俺調遣。」梅花龍道：「這個自然，有不聽的，便請他吃俺一棍，便是俺也要服你指令哩！」丁立道：「如此俺便有僭了！打前鋒必須派一手裏說得下去的人，俺素聞左兄武藝出衆，便請左兄多勞，接應之人，必須心裏靈活，能夠隨機應變，俺看許大哥足當此任，便請許大哥幫忙吧！第三就非得主腦的人出馬不可，便請寨主一行，至於催押糧草，傳遞令信，全有金威大哥，便可無慮！俺自己一則年紀太輕，二則本領又弱，倘若出去，一旦失機，反喪了軍中銳氣，俺只在這寨裏靜候佳音，殺豬宰羊替衆位一賀！」丁立說完，大家全都點頭稱善，梅花龍更是稱贊不置，丁立見他喜歡，便趁勢勸他吃酒，那梅花龍本來是大酒量，不讓還要喝，況是有人再三相讓，加之經丁立一番話，說得更是爽快十分，那酒便不止的喝了一個暢快，大家見丁立讓酒，便你也來讓，我也來讓，真是杯到酒乾，喝得痛快淋漓，這酒便喝得有八成了，這時一輪鮮紅的太陽，已然露出山嘴，梅花龍把酒杯一疊道：「酒夠了，我們便走吧！」大家也都推杯而起，丁立道：「且慢俺還有話說哩！」大家便止住脚步，丁立道：「三位今天來到山寨，只恐路徑不熟，回

來反生舛錯，而尤其最要緊的便是接應這一層，現在俺先帶他們去巡視一遭，然後再起行如何？」梅花龍道：「這話說的是，只是要快一點才好！」丁立答應，便同金威，許宏，左吉，走出大廳，不一時來到山口，丁立把跟來的嘍囉散在旁邊，便向許宏說道：「現在這事情，便有八分把握了，到了『鸚鵡林』，可趁便把這種情形向二當家說知，也好作一準備。」又向許宏耳邊說了幾句，許宏點頭稱妙，丁立又向左吉囑咐了幾句，便又回到大廳，丁立便發動號令，衆人一齊下山，丁立和金威將衆人送出山口，然後才回來，丁立來到大廳，叫人把嘍囉兵頭目叫來，一時來了有十幾個頭目，丁立叫他們站在一旁，先問了他們姓名，然後才向他們說道：「你們大家依俺看時，也都是些安善良民，怎的會來流落在此，無妨講給俺聽聽！」內中有一個叫王祥的便道：「丁頭領：若不是你老人家今天問到此處，俺也不敢瞎說一句，俺等全是經商之人，不想從此經過，便被這位大寨主將俺等掠逼上山，把俺等的本錢和貨品，完全變換了兵器，有幾個私自逃走的，被他尋了回來，便硬生生丟在山澗裏，俺等那裏還敢逃走！自昨天俺看見了丁頭領，便知比這寨主仁慈得多，今天頭領既然問到這裏，便請頭領開天地之恩，把俺等放走，俺等家中俱有父母妻子，倘能從此得見一面，便感寨主天高地厚之德了！」說着便全都跪在就地。丁立連忙叫他們起來，又向他們道：「你等既是打算脫離此處，只要依俺之話，俺定

能救你等出離此地！」大家異口同聲，願意聽從丁頭領指揮！丁立道：「梅寨主現在已然下山，待俺把實話對你們全說了吧！」大家聽了，便都起立，丁立向大家道：「俺便是「青雲渡」辛莊主手下的丁立丁永泰，和這位金威，都在一起的，那個姓許的名叫許宏，是兗州府頭等捕快上班兒，那個左吉，也是「黎兒窪」成名的英雄，今天此來，正爲攻打「愁鷹澗」，因爲動力恐敵那梅花龍不過，纔想這「調虎出洞」之計，本打算來勸說你們自己去投生，誰知你們倒先自覺悟了，恁地時，俺便告訴你們幾句話兒，待會兒便照計而行，只要梅花龍能夠成擒，俺自有法救你們出去！」說着又向那幾個頭目附耳說了一陣，衆頭目點頭答應自去安排不提。單說梅花龍領了嚶囉，騎了一匹馬，出得山口，因爲自己是督後陣的，一心並不急走，只緩轡而行，約摸走了才只有一半路，只見前面塵土飛揚，人聲吶喊，才待催馬，只見前面早跑過一個人來，定睛一看，原來正是自己寨裏一個報事的小頭目，只見他氣急敗壞的向前報道：「寨寨……主……：不好了！左頭領深入陣地，不知去落，許頭領接應，又吃人家用「絆馬索」掀倒，對方兵馬已然殺來了，請寨……：快快快準備……：」話猶未完，只聽四面喊殺之聲已近，梅花龍大怒，便用腿一磕坐下馬，口裏喊一聲：「小子們隨俺來。」一擺手中棍，早已向南衝下，及至到了裏邊，却沒看見一個人，正在納罕之間，只聽後面殺聲又起，梅花龍更



怒，便兜轉馬頭，向北殺回，却又是怪，北邊也是一個人不見，南邊却又一片喊殺起來！梅花龍忽然靈機一動，喊道一聲：「不好！」飛馬向北逃去，一轉頭跑出足有二里多路，才慢慢走緩下來，心裏不由尋思道：「這幸虧俺聽師父說過這誘敵之計，不然，豈不吃了大虧了！」又尋思道：「好笑姓左的和姓許的，說什麼都是成了名的英雄？現在和人家還不會見面，便都被獲遭擒，真是替英雄丟人。」忽的再尋思道：「不好了，俺帶去這許多人出來，打算痛搶「鸚鵡林」，現在只剩下俺一個回去，還有什麼臉面可以見那姓丁的？」想到這裏不由一陣發燥，便想催馬再行往南，却聽背後有人馬之聲，急忙回馬看時，原來正是自己寨裏的人馬，領兵却是幾個小頭目，見了梅花龍，急忙下馬說道：「寨主：適才丁頭領見寨主走後，忽然想起，前途沒有村落，倘若一時取「鸚鵡林」不下，寨主便要找出吃飯處所，便命俺等抬了些酒食趕來，不知寨主此時可用不？」梅花龍一聽，丁立果然心細，不由心中大喜，便向幾個頭目道：「正好！正好！快些拿來。俺用完了還要去殺人哩！」頭目答應，後邊早有嘍囉抬過食盒，裏面有飯有菜，只是沒酒，梅花龍看了向那頭目道：「怎的沒帶酒來？」頭目道：「丁頭領怕寨主多吃了酒誤事，便不會叫小人們送酒來。」梅花龍道：「呸！難道你們便不知道俺離開了酒便辦不了事麼？」這時旁邊轉出一個嘍兵道：「寨主不要動氣，小人這裏藏得有酒。」

梅花龍道：「你這廝倒也知趣，快些將酒來！」那嘍囉從身上取出一個尿包來，把嘴兒一打，裏面倒出來好高燒酒，迎風一吹，香氣噴鼻，梅花龍早耐不得，捧起碗來，就是一碗，才喊道一聲：「好酒！」正要去倒第二碗時，早已頭重腳輕，身體一暈，自己也明白是中了人家計策，便要起來去抓那嘍囉，這時藥性已散，那裏還容得他還手，只覺頭兒一碰，腿兒一軟，眼兒一黑，登時摔倒在地，嘍囉們見他已然暈倒，便向林子裏面喊道：「丁頭領：俺等已然得手了！」丁立從後面轉過，吩咐大家用繩子把他綁好，直抬往「鸚鵡林」而來。這時許宏已然把始末緣由和華二當家說過，華二當家便吩咐照定丁立計策而行，只在林中虛設伏兵，驚退梅花龍，又叫人前去接應，恰好和丁立派來報事的碰在一起，便一同來見華二當家，華二當家便叫江通告訴丁立，不得傷害梅花龍一點，快快抬到這裏再講。江通答應出去，不一時，便同丁立來到，丁立先向華二當家述說此番到「愁鷹澗」，怎樣見梅花龍，怎樣入山寨，怎樣下埋伏，怎樣捉左，許，金，怎樣勸左，許，金，假意入夥，怎樣調兵遣將，怎樣酒醉梅花龍，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華二當家笑道：「這却辛苦了！」又吩咐把梅花龍抬上來，大家答應把梅花龍抬了上來，用涼水往臉上一噴，只聽梅花龍一聲狂喊，綁繩全斷，鯉魚打挺便蹿了起來，搶一步逕奔華二當家。華二當家才喊得一聲：「不好！」一拳早到，幸得丁立在旁邊看得

清楚，忙喊一聲：「來得好！」飛腳向梅花龍腹部踹來，梅花龍急忙撤回雙拳，躲過丁立一脚，惡狠狠的罵道：「賊無賴：怎敢賺俺？且吃俺一拳去！」一拳又向丁立打下，這時華二當家早已躲進屋裏去了。左吉看得不耐，便也舉起雙錘來助戰，梅花龍哈哈一笑道：「小子們怎敢以多爲勝，待俺把你們都打發回去便了！」一人逕敵兩個，依然是毫不懼怯，左吉雖然使錘，却一點也佔不到便宜，許宏才待拉刀上前幫助，只聽屋裏華二當家，叫了一聲許都頭，許宏便趕緊走了進來，華二當家附着許宏耳朵說了幾句，叫他照計而行，許宏答應出走，不一時又走了進來，再看左丁兩人已然不是梅花龍對手，再要戰將下去，便會敗在人手，便站在門口一聲喊道「丁賢弟何必跟他死戰，把他帶向陷坑裏去，還怕他跑上天？」丁立一聽虛幌一拳，向外就走，梅花龍那裏肯捨，急急在後面追來，許宏道：「丁賢弟你且退後，待俺來會他一會。」便向前用單刀敵住梅花龍，換了丁立下來，許宏一邊戰一邊喊道：「梅花龍，你要是個漢子，可隨俺到前邊寬暢地方，戰個三五百合，如若胆怯，怕中了俺陷坑之計，你就快快回去，不必再來。」說着虛幌一刀往外便走，梅花龍大怒道：「那裏走？俺倒要看看你陷坑是怎樣埋法？」便也追了下來，剛剛繞出屋門，許宏便往左邊一轉，梅花龍便也追蹤而至，許宏點手一招，梅花龍提棍便追，許宏正跑之際，忽的往前面一躍而過，梅花龍追得正急，打算也往上跳，

已走不及，忽覺腿下一軟，喊一聲不好，人已然跌在陷坑裏，陷坑並不甚深，梅花龍才待往起跳時，只見坑口站着許宏丁立左吉三個人，手裏提了一個口袋，喊道：「梅花龍你若知好歹的，趁早倒下受綁，如若不然，恐怕你皮肉不得吃苦，你來看，這都是乾石灰末子，你若一動，俺等便要往下洒灰，迷瞎你的雙眼，那時你悔也遲了。」梅花龍本來打算往上跳，聽見說便不敢再跳，這時兩旁鈎桿已到，早已搭住梅花龍衣裳，往上一提，容梅花龍立起，便擁過十幾個精壯大漢來，早用絲繩細好，左吉向丁立一伸舌頭道：「這傢伙真結實，俺遠遠打了他三鎚，他却絲毫未曾覺得，幸得許宏大哥想出這條坑人計來，不的時候，端須要費些手脚哩！」這時華二當家已然吩咐人把梅花龍網在廳柱上，這才問他因何無故到此擾亂。梅花龍把眼一瞪道：「入娘賊趁早閉了你烏嘴，任殺任剮，俺却不懼，就是不准你嘮嘮叨叨，問個不歇，你若再問俺時，俺便要罵你上三代了。」華二當家尙未答言，旁邊早惱了左吉，喊一聲：「潑廝怎敢無禮，且吃俺一鎚。」華二當家方要喊一聲使不得，只聽對面房上喊道：「左二弟且慢，都是自家人，待俺來給你們引決過。」說話間，便和燕子般從房上飛下一人來，用手鈎隔開左吉手裏錘，那隻鈎早將綁繩挑開。大家一看，原來正是苗二倖子，大家正要問他從何處而來，只聽梅花龍一聲喊道：「好了立，兩次三番，羞辱於俺，休走，且和俺見個三五百合再去。」說着搶

一步便要 and 丁立廝拚，苗二僂子急忙搶步上前攔住道：「不要一錯再錯，且上屋裏談話，大家都是自己朋友，」說着，一手挽了梅花龍，一手挽了丁立，走進屋裏，華二當家見了苗二僂子，急問道：「苗二爺你從那裏來？」苗二僂子道：「且慢講這些話，待俺來引見一個朋友給二當家。」說着，用手一指梅花龍道：「這位就是俺的結義好友小金剛雷芳，來來來！俺也給你引見引見，這位就是華二當家，華紀文華二莊主。」大家在外面聽得好生詫異，原來這人却不是什麼梅花龍，又聽苗二僂子道：「雷大哥：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怎的又會到了這裏？却又怎的會和他們打了起來？」雷芳咳了一聲道：「老弟再休提起，自從和你分別之後，本想到京裏去找俺家大哥，和他要個主意，替俺想個出路，誰知走在路上，被人將我銀錢衣物偷去，俺一時走不得路，便想出一個尋錢的法子，走在「愁鷹澗」便遇見了幾個剪徑的朋友，鬥俺不過，便把俺約到山裏，做他們一個頭領，俺因一時找不出別的路來，只好答應他們，後來只爲山裏沒有糧，便有人叫俺到這村子裏來借，誰知俺還不會來，便有這位姓丁的，假意到俺寨裏投降，也是俺一時大意，便收留了這位姓丁的，姓丁的又叫俺到這裏來怎樣進手，誰知兩次俱被計將俺捉住，這便是以往實情了。」苗二僂子笑道：「什麼事都有緣在，這總是弟兄們有緣，所以才到這裏來聚會哩！」華二當家也笑道：「果然都是有緣的，今

天倒要聚會一下才好。」許宏問道：「苗二爺這是從那裏來？」苗二僂子道：「俺和皇子看見你們去了許久，還不回來，着實有些放心不得，因此便差俺再來看視一遭，你等怎會得到此處？」許宏道：「俺和左二哥領了皇子之命，去到「青雲渡」迎接華二當家，誰知走到途中，走差了路，碰見了這裏這件事，便幫二當家把這事平復了。不想苗二爺也到了這裏。」苗二僂子道：「俺臨來之時，皇子吩咐俺快把華二當家請到，因為最近幾天裏頭，皇子便要起身走哩。」華二當家道：「怎麼要走？你可知道往那裏去嗎？」苗二僂子道：「俺倒不知道要往那裏去，只是聽說還要帶華小官人一般人去哩！」華二當家道：「這就怪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帶着一般小孩，有什麼用處？」苗二僂子道：「現在這裏事情已完，便請同了衆家兄弟一同前去吧！」華二當家道：「就是二爺你不來，俺也正要去哩！俺家大爺現在也在這裏，」又把華大官人請出來和衆人見了，華二當家向丁立道：「你去把江通叫來。」丁立答應，不時把江通叫來，華二當家道：「江莊主你這裏事體，總算辦平復了，你便出去告訴你們鄉里，好生打開門過日子吧。俺等在這裏攪擾，就此謝過，俺等也要告辭了。」江通道：「怎麼二當家這時就要走嗎？俺這合村之人，全仗二當家救命之恩，正想留二當家多住幾日，怎的說去便去？」華二當家道：「謝謝他們一番好意！等俺回來時再住吧。」江通便到外面通知衆人進來謝

了，華二當家又向雷芳道：「雷賢弟：你現在還是佔山爲王呢？還是打算隨俺等走呢？」雷芳道：「願隨二當家走開這裏。」華二當家道：「好！」便叫許宏到外面，向衆嘍囉說知散伙。「愁鷹澗」之財物，可盡力取走。又吩咐苗二侉子左吉代領這裏莊丁，到「愁鷹澗」把寨子焚了。大家這才起身，剛剛走出莊門，丁立呵呀一聲道：「不好，金威怎的不見？」大家一時想起果然不見金威，丁立登時便急了，向衆人道：「俺和金威是奉了俺家師父之命，保送華二當家到「黑風崗」的，現在金大哥既然不知去向，俺只好去找他一遭，就煩衆位先把華大官人和華二當家送往「黑風崗」，等俺尋着他時，便一齊轉來去尋衆位便了。」華二當家道：「且慢，你方才從「愁鷹澗」走時，可曾看見他嗎？」丁立道：「事先俺也曾告訴他，山寨事完，便速回這裏來，此時他已絕不在山上，還是待俺去找他轉來。」華二當家道：「就是要找他，也要想個計較才好？現在俺同苗二爺，雷二爺，到「黑風崗」，你此時便到「愁鷹澗」會同左許二位，尋找金威，如能在左近找着更好！如果不能，可快回「黑風崗」送信，俺等再作打算，你看好嗎？」丁立道：「任地時，華二當家便請先行，俺自去找他。」當下華二當家一千人等，辭了江通，齊往「黑風崗」。江通自帶莊丁回去不提。且說丁立脚下如箭，直奔「愁鷹澗」，看看已到山口，恰好碰着許宏左吉兩個，見了丁立喊道：「丁賢弟：不消說了！俺等已

把山寨火焚燬兵散去了，你我一同回去罷了。」丁立道：「俺此來並非爲了山寨之事，請問二位可曾看見俺那金威哥哥嗎？」許宏道：「不會見！不會見！」丁立便把金威的失蹤，華二當家怎樣派自己來找，又是怎樣請他兩個幫忙的話說了一遍，便請兩個幫忙，兩個人便應允，當下許宏道：「這是朋友應有的義氣，丁老弟這話未免過於客氣了。但是你我既不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可向那裏去找？」丁立道：「俺想他既是沒有回到「鸚鵡林」，一定是走差了路徑，你我可以轉過山頭，到岔路上去尋，或者可以得到一些頭緒。」許宏道：「現在也只好是這樣辦法。」於是丁立在前，許左在後，轉過山頭，竟奔岔道而來。這且不提，却說金威原是領了丁立假令，巡邏山寨，當一名大探子，後來看見大家都已下山，丁立也假作接應去了。自己一時悶不過，看見桌上排着有酒有菜，便自斟自飲起來了。本來沒有若大酒量，飲了不多酒，一時心裏便感覺有些不受用起來，自己便順着後寨，慢慢走了出去，一看離後山口不遠，便是一片樹林，吃醉了的人，一時分不清楚，不由叫道：「咦！原來這裏就可以通到「鸚鵡林」，早知如此，就從這裏進來，豈不近便了許多？待俺先走到他們前頭去再說，」便順着山坡跑了下來，及至往近一看，才知道並不是「鸚鵡林」，有心轉去，山頭上起來却沒有下去那樣方便，況且！方才吃了酒，酒氣一湧，腿兒益發覺得懶洋洋的，便不敢再從舊路跑了回去，



打算繞過山口再回山去，誰知轉過山口，只見前面一片夾溝，既窄且長，如果打算繞過山口，却非從此經過不可，便信步走進溝中，剛剛進溝不到一箭路，只聽兩旁上頭有人喊嚷；「那裏來的野人，胆敢入溝？」金威抬頭看時，只見山溝之上，站着許多嘍囉，手裏都拿了弓箭，齊都往下，作欲放射之勢，金威心想，此時打算退出山溝，已是不易，身上又沒有帶着隨身兵器，倘若惹動人家，自己反倒不好照應，便也向上面喊道：「上面的請了，俺是「愁鷹澗」寨裏的，誤入山口，便請指引前面可能通到敝寨嗎？」金威之意，以爲兩山距離不遠，自己提出「愁鷹澗」來，總可以有個面子，誰知不提還好，剛一說出「愁鷹澗」，已聽上面喊道：「原來這廝就是「愁鷹澗」的小子們，莫要放走這廝，」大家應了一聲，便如一個焦雷相仿，跟着就是一棒鑼響，早從後面擁出一夥人來，手裏都拿了一丈七八尺長的鈎桿，搭住金威衣裳便擰，金威是進退不能，吃他們鈎住便橫拽的拖搭了上來。到了上面不容起立，使用繩子網了，金威這時一聲不響，任憑他們去弄，覺是被他們網好抬了起來，睜眼一看，原來是一片平原，寬有二三十畝，長有四五十畝，正北面一溜十間大廳，大廳後面，彷彿還有房，但是看不清楚，只覺那幾個人把自己搭進廳來，往地下一掬，內中便有一個人道：「你們到裏邊看看老莊主起來不會？」一個嘍囉答應，去不多時回來道：「老莊主不久便起，吩咐把對山的蠶子先放在

這裏，老莊主便來發落。」不一時，裏邊又有人傳出話來，「老莊主這就出來了，吩咐你們把捉住的人，帶進大廳。」大家答應一聲，便把金威抬進裏面，依然擡在地下，金威進了大廳，用眼一看，正中間是一張床，上面鋪有靠褥墊，床前面便是一張花梨桌子，兩旁是太師椅，桌上陳設全是些文墨之類，並沒有些武器，再往旁邊屋裏一看，也只是書畫古玩之屬，更看不出是怎樣一個地處，就是那些人的裝束和神氣，也不像山寨嘍囉一樣，正在心中納罕，只聽一陣咳嗽，從屏風後面轉出一個老者，年紀在六十以上的樣子，只是腰腿不軟，脊背不彎，看那精神樣子，也就在四十上下歲，就是一樣瞞不過，頭髮和鬍子都有許多白了，兩隻眼睛都和普通人不同，一閃一閉，爍爍放光，身軀却不甚高，也只有五尺長短，手裏拿了杆旱烟袋，笑嘻嘻走了出來，便向那床上一坐，向大家道：「方才捉住的那個孩子呢？把他帶到這裏俺看看他。」衆人答應，又把金威從那邊挪到這邊來，那老者低頭看了一看道：「這不是挺好的一个小夥子？爲什麼要到那個山上去當強盜？又爲什麼私自來探俺這裏？說的實實在在，俺念你年幼無知，把你放去，如果有半字朦哄，那時莫怪俺對不住你了。」金威一聽，此時萬不可再說是「愁應澗」，最好是趁此釋開才好。想到這裏，便向那老者道：「你既如此說時，俺便對你實說了吧，俺叫金威，原是「青雲渡」辛莊主的徒弟，只因奉了辛莊主之命，同俺師弟丁

立兩個，送一個姓華的到「黑風崗」，去訪一個朋友，行經「鸚鵡林」，遇見莊裏江通，說起「愁鷹澗」有一梅花龍，剪徑劫財，就在今天要到「鸚鵡林」打劫，那姓華的便差俺同許都頭丁立來到此山殺賊，丁立和姓許的把梅花龍誑下山去，俺便從後山走了出來，誰知誤入此溝，這便全是實言，信不信任你發落好了。」那老者一聽忙問道：「你說的那一個許都頭？」金威道：「便是兗州府首班都頭。」那老者道：「你敢是說那許宏許都頭？」金威道：「說的不是他，難道還有第二個？」那老者一聽，急忙說道：「罪過，罪過，你們快把金爺放起，這才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當時大家把金威綁繩放開，那老者又忙着讓他坐，金威這時倒弄得有些糊糊塗塗的，便依實坐了。那老者又向金威道：「不知者不怪罪，老弟千萬不要怪罪才好。」金威道：「老莊主說那裏話？俺誤擾貴莊，只求老莊主不見怪也就夠了。老莊主這樣使俺益發的不安了，只是有一件，老莊主怎會和許都頭相識？」那老者笑道：「豈止相識，他還是俺救命的朋友哩！」金威一聽，急問道：「這話是怎的說起？」那老者道：「提起這話却長了，金老弟：你且坐了，聽俺慢慢向你講！」金威這時陡的想，自己在這裏坐了半天，還不曾問過人家姓名，便趕緊向老者道：「還不曾請教老莊主貴姓？敢問……」那老者笑道：「真是俺也忘却告訴老弟俺的姓名，俺姓刁，單名一個鳳字，」老者話尙未完，金威

急忙道：「老莊主敢是江湖人稱『銀鈞將軍』的刁二爺嗎？」刁鳳道：「正是，金老弟怎便得知愚下？」金威道：「你老再不要這樣稱呼了，俺比你老還矮着一輩哩！」刁鳳道：「豈敢，豈敢。」金威道：「俺提一個人，你老一定是知道的，你老可認識有一位『小巨靈金大刀』嗎？」刁鳳道：「那怎的不知？俺和他還有同門之義哩！只是老弟怎麼得知？」金威道：「如此說來，益發不是外人了，那是俺一個叔叔，俺自幼父親便死了，就和俺叔叔在一起，在家裏時候，也曾聽俺叔叔說過你老人家，只是未曾見過面，不期今天，在此相遇。先前聽俺叔叔說過，還有一位『金鈞將軍』刁龍刁大伯父不知現在也在一起嗎？」刁鳳一聽，不由咳了一聲道：「休要提起，真使人傷心疾首，方才不是向你講過嗎？那許都頭是俺救命之人，也就在此哩！」金威正待往下問時，只見一個莊丁，跑進廳來報道：「兖州府許都頭同了一位姓丁的，來到溝口，聲言要見老莊主，不知可讓進來不？」刁鳳向金威笑道：「剛說他，他便來了。」吩咐莊丁，快快去請，莊丁答應而去。要知後事何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當時莊丁下溝迎接許宏等上來，一見金威，便向丁立道：「如何？俺便說他除去這個地

方不會再落在別處，你看俺這話說的可准嗎？」丁立點頭，許宏上前招呼刁鳳道：「老英雄多日不見，恕過今日攪擾！」刁鳳道：「都頭說那裏話？俺久想去見都頭，叵耐有許多不便之處，還望都頭恕過則個！」金威在旁邊聽了道：「兩個都不是外人，最好把這些謙僞免了罷！來來來，俺給刁莊主引見一個朋友，這就是俺方才提的那位兄弟丁立。」丁立上前見過，大家當時歸座，丁立便向金威說起怎樣捉住梅花龍，怎樣是苗二倖子的朋友，真名子叫作雷芳，怎樣大家上「黑風崗」怎樣不見了他，才同許宏來找的話，說了一遍，又問起金威怎生得到此處？金威也把自己怎樣走出後山，怎樣誤入溝內被獲，怎樣提起許都頭，怎樣才被刁莊主款待，丁立復又向刁鳳謝過，依着了立當時便要別過刁鳳去到「黑風崗」，吃刁鳳再三攔住道：「幾位都是有爲的俠士，老朽非常欽佩，只是年老了，不能追隨諸位做出一番事業，但願諸位前途順利，老朽只好預祝，今天總算有緣，在此遇見諸位，務必多住一宵，明天清早回去，諒也不至悞事，這個小面子總是要給的。」大家聽了，只好答應下來，在酒飯之際，金威便又問起，刁鳳怎樣和許宏廝熟？又是怎樣談起二人特別投契；當時刁鳳却說出一番話來只說得許宏暗暗點頭，金丁二人驚嘆不已。原來「黑風崗」在兗州西北，屬汶上縣管轄，方圓也有個三里多地，上面約摸也住着有個百十來戶人家，其中有一家姓刁的，老弟兄兩個哥哥刁龍兄弟刁鳳，

老伴兒都已去世，刁龍只有個女兒，全都不肯再娶，兄弟兩個都自幼就練武藝，「黑風崗」向來多虎豹之屬，兩個便以打獵爲生，倒也清閑無事，一天吃飯以後，刁龍正待背弓出去，忽見刁鳳從外面跑了進來向刁龍道：「哥哥拿鈎，和俺出去把那潑廝殺了。」說著摘下牆上雙鈎，便要跑了出去。刁龍一把扯住道：「老二你這火和誰嘔了氣，」刁鳳道：「俺却未曾和誰嘔氣，俺只看不慣那廝欺人，哥哥不必攔俺，等俺出去殺了那廝再說，」刁龍便叫女兒銀姑把刁鳳攔住，自己便走到外面去看個究竟，剛剛到了門口，只見有三五個鄰居齊往自己跟前跑來，口裏喊道：「刁大哥，你老快去看看吧，周家的柱頭，都快被他們打死了；」刁龍此時，也不再問究竟，便隨衆人跑了過去，只見一羣人圍住狂喊，裏面有人叫罵，還夾雜着一片哭喊之聲，刁龍此時急將人們一分，自己擠進裏面，只見裏面兩個帶紅纓帽的官人，按着一個狂打，嘴裏還不住亂罵，一看地下躺的正是那周家的柱頭，已然被打得有聲無氣的了，自己趕緊上前用手一拍那官人道：「上差們請了！」不提防那個官人正打得高興忽然覺得有人拍他却吃了一驚，不由轉怒，回過頭來，照定刁龍便一拳，刁龍是個慣家，那裏會被他打着，只用手一扯他手腕子喊一聲，「來得好」輕輕一提，那個官人早已應聲而起，只見刁龍把手往懷裏一帶，又輕輕一放，那個官人往後退了有五七步，仰八叉摔倒地上，那一個見了，便丟了周家柱頭。

直奔刁龍，舉拳便打，刁龍閃身讓過，上面虛幌一拳，腰間用腿一點，那人吃不住，一個播浪鼓身式，早往旁邊跌倒，刁龍急忙上前拉起周柱頭，這時兩旁看熱鬧的人早已搶了過路，把周柱頭抬起，送回家去，這兩個早已爬起，却不敢再行過來動手，只遠遠的站着，搖着手罵道：「你這廝敢是吃了熊心豹胆，怎敢憐惱你家老爺？」刁龍陪着笑道：「俺便是這裏村長，不知他們怎樣得罪上差，請你老指示俺，自去做治他們；」那兩個官人道：「好；你既是這裏村長，這話便好講了，俺叫趙泰，他叫王平，便是這汶上縣的上班，只因你這村子裏，欠了不少錢糧，官兒派俺來催，叵耐走到頭一家，便遇見周柱頭這廝，不但是欠糧不繳，而且蠻橫無理，俺正待敲打他兩下，誰知你這廝反來助他來憐惱你家老爺，你既是村長，便請你隨俺到縣裏去一趟，誰是誰非，便請官兒去公斷，俺却不願和你門口齒哩！」刁龍正待向他辯理，只見旁邊走過一人，刁龍認得就是周柱頭緊鄰索老頭兒，當下索老頭兒道：「刁老大，你切莫信這廝亂講，俺却看得明明白白，他們來的時候，周柱頭原沒在家，他的媳婦出去開的門，誰知他們兩個，開口便胡言亂語，滿嘴亂講起來，你老想，那柱頭媳婦，也是好人家女子，豈肯容他調戲？」話猶未了，刁龍早已怒從心起，喊一聲潑無賴，舉起巨靈似的巴掌，左右開弓脆生生便是兩個嘴巴子，旁邊看熱鬧的人，不由都喝一聲采，刁龍還待打時，那索老頭兒攔住

道：「刁老大，你先不要打他，聽俺把話說完，再一總發落這廝！」刁龍把手往腰上一按道：「你講；你講；」索老頭兒道：「那周柱頭家裏的一時氣忿便罵了他們兩個幾句，誰知他們更是無法無天，欺他家裏無人，便竟動起手來，周柱頭家裏正在喊掙之間，恰好周柱頭從外面走了回來，還不會向他們理論，他們倒以周柱頭不該回來撞破好事一件，便也不由分說，扭住周柱頭便是一頓好打，却口口聲聲說是周柱頭欠糧不繳，幸得老大你趕到，才算救起周柱頭，俺想此事便應舉起村裏幾個有頭臉的，把這廝送到官家，說明他們怎樣不法，任憑官家去懲治他們，也省却他再來嫖惱鄉里，老大你說這話可是嗎？」刁龍道：「你老人家這話怕說得不是，如是真個那樣辦時，却反便宜了這廝，他們官家難道不知道他們在外爲非作歹，不過胳膊折了往裏彎，他豈肯爲我們傷了他的爪牙？況且俺聽人說，現今俺這縣裏官兒叫做什麼「王剝皮」，爲人十分歹毒，難免不是他指使他們出來胡行霸道的哩！那俺等豈非自尋苦頭，依俺時，趁着人不知鬼不覺，挖個坑，把這兩個害人賊，活活埋了，」索老頭兒攔道：「怎樣却使不得，再不好他身上總是披了這張虎皮的。真個做翻了他，究竟不大方便，況且，俺說一句冷話，大家雖然都在這裏想處治這廝，其實這內中便難免藏着有跟官而相通的人，倘若因爲要買官家的好臉子，就恐怕不向那方去獻殷勤，那時候俺等都吃人家當了禮物，那才大大值不得，依



俺的心思，最好是叫他們兩個具出甘結，不准他們再向這裏來尋事，倘若再犯在這村人手裏，那時再拿出他們具的甘結，一同去見官家，那官家雖然有心幫他，恐怕也就無力了，你們看這個法子可還使得嗎？」大家一齊稱善，便由刁龍押定趙泰，王平叫他兩個寫具甘結，兩個雖然知道這張甘結寫不得，却禁不起刁龍在旁邊用拳頭比着不由得他們不寫，兩個人寫完，刁龍便同村人把他們送到村口，向他們兩個一指喊道：「潑小廝，你回去對你那強盜官去講，只俺刁龍今天便如此凌虐了你們，如果他有意替你們出氣，便叫他來提俺，俺自去見他，就是你們兩個不服時，也可以來找俺，俺自候你，只是把頭兒練得堅實再來尋事，快快去吧。」說着用手只一搯，兩個早跌摔出幾步開外。爬起便跑，大家禁不住又是一陣喝采，兩個早已抱頭鼠竄而去，當下大眾蹙回村裏鼓掌稱快，那索老頭却攔住大家高興道：「諸位且慢喜歡，雖然今天這廝們吃了苦楚，想他等也不是省油之輩，豈有竟吃啞吧苦子之理？必要有枝添葉，求尋憐憫，俺等却不可不有個準備哩。」大家一聽，果然有理，便齊聲說道：「你老說得是，俺等便各自約束自己全不令他捉住把柄，諒他也就沒有辦法來糾纏，俺這村子了。」索老頭道：「但願如此！」當時大家散去，刁龍也蹙轉家中，刁鳳便問起怎樣辦了？刁龍把這情形一說，刁鳳笑道：「痛快！痛快！只是哥哥不應把俺留在家裏，却自己去打他，」刁龍也自笑了。果然

第二天，村裏便有人出來立了一個鄉會，誰家錢糧未繳，急速去繳，如果一時拿不出，便由大戶拿出來，替他繳清，一連三五個月光景，俱各相安無事，大家也都把心放下，這一天刁鳳向刁龍道：「哥哥這一向只爲防範官家尋煩惱，便連打獵之事也鬆懈了，俺着那廝既是怕這裏威力，又找不出漏罅，恐怕他也不敢再尋報復，這兩天聽人家傳說在山裏現來了好大豹子，不趁此時去，恐怕便被人弄了去了，依俺看，哥哥只在家裏領着姪女保護村子，俺今夜便去東山料理那豹子，大約有三五日，也可撻回了，哥哥以爲何如？刁龍自是答應，只吩咐他一路小心，有豹子打了便回，無豹子快快回來，刁龍答應，收拾獵具自去，不提刁龍在家如何，且說刁鳳到了山東，找熟識人家歇了，等到夜裏，帶好獵具，走進山裏，東尋西找，却也不會見着豹子的影兒，第二天又撻了一夜，依然沒有尋着一點踪跡，只好撻回熟識人家，因而問起那朋友，山裏是不是真有豹子，那朋友笑道：「那裏來的什麼豹子？你却吃人家騙了，俺看你這兩天進山，還以爲你是尋些小獐小兔，你若早說出是等豹子時，老早便不叫你進山了。」刁鳳聽了，才知是受了人家欺騙，好在也不會受了若許損失，便也不在意，便辭了那朋友回到「黑風崗」來，到了崗口，天色已黑上了來，回家心急，走路未免慌忙，誰知正躡在對面一個人身上，那人大怒，也不發話兜胸便是一拳，刁鳳也怒，急忙把身一閃，讓過一拳，隨手使用

了「大卸甲」旗鼓，把那漢子掙翻在地，口裏喊道：「什麼烏漢子這樣鹵莽？且吃俺兩皮錘去！」說着舉拳才待打下，只聽那人說道：「慢打，慢打，刁二爺是俺是俺。」刁鳳低頭一看道：「俺道是誰？原來是柱頭哥。這樣慌裏慌張，打算往什麼地方去？」周柱頭道：「這裏須說不得，且請二爺到俺家裏去說話！」刁鳳笑道：「什麼事這樣鬼鬼祟祟？難道去俺家裏還講不了嗎？」周柱頭道：「二爺快走吧，你老的家，此時已不屬你老了。」刁鳳聽說陡然吃了一驚道：「柱頭：你這話是真是假？」柱頭道：「俺怎敢欺騙二爺，……」刁鳳把手一揮道：「既然如是，待俺且回去張張再說，」說完便要走去，吃周柱頭一把揪住道：「二爺且慢，方才不聽俺說嗎？二爺的家已被人家佔了，如果二爺冒然闖了回去豈非自投羅網？」刁鳳道：「那麼俺哥哥和銀姑現在也不在家嗎？」柱頭道：「二爺怎樣這般不明白，房子都歸了人家，大爺和小姑娘那裏還會在家裏？且請同俺家去再講。」說着拉了就走，刁鳳這時老大不得主意，便隨着柱頭一逕來到柱頭家裏，却怪是柱頭媳婦也不在家，門兒却是倒鎖着，刁鳳問道：「柱頭：你的媳婦呢？怎的這個時候，還不在家裏？」柱頭道：「且到裏面再講」把門開了刁鳳跟着走了進去，柱頭點着油燈，又讓刁鳳坐下，刁鳳再忍耐不得，便急問他道：「柱頭：你快快說出俺家的事情吧。」柱頭道：「俺說却不妨，只是二爺不要動氣才好！二爺可知道那一

天，俺家那口子和兩個烏官人在門口搗亂，惹得二爺動怒的事嗎？」刁鳳道：「記却記得，只是這種沒緊急要的事，提他則甚？你只把俺家哥哥和銀姑到什麼地方去了，俺家的房子，現在被什麼人佔住？你只把這話和俺講了罷了。」柱頭笑了一笑道：「二爺爲俺說的都是些沒要緊嗎？其實二爺家的事，還全是從這所起哩！」刁鳳道：「這話是從什麼地方說起？」柱頭道：「二爺且慢急躁聽俺慢慢說出原由，那兩個烏官人受了大爺折辱，全不道是自己做出錯事，反以爲是大爺不該羞辱他，也不知怎的在那「王剝皮」面前說了什麼話兒，昨天清早，縣裏就派了一個人來，說是縣裏官兒請大爺到縣裏商議聯防之事，大爺已仍早把話兒扔却一邊，便毫不猶豫的隨他們去了，誰知大爺去了可不久，又有一個人來說是大爺走在半路，偶然絕倒，託人來接銀姑娘去，銀姑娘聽了，便一路哭着拜託了街坊看守門戶，隨那人忽忽去了，到了吃午飯時候，忽的來了一些帶纓帽的官人，來到二爺家裏，把請來看家的完全轟出去了，便在門口貼了一張告示，上面寫的字，俺却不大認得，聽他們念道說「……查刁龍刁鳳二犯，既通盜屬實，仰卽鎖拿……」柱頭話尙未說完，只聽哎呀一聲，刁鳳早已暈厥過去，柱頭趕忙上前呼救，好不容易才把刁鳳喚醒，刁鳳猛的往起一躍道：「這狗官既是尋到俺弟兄頭上，便拚着大做一次，是待俺將那幾個狗男女殺了再說。」說着提起鈎往外就走，却吃柱頭一把攔

住道：「二爺且慢，俺還有話講哩，」刁鳳一手拿着鈎，一手扯住柱頭道：「什麼話？你快講！」柱頭道：「俺等本來就打算約合幾個人去看看大爺和銀姑的，如今一看見這張告示才知道他們是有意和大爺爲難，便商量把二爺找着再作計議，因而又想到那天鬧事是因爲俺們那口子所起，怕他們還再尋事，便把俺那口子送回家裏去了，今天大家商議，四下尋找二爺，以便搭救大爺出險，不想此地恰遇二爺便請二爺在此少坐，待俺將他等找來，共商一策，二爺千萬不可出去，他等耳目甚衆，倘若被他們看見，雖然二爺不怕他們，究屬有些不便，倘然再因言語失和，傷了他們，究竟他們是官家的人，終是仗勢裝威，那時大爺和銀姑娘的事情，也就沒有人管了，二爺你想俺這話說得可是？」

刁鳳道：「你這話說得却是，只是俺就看不過那些張狂像，再者俺哥哥一生未曾受過人家一口氣，今天却叫他吃這樣痛苦，他怎能受得了，就是俺家銀姑，向例連大門都不會出過，現在也受了這樣拘束之苦，叫俺怎能忍得住氣？」說着把手不住在胸間撫按。柱頭道：「事已至此，抱怨也是無益，便請二爺在此略候，俺去招呼了他們來，再作計較。」

刁鳳道：「如此你便將他們找來吧。」柱頭又叮囑不可出去，刁鳳答應，柱頭才待外走時，只聽門口一陣鳥亂，人聲雜沓，門環大響，柱頭慌的把燈火吹滅，刁鳳擎叉在手，柱頭才慢慢的來到外面問道：「什麼人？」外面有人說道：「柱頭你這人怎麼這樣沒有緊

慢哪？大家讓你去到東山口找找二爺，人家爲了你，家裏遭了這樣事，你也應有分人心哪，怎樣藏在家裏不出去，這是什麼出息？還不快點開了門，真是年青的人不着靠哩！」柱頭一聽，原來是索老頭兒帶了鄉裏人們來叫門。便趕緊上前把門開了，也不言語，拖了索老頭兒便扯，索老頭兒急道：「你扯俺則甚？」嘴裏說着，上了年紀的人，究竟力氣差了，脚下早已跟踉蹌踉跟了進去，大家也便蜂湧而進，不防却撞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大喊一聲道：「什麼烏人敢來廝混，且吃俺一拳去，」衆人才發得一聲喊，待往後退時，只聽柱頭兒一聲喊道：「二爺使不得！都是自家人，且待俺點了燈來講話。」一撒手，索老頭脚下站不住，直跌過去，恰好摔在刁鳳身上，刁鳳輕輕一攏，竟把索老頭兒攔住。這時柱頭已然把燈點上，大家才看見刁鳳一手拿着索叉，一手扶定索老頭兒，大家先過去把索老頭兒扶開，然後這才驚問刁鳳從那裏來，刁鳳便說自己怎樣碰見柱頭，怎樣才到這裏，細細說了一遍，大家這才明白，索老頭兒道：「這件事真是有些天意在這裏頭，倘若柱頭早走一步，或是晚走一步，路上碰不見老二，若一徑撞了回去，那豈不是送入虎口嗎？」刁鳳道：「這件事難道說就這樣躲躲閉閉，便可以了事嗎？」索老頭道：「老二這件事不是心急的事，大家總要從長想個計較，俺想那狗官既然給你兄弟加一個通匪罪名，自不肯隨便干休，事已如此，免不得總要破費幾文，就是你弟兄一時拿不

出，俺等好歹也要替你們想個法子，你今天且到旁處躲躲避避，俺今天息一宵，明天進城去打點這件事，俺府裏還有一個熟朋友，也是一條漢子，待俺去和他商量商量，想一個法子，把他父女搭救出來，然後再想法子料理那狗官不遲。」刁鳳道：「只是你老却多多勞苦了！」索老頭兒道：「這却算不得什麼，你只管去吧！」刁鳳道：「俺弟兄雖然在此多年，却是沒有親戚，就是至靠的朋友，也沒有多少，却叫俺躲往那裏？」柱頭道：「怎麼二爺沒有熟識人家，俺倒有個去處，不知二爺可肯去，俺家那口子的娘家，就在這崗子的西北，地名叫「夾馬溝」，地方確是僻靜，輕易沒有人知道那裏，不知二爺可肯去嗎？」刁鳳道：「既有這個去所，俺正求之不得，那有不去之理，只有俺問這溝不知在那方却怎生去得？」柱頭道：「只要二爺肯去，俺願送二爺進溝。」索老頭兒道：「如此，事不宜遲，你們便這時就走吧！」刁鳳當時謝過索老頭和衆鄉里，便同柱頭一同走了出來。當下索老頭兒道：「俺想爲今之計，大家先湊出一筆款來，俺明天一清早便和柱頭進城去。」大家答應各自把錢弄來，大概湊了也有五六十兩銀子，一齊交給索老頭兒道：「俺方才想起一件事來，那柱頭送刁老二走了，明天誰能同俺進城去呢？」這內中有一人道：「既是柱頭去了，待俺跟着你老一同進城，你老看可以使得嗎？」索老頭兒一看，原來是鄉里賈大戶家的兒子賈明，便笑着說道：「怎麼賈老大打算跟俺去一

趨嗎？那就好極了。」當下大家散去，索老頭兒便在柱頭家安歇，等到次日天色才亮，那賈明便來等候着動身，索老頭兒略進飲食，便向街坊家托好，同了賈明，一同往城裏而去，進城找了一家熟識店房住了，正打算叫賈明看家，自己去找許都頭，方在要說未說之間，只聽外面一陣噪亂，賈明便要往外面去看熱鬧，却被索老頭兒喊着道：「賈老大，你這就不是了，俺等出來是爲替人家辦事的，豈可自己先好嬉戲？……」一言未了，只見店夥跑進來喊道：「二位老客你老還不快出去看熱鬧去，大盜刁二鳳被捕了，這箇差事還真熱鬧，裏頭還有一個女的哩！」索老頭兒道：「什麼刁二鳳？」店夥道：「你老怎麼不知道，刁老二還是你老一個村子哩！」索老頭一聽，哎呀一聲道：「怎麼刁二鳳也被擒了嗎？」那店夥一看索老頭兒這種驚惶失措的樣兒，方覺詫異，索老頭兒忽的想起這句話有些露神露像，便急忙把臉子一整，牙齒一咬道：「這個惡賊，不想也有被擒的時候，總算皇天有眼，活應俺姓索的報仇！」店夥一聽，才恍然大悟道：「哦！原來你老也被他害過的呀？來來來，快和俺出去瞧瞧熱鬧，也讓你老痛快痛快吧！」說着不由索老頭做主，拉起就跑，賈明也在後面緊緊隨着跑了出來，這時門外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動，幸得店夥在前面擠出一條道路，索老頭兒才得跟着擠將進去，只見一趟三個大車，四面圍了無數官人，細看頭一個車上，正是銀鈎將軍刁鳳，只見他蓬頭禿髮，手足



被細，那種狼狽樣兒，實在難看得很，第二個車上正是禍頭周柱頭，委委瑣瑣躺在車板上，臉上已不是人色兒，第三輛車上，綁着的是一個女人，索老頭兒上了年歲，離得遠了，看不清，又等那個車往前進了幾步，來後臨近，才看出來是柱頭的媳婦李氏，方叻了一聲：「她怎麼也來了，……」只覺後面有人一拍自己肩頭道：「哈哈：你的胆子真不小哇，你還敢在這裏看熱鬧，來，跟俺走吧！」一言未了，索老頭兒早已哎呀一聲，摔在人羣裏面。衆人一驚異間，後面那個人，早把索老頭兒扶起，攙進裏面，索老頭兒定神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同來的賈明，不由動氣道：「賈老大你怎麼這樣冒失，險些把俺嚇死，」賈明道：「你老且慢瞞怨，你老方才只顧出神，就不曾看見刁老二看着你老注目，就是刁老二不會喊出來，那周柱頭也難免喊將出來，那時大家面面相覷，你老應當怎樣走掉，倘若吃他們做公的把你老也一起拴到官裏，豈不是有口難分訴？因此俺才把你老扯了進來，怎的你老倒瞞怨起俺冒失來了？」索老頭兒道：「原來如此，倒是俺錯怪了你了，只是，你說這事可怪嗎？那刁老二和柱頭不是上夾馬溝去的嗎，却怎生會被他們捉了呢？這樣看起來，此事不是益發的難辦了嗎？」賈明道：「這件事你老倒不必這樣想，你老歇過一時，便去找那許都頭，且去向官家替他們打點到了，免得他們在裏面吃苦，方才俺在外面聽見人說，今天大約不過堂，明天一早必過堂，那時俺

擠在人羣裏，也聽聽堂上是怎樣問的，他是怎樣招的，打聽明白之後，就着探探王剝皮他是什麼意思？然後你再找許都頭，大家商量一個萬全之策，然後再作計較，你老看是如何？」索老頭兒道：「如此說時，事不宜遲，俺便先去，找姓許的，然後再商量其他辦法，」說着逕去找那許都頭，不一時，便又盤回，賈明才要問他怎樣回來這樣快？只見他把頭不住搖道：「世界上竟有這樣巧事，真是姓刁的該倒霉便了！」賈明急問道：「你老倒是見着許都頭沒有哇？怎麼回來這麼快呀？」索老頭兒嘻了一聲道：「這事再休提起，世界上竟有這樣巧事，俺方才到了府衙，向門上一問說要見許都頭，那人向俺一笑道：「你老來的晚了一步，方才許都頭奉了府台之命，西鄉查案去了，頭半個時辰來，那還可以得見，現在他確是出去了，」俺又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他說最早也要有兩三天耽擱住，多了就許十天八天，却不敢說一定，你道這事怎麼全被咱們遇着了，你看這不急死人嗎，」賈明道：「你老先歇一歇，再想旁的法子，」索老頭兒道：「也只有如此吧！」正在這個時候，只見店夥從外面進來笑道：「二位老客可用飯嗎？今天晚上，縣裏太爺還坐大堂哩，二位老客不去看看嗎？」索老頭兒問道：「怎麼這裏縣太爺問案還坐大堂嗎？」店夥道：「先前那個太爺，問案不坐大堂，也不曾有人吃板子，只在二堂上輕輕一問，就算了事，新換的這位太爺，就和先前那個太爺不一樣了，不管什麼

案子，都是衙役三班大堂問話，還是在那白天沒有坐過堂，都是夜裏才審問，俺這店離衙門最近，每天一到夜深，時時便會聽得有衙役喊堂聲，皂班威嚇聲，老爺驚木聲，竹板大響聲，犯人小哭聲，老爺大笑聲，忽然一聲全寂，那就是老爺退堂了，第二天你老去問吧，管保頭天又問着好體面的案子哩！這還不算，更有一宗可怪的事哩！」索老頭兒問道：「還要什麼說不下去的，難道王剝皮這廝還要吞吃人不成嗎？」店夥兒笑一笑道：「你老說的雖然差些，也就差不多了，你老道他是王剝皮，其實這廝差不多連人骨頭都要吞下去了，就是有一天，衙門裏風風火火的說是捉住強盜了；連夜價就坐起大堂，那時俺們這裏人聽說傳出這個消息，誰不想去看看，那天天色將黑，大堂底下已然擠得一個人縫子都沒有，他却一耗耗到快子時他才出來，堂上衙役一喊堂威，真個霹靂一般，震得人都是轟的一聲，他就在威喊聲中從裏面搖搖擺擺踱了出來，一個不到四十歲人，却裝扮得和一個七老八十的樣子，一步三幌的走了出來，那時也不知怎的，俺看了他那樣子兀自背上有些發麻，那時兩旁衙役，就跟瘋子一樣，提了一根鞭子，就像和誰是有不解之仇一般，任意亂抽亂打，打得大家狼嚎鬼叫，却又不肯退後一步，依然在那裏站着不動，經過這一陣亂，那王剝皮才開始把驚堂木一拍，一聲高喊「來呀，」旁邊早走過兩個帶紅纓帽的哥們，「噫」，垂手侍立，王剝皮道，「昨天東壩的案子，人

犯都帶齊了沒有？」底下答應，「噫！帶齊了！」王剝皮又把眼一瞪道：「還不快帶上來！」大家又是喊嚷「喊哦」二字，又接着一聲長長的「帶呀，」就聽堂下也是接着一聲「喊哦」！跟着稀琅華琅鐵鎖一陣響，堂下帶上幾個人來，大家留神一看，差一些沒有喊出響來，就是連俺也大大吃了一驚，險些不會把我心跳出口來。……」索老頭兒道：「想必是這個強盜長得特別兇狠，大家不曾見過，故爾吃了一驚，可說得是嗎？」店夥道：「你老再不會猜着，原來那個強盜不是別人，就是俺們東鄉一個店主名字叫商半街的商老頭子，要說商老頭子，待人再是忠厚不過，凡是鄉裏出了什麼事情，他總沒有什麼不忙着辦的，他的家資，總在十來萬，兒孫一大堆，他豈肯當什麼強盜，你老想這大家有不吃驚嗎？」索老頭兒急問道：「那麼以後便怎麼樣呢？」店夥道：「就在這大家一楞之間，堂上早已又喊起威哦來了，那商老頭子也便跟着這個聲音，被幾個衙役牽到堂上，那王剝皮把黑鏡少微推了一推，把驚堂木一拍道：「胆大商老，竟敢在本縣治下，窩庇盜匪，分贓領首，今天既被本縣把你辦來，怎麼見了本縣，還是這麼大模大樣，跪都不跪，哦！本縣也知道你眼睛裏看不起本縣，好，先把他掀翻了給我打他四十，」兩旁差役喊哦一聲，便要上前動手，這時俺等看熱鬧的人，差不多都要喊出使不得來了，只聽商老頭兒道：「太爺你須打生員不得！」那王剝皮聽了哈哈笑道：「你就仗了你那

護身符，才敢這樣爲非做歹，來呀！先把他名字送到學裏，把他功名革了再來回話，」差役答應一聲自去，這裏王剝皮向商老頭兒道：「你這老奸巨猾，在別人手裏，可以說得，犯在本縣手裏，須容你不得，早說實話，免得你皮肉受苦！」索老頭兒道：「聽這種口氣，王剝皮一定是有什麼把握了，」店夥道：「什麼叫把握？簡直就是傾害良民就結了，當下商老頭子從容向王剝皮道：『既然是太爺道生員爲非作歹，但不知從什麼地方看了出來，是有人控告？還是太爺查着什麼證據？說生員犯法，究竟是犯的什麼法？此事還求太爺明白指下，生員也好明白，』你老那時沒有看見王剝皮那個神氣哩！嘿嘿一陣冷笑，跟着把眼睛一瞪道：『本縣早已聞名你是刁民，今天看起果然是名下無虛呵，來呀！把東壩一案的魏老么，帶上來跟他質對一下，』底下喊哦一聲，早從堂下鐵鎖環當的帶上一個人來，囚首垢面，一頭的亂髮，那裏是什麼新收進來的罪犯，堂威一喊，那人早已跪在地下，王剝皮道：『魏老么；你說商志和你搭夥，在東鎮黑夜打劫，刀傷事主，現在本縣已把商志帶到，你可當堂和他質對，本縣也好減輕你的罪名，』魏老么答應一聲，便扭回頭來向商老頭子道：『姓商的：想當先俺和你一同走黑道兒，得了金子銀子，你分頭一份兒，俺吃了官司，你連來看俺，一看都不肯，俺實在有些受不過了，才把你姓商的找來見見朋友，你不要怨俺姓魏的無情無義；你只怨你太不懂得交朋友，

沒別的，你也認了吧，省得太爺動了怒，你身體也要受苦，坐大監也是男子漢常幹的事，再說裏頭也有朋友，更不寂寞，你現在再認識認識俺姓魏的吧！」你老想那商老頭子也是念過書的人，這些事有什麼不明白，當時站在堂上，也不管王剝皮就在面前，迎面就是一口啐道：「俺把你這瞎了眼的狗強盜，你自祖上無德，身干國法，怎的想消遣起俺來了，俺與你素不相識，怎知你在外所作何事？依俺說，你趁早不要拉住好人，須知俺是不怕你這賊咬一口的。」你老說那時商老頭子話還未曾說完，王剝皮案上那驚堂木却早已拍得山響，這時往學裏去的差役已然回來了，王剝皮知道學裏已把商老頭子功名開了，便毫不猶疑的連喊動用大刑，這時俺等在堂下看熱鬧的人，早已有幾個口裏喊起打的，人聲方在嘈雜之間，只見從堂後轉出一個尖嘴猴腮的漢子，向王剝皮也不知說了兩句什麼，那王剝皮便吆喝退堂，明日再問，大家只好走了出來，以為明天必定要繼續審問，誰知從此音信杳然，忽然一天有人說商老頭子已經放了出來，只是因為在監裏染了病，回來不到三天，便死在家裏了，你老說這事可怪不可怪，後來仔細一打聽，才知道王剝皮聽說商老頭子家裏家私極大，幾次托人示意，都被商老頭子趕了出來，才想起這樣一條妙計，買通盜匪魏老么，重重弄他一筆，誰知商老頭子偏偏不肯，認定人可以死錢不可拿，他又知道商老頭子，手眼通天，恐怕出去之後，反與自己不

便，才想起這樣一條毒計來，你老方才可曾聽見俺說那尖嘴猴腮的人嗎？那就是汶上縣頭一個刑房師爺，名字叫作黃其端，這條毒計就是他一個人想的，原來這廝看見商老頭子攥錢不出，又見大家對商老頭子又都有些衝護的樣子，知這件事弄得有些扎手了，但是想把商老頭子放了出去，他知道商老頭子也不是好惹的人物，恐怕他出去之後，反轉來去向他們尋事，便一不作二不休的弄一些慢性毒藥，給商老頭子夾在飯裏吃了下去，那商老頭子那裏知道他們下了毒手，頭天回得家來，還自己擬了一個狀子，打算去告那王剝皮，誰知到得第二天一清早，便喊起肚腹疼痛，一泄不止，想那商老頭子，已是上了年紀的人，在監裏收了許多天，已然是一息奄奄，兼之氣怒之後，肝氣不收，又吃了泄藥，那裏還能有什麼活命，出監不到三日，便一命嗚呼了，你老說，王剝皮這狗官將來還會有好收場嗎？」索老頭兒道：「這件事你怎麼知道這樣詳細哩？」店夥道：「不瞞你老說，俺有一個姑表哥哥就在這監裏當了一名管監的，他不時的向這裏走動，他雖在王剝皮手下做事，他却深不以王剝皮爲然，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才知道王剝皮這狗官，硬是個吞人骨的禽獸！」索老頭兒道：「難道姓商的家裏就沒有人了嗎？爲什麼不會繼續去上告他？」店夥道：「說起來實在可憐，那商老頭子，只有一個孩子，今年也不過才十五六歲，那裏還敢去惹他，就是有幾個親戚朋友，誰也不願管這閑事，況且，上告

也不是容易事，第一樣官司輸贏尚不可知，必須先要拿出一種費用，誰還願意管這不干己身痛癢的事，「索老頭兒道：「既是王剝皮這樣行爲不法，爲什麼本縣裏百姓不去聯合告他？」店夥道：「說起這話來，就更講不得了，王剝皮雖然這樣貪財害民，但是在他來了之後，圍縣城一帶，賊匪絕跡，商民雖然多加了一點担負，但是能夠各安其業，大家也就不肯對他進步打算了。」索老頭兒道：「原來如此！俺還問你……」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外邊一陣噪亂聲音，店夥急忙跑了出去，不一時又走進來說道：「老客快吃飯吧，方纔已有許多人擠往縣衙裏面去了，大概不多時王剝皮就要坐堂了。」索老頭兒一聽，急忙叫店夥預備飯食，和賈明兩個，把飯吃了，問明店裏方向，這纔直奔縣衙而來，只見街上已然十分擁擠，還有幾個婦女也雜在其內，不一時，來到縣衙，只見高巍巍一坐大門，從外面一直可以看見大堂，一路上都排「氣死風」的大官燈，站着許多帶紅纓帽的官人，手裏提了一條鞭子，在裏面來往逡巡，索老頭兒和賈明兩個，好容易才找着一個地方站好，這時也就將戌初時候，大堂上除去幾個看堂以外，還沒有一點動靜，索老頭兒往堂上偷偷一看，只看大堂之上，明亮亮的點着幾盞大紗燈，屏風上面四個金字，「公正廉明」寫得端正遒勁，屏風前面，擺上一張公案，上面放着許多筆墨紙筒這些東西，幾個官人站在那裏發楞，四外裏的人，雖然是擠得水洩不通，却連一個出聲



氣的也沒有，索老頭兒心想，自己這樣歲數，却爲了鄉里不平，跑到這裏來担這樣的驚恐，還不知道這件事要鬧到什麼地步才算完止？地方上出了這樣父母官，鄉里的罪惡，怕一時受不完，又一想刁家兄弟兩個，通身武藝，竟落到這個下場，倘然這樣事情緩和以後，他二人怎能和王剝皮就這樣丟手，或者還許鬧出其他的亂子，亦未可知，且看王剝皮少時坐堂，怎樣問話，再作道理，但願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就是鄉里之幸了！正然想到此處，只聽裏面有人喊起喊哦聲音，當時人羣一陣亂擠，幾乎把自己一席地都被人家佔了去，幸得賈明在前面，極力擁護，才得穩穩的站在那裏，只見從屏風後面，先走出兩對帶紅纓大帽提着官燈的官人來，接着一聲咳嗽，走出一個五短身材的知縣來，約摸着也有個四十多歲，留着兩撇小鬚鬚，一步一幌的露出那種奸猾卑鄙神情來，王剝皮升了大堂，早有個書吏，把當天應問的案子一一送了過來，王剝皮先問了兩件不要緊的案子，這時已經有子時初的時候，王剝皮又吃了一碗茶，然後才吩咐帶刁龍刁鳳，就這一聲，大家便像潮水一般，又往前擁進一層，雖然官人們在那裏不住的抽趕，那裏轟得退三個五個，官人們無法，只得把住大堂口，不准看熱鬧人再行上來，索老頭兒和賈明兩個，已然被人擁擠到三層台階上面，從人縫裏竭力睜眼睛往裏看，只見這時堂上，已與方才大不相同，公案旁邊一面都站着有十幾個雄糾糾的漢子，手裏都拿着夾

棍板索，站在旁邊，便和生龍活虎一般，索老頭兒不由暗暗替刁家兄弟叫苦，這時只聽堂下喊哦一聲，帶呀，便聽見一陣唏噓嘩啦鐵鎖聲響，定睛一看，原來正是刁龍，雖然提到監裏沒有幾天，可是臉上神情，便已大不如先，大概棒瘡未愈，走路也顯出沒有從前健壯了，來至公案面前，站着不跪，王剝皮隨的把驚堂木一拍喝道：「刁龍：你把你怎樣在東壩和你兄弟朋夥執仗，刀傷事主，從實快講，本縣念你是個漢子，還要從輕開脫你哩！如果不肯說出實話，本縣自有別法問你話，只是到了那時，便不要怪本縣無有做父母之心了！」刁龍猛的把頭一抬呖的就是一口唾沫，啐在王剝皮臉上，口裏喊道：「狗官，」兩旁官人吆喝一聲，只聽刁龍一聲喊道：「俺把你們那一羣狗仗人勢萬惡的潑徒！竟敢狐假虎威，欺壓良民，除去俺兄弟今天死在狗官手裏，算是罷休，只要俺一時不死，連狗官帶你們休想活命！」只聽堂上拍的一聲響，大家齊望堂上着時，只見王剝皮手裏攬着小鬍子滿臉都露着笑容，輕輕的把手向兩旁官人道：「你不要囉唆，聽本縣慢慢的問他，」遂笑着向刁龍道：「刁龍，前天本縣問你作案之事，你是一味白賴，今天你的兄弟刁鳳，又被本縣捉到，你就該實話實說纔是道理，怎麼本縣用好話問你，你倒當堂咆哮，俺這縣堂雖小，乃是國家的王法所在，難道俺還制你不得？來呀！」兩旁官人答應，王剝皮這時笑意全收，把驚堂木一拍道：「請過大刑！」兩旁差役答應一聲，

王剝皮又向刁龍兄弟道：「本縣念其你等無知，打算開脫你等，你等休得執迷不悟，倘若怒惱本縣，除了皮肉吃苦以外，免不得你還是要說實話，你要看本縣說的這話是，你就快快招認，還是你的便宜……」王剝皮話猶未了，只聽刁龍一聲斷喊道：「狗官，閉了你那烏嘴，俺姓刁的住在汶上，已有幾世從不曾作過一條犯法之事，你叫俺拿什麼招，拿什麼認……」王剝皮砰的把桌子一拍道：「刁龍，本縣念其你是無知之人，不過是受了旁人支使，倘若你能供出主謀之人本縣自當設法開脫你，想本縣純以仁慈為懷，看待你們，便如自己子女一樣，難道還有什麼壞意，怎麼你便這等執迷不悟，依本縣相勸，你還是說了實話的好哩！」刁龍尚未答話，只見刁鳳猛的把頭一抬，呸的一口唾，不歪不倚，正正啐在王剝皮臉上，抖丹田一聲喝喊道：「呸！狗官，瞎了你的狗眼，你把俺弟兄當作什等樣人？想俺弟兄雖然鄉野之人，不曾讀過什麼古書古字，又不曾花上幾個臭錢，買一個芝麻官做，也不懂什麼叫公法私法，更不會轉灣罵人騙人，俺只知道俺爹媽生下俺來，便是來叫俺做人的，俺便要憑着俺的這點良心來對人處世，俺弟兄說大不大今年也活了四十多歲了，從不曾說過一句謊話，從不曾做過一件壞事，從不曾辦出一些見不過俺爹媽的事來，你這狗官，俺也不管你認識字不認識字，念過書不曾念過書，你也不過憑着幾個臭錢，姐妹面上親戚的提携，居然也穿起粉底官靴，做起

什麼官來了，俺雖不曾作過什麼烏官，不過俺想國家設官，正是打算便利人民的，無論那一考那一試，也不會出過一個什麼搜刮百姓的題目來給你們這般狗官做，你也是有人心的，你便不想一想自從你這狗官到任以來，可曾做出一件便利人民的事情出來？想這汶上縣人民個個身受你的痛苦，只是敢怒不敢言，但願你三年期滿，高升他去，大家便忍個肚兒痛，有苦不說出，盼着下一任官不能像你也就念千聲阿彌陀佛了！」王剝皮一聽，刁龍越罵越不像話，兩旁站的除了自己幾個親丁之外，臉上都露出一種輕薄自己的神氣，不由勃然大怒道：「好刁鳳，竟敢這樣放肆，來，扯下去打！」兩旁喊哦一聲，從旁邊轉過幾個官人，三個人按一個，任是刁家兄弟氣力大，怎奈身上全都被綁紮，使不出一些氣力來，早已被人按倒，執刑的舉起毛竹板子，眼睛望着王剝皮只等他的籤下傳打，索老頭兒一顆心，差不多要從胸口跳出來，那王剝皮却又微微一笑，向刁龍道：「刁龍：到了這個時候，你還不說嗎？」刁龍把頭往上一揚道：「呸！狗官：要打便打，那有許多閒話，難道俺弟兄沒有口供，還怕你定了罪名不成？」王剝皮把笑容一收，伸手抓過一把籤來，向地下一擲道：「這般不識抬舉，與本縣扯下去着實的打！」兩旁執刑的一聲喊哦，忙忙替刁龍刁鳳扯去中衣，揚起竹板，正待往下打時，只聽堂下一陣呼喊，聲音震蕩，如同千軍萬馬亂了營盤一般，王剝皮大大吃了一驚，急忙往堂下看

時，只見從堂下走出三五十個漢子來，頭上頂着一張黃紙，口裏齊喊着：「青天大人救命！」王剝皮才知道原與刁龍案子無關，忙把心神一定，高聲喊道：「你等怎麼這樣無知？本縣在此坐堂問事，你等竟敢大聲急呼，真乃無知已極，就是有緊要之事，也應當找出一兩個爲頭腦的人，到這裏來和本縣好說，怎敢如此無禮！本縣如不念在你等無知，定要打折你們狗腿，還不快快安生退了下去？」王剝皮原以爲這幾句話，一定把這些人嚇回去，誰知這些人聽了這話，不但不退，而且反倒擁了上來，口裏齊聲喊道：「俺等爲出了關係人命的事情，所以才來見大老爺，想求大老爺賞一個法子，也好安生度命，誰知一連三日，連大老爺的面，也不會見着，今天聽大老爺審堂問事，小人們一時忍耐不得，才敢冒犯堂威，確是小人們一時粗心胆大，不該咆哮公堂，不過大老爺既是爲民父母，就應問個青紅皂白，也問問小人們是不是有可來哀告大老爺的地方，然後小人也就不覺冤枉了，怎麼大老爺一句未問，便把小人們當做豬狗一般呵叱，要知小人們此來求見大老爺，原爲救護小人們的性命，晚見一天，就不知道要多死若干人，現在候了三天，才得見着大老爺，大老爺依然替小人們想不出一點道理來，小人們進前也是死，退後也是死，就請大老爺把小人們打死在堂上吧，不然小人們也沒有臉去見鄉裏托附的人們，」說着一聲喊，早已搶上堂來，堂上雖有幾個官人，却都手無寸械，正在齊喊使不

得之時，只見人羣往兩旁一分，從裏面擠進一個人來，雙手齊搖道：「不可亂動，」索老頭兒正怕把這事鬧大，一見這人，當時喜出望外，恨不得喊了出來，原來那人正是自己尋找未遇的兗州府捕頭許都頭，只見許宏把衆人一分，已到大堂上面，這時王剝皮已沒有方才那樣威武，一個脚早已離了座位，只把個屁股尖挨着座位，預備出一個要跑的架子，見了許宏上堂，才把伸出去的一條腿慢慢的又收了回來，只見許宏向王剝皮笑了笑，道：「王老爺這裏怎這樣的熱鬧？但不知他們爲了什麼事故，都會一齊擁到這裏？」王剝皮才待申說，只見堂下早已擠上一個老頭子來，上前一把拖住許宏道：「許老弟，你快救人吧！」許宏一把扯住道：「原來是索老哥，爲何這般模樣？」索老頭兒道：「再休提起，老弟你請看！」說着用手向旁邊一指，許宏往旁邊一看，只見地下跪着兩個人，全身帶着刑具，低着頭看不見一點面目，看了看不知什麼意思，便向索老頭兒道：「俺不知什麼意思，還是你老自己說了吧」索老頭兒道：「這件事這裏須說不的，歇一會再講吧！」許宏道：「既然如此，這裏是縣堂，你老也不便在這裏站立，待俺完了事再到別處去講吧！」索老頭兒答應一聲，便依舊退了下去，許宏又向衆人道：「那麼你們又爲什麼到縣堂上這樣攪擾呢？」大家這時已不似方才那樣雜亂，便推出兩個上年紀的走了出來，向許宏深施一禮道：「這位老爺救命吧！」許宏道：「你等且休囉呢，快

把你等屬於那鄉那村，到此則甚，快快告訴，俺便轉告太爺，也好替你們想個法子，」那兩個聽了道：「小人名叫秦文琪，他叫李宗義，就是這汶上縣西北；夾馬溝迤南秦樓的人，小人們鄉里，總共有七十餘戶，全以耕種爲生，倒也不會受什麼驚擾，只因前半月，就在這夾馬溝地方，忽然發現了怪事，天天夜晚便常有東西進村擾亂，豬羊牲畜，天天總有失落，有膽大的夜裏聽見聲響，出來一看，原來是三隻白額大蟲，在村裏衝進衝出，第二天就又聽得丟了幾隻豬羊，大家一計議，便在村外安好陷坑預備捉住除害，誰知不會捉住什麼大蟲，反倒傷了俺村裏好幾名村人，誰知那畜生吃人吃開了胃，便天天來癲惱鄉里，近七八天裏，也被他傷了十來個人，雖是想盡方法，却也傷不着他一些皮毛，因此大家情急，才約合了鄉里的人，齊來太爺台前，跪求個法，誰知到了這裏，一連三日，叩見太爺，都說被府裏傳去問話，還不會回來，小人等情急無奈，聽得今晚太爺在這裏升堂理事，因此冒死上來跪求太爺想個辦法，也好救全村人性命，誰知太爺不問原因，便要拖下去打，小人等才敢放肆無禮，你老來問，小人們不敢胡說，還求你老替俺鄉里把這大害除了，就是真打小人們幾下，小人們也是情甘領責的，」許宏聽了點點頭問道：「你們就有這等急事，也應當等太爺問完了案子，你們再說也不爲晚，怎的便在這個時候，就喧嘩咆哮起來了呢？」秦文琪道：「小人恐怕太爺問完了這個案子，便要

退堂，那時小人們有話也說不及了，你老還不會知道，就在這三天之內，俺鄉里人們，不知又死了幾個了，還求你老包涵小人們無禮！」這時王剝皮見許宏已然把事情壓住，膽子慢慢又壯了起來，聽見秦文琪這番話不單沒有點憐惜之意，反倒勃然大怒，陡的把驚堂木一拍道：「秦文琪：你既說你鄉里出了這樣事情，爲什麼不寫稟帖上來，反倒說本縣不見你，難道還有什麼怕見你們不成，現在還敢咆哮公堂，真正是目無法紀，許都頭你且走過一邊，待本縣來處治他們！」許宏聽了心說你這人也就不太難了，方才若不是姓許的經過此處，恐怕現在你早不敢坐在這裏了，你倚仗着你的官勢，便敢隨意欺壓良民，只怕這頂烏紗也就快帶不住了，但是這件事却不與自己相干，自己也不便多管閑事，便冷冷的向王剝皮一笑道：「是！但憑太爺高見，小的實在無禮了！」說時趑轉身便走下堂去，一眼看見索老頭兒站在人羣裏向自己招手，便分開衆人找向索老頭兒去了，這裏王剝皮見許宏已去，便向堂下一般官人們喊道：「來呀！來呀！」旁邊官人齊喊一聲威哦，王剝皮道：「去兩個人把縣裏小隊子調二十八個人來，你們這時且把堂口紮住，不准再讓他走上来一個，否則小心爾等狗腿，」官人答應一聲，當真便拿起皮鞭子把這些人一路好抽，一陣擁擠喊嚷，人便像潮水一般的退了下去，好一時才得安靜，又不一時小隊子也到了，齊到堂上見過王剝皮，王剝皮便吩咐他們站在堂口左右，只要聽見有



人喊嚷，就把他抓住，小隊子答應一聲，也都兩邊排好，王剝皮才吩咐一聲，帶刁龍刁鳳，官人們應聲就把刁家兄弟帶到堂上，王剝皮把驚堂木一拍道：「哇，刁龍刁鳳，快快說了實話，免得皮肉受苦，」刁龍刁鳳一口同音道：「呸，你這狗官，枉受皇家俸祿，枉爲人民父母，不想安民，却想在俺兄弟頭上來找事，想俺兄弟只是奉公守法，安善務農，從不會作過一件昧良心之事，你這狗官，放着人民性命大事你不問，却來打算在俺兄弟頭上起發，你豈不是瞎了你的狗眼，現在任你敲打，俺弟兄總不會怕了你這狗官，硬會造出什麼口供，上無以對去世的父母，下無以對妻子，中無以對良心，話已說完，你要打便打吧，」王剝皮正要掣籤喊打，只聽堂下喊一聲，打不得，俺來了，隨着聲音，早見一人分開衆人，搶上堂來，王剝皮一看道：「真討厭，怎麼他又來了，」原來正是許宏，王剝皮一見不由帶怒道：「許宏：本縣須不會錯看你，你怎的三番五次的來攪擾本縣公堂，」許宏聽了，並不着惱，趨前一步便向王剝皮耳根道：「太爺休得動怒，小人有話講，大老爺適才審問的那刁龍刁鳳，小人素知他弟兄奉公守法，從不曾作過犯法的事，太爺此事干係甚重，須硬作不得，小人方才看見堂下有一個老頭子，據他憤憤不平的口氣，似乎與刁家兄弟是有個素識，小人我看他一邊往外走，一邊嘴裏說是要上府裏去喊告去，小人知道事干重大，不管有無事實，吵將出來，終屬不便，承太爺一向看

得起小人，小人怎敢知恩不報，因此小人將他攔住，帶他到小人下處，特來稟知太爺，想個上策把這件事消滅了才好，誰知趕到堂上，太爺要吩咐用刑，小人一時斗膽，才敢猛叫一聲，致惹太爺動怒，這倒是小人多事了，太爺依然問吧！小人改日請罪。」許宏說完轉身便要下堂，王剝皮這時也顧不得什麼叫做官體，下座一步，把許宏扯住道：「許都頭，當真有人要上告本縣嗎？這事究竟應當怎樣處治才好？」許宏一笑道：「太爺不嫌小人三番五次攪擾太爺公堂，小人便有個拙計獻上，」王剝皮輕輕向許宏也一笑道：「你看你又來了，」許宏見他真個有些急了，便轉回身來悄悄向王剝皮道：「太爺如按照小人話行時，小人倒有一個拙見在此，」王剝皮一壁聽一壁點頭，聽許宏說完，便連連說道：「依你，依你，」說道這裏，又向兩旁差役喊了一聲道：「來呀！」兩旁官人齊答應了一聲威哦，王剝皮吩咐道：「你們傳話下去，把方才那一班人帶上堂來，只是不許亂嚷，本縣有話問他們，」官人答應一聲，把話傳了出去，大家看見王剝皮，一時把大家轟了下去。一時又叫大家上來，大家也摸不清他那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大家只好走上來，王剝皮這時又把笑容收轉，向大家說道：「你等方才說的話，雖是情形可憐，然而究竟是不是實在情形，本縣現在還不知道，最好你等快把稟帖遞上來，留兩個人在這裏聽信，餘下可先回去，加緊防備，本縣這裏就派人前去查勘，如果屬實，定要派人前去

幫你們捕拿，你們就快快去辦吧。」大家不料他忽的又會轉變起來，便都齊聲喊了一句，青天大老爺，一齊退了下去，王剝皮見這般人們已退，便向兩旁官人道：「來呀！把刁龍刁鳳和他女兒銀姑，一齊帶到二堂問話，」堂下衆人見已把刁龍刁鳳帶進二堂，不能再追隨進去，只得轟的一聲散去，却是不住議論紛紛，有的說，據俺看這姓刁的弟兄，確是被屈含冤，大概又是什麼要錢或是借貸不遂挾嫌的差役們想出這法子收拾人的，這一帶進二堂，只恐怕凶多吉少，可惜了這樣兩個漢子，只落得這般下場，又一個說道：「老二你是閱歷淺，眼裏看不出人來，你當那家弟兄是什麼好人嗎？你不見方才他在堂上那個情形，那樣強橫霸道，難道還不像個強盜嗎？要說這位王大人，雖然旁的本事沒有，要說治理盜匪，就拿山東一塊地說，便當推他爲第一能員了。據俺看這刁家兄弟一定不是什麼安善之輩，不然這汶上縣的人多得很，怎麼單單就拿他不拿旁人呢？」你一言我一語，索老頭兒和賈明完全聽在心裏，只是替刁家弟兄叫苦，原來索老頭兒見着許宏，便悄悄的把以往情由，和自己怎樣來找他，都向許宏說了，並求許宏設法，許宏答應替他去想主意，後來見王剝皮，忽然把刁家弟兄和許宏都一齊帶進二堂，心裏便不由得又啾咕起來，現在又聽大家談論，心裏益發慌張，便同賈明兩個，急急走回店房，店夥兒迎着問道：「你老看見強盜什麼樣兒嗎？那王剝皮問的神氣十足吧？」索老

頭兒道：「你不是也去了的嗎，怎麼翻轉來問俺，」店夥道：「俺剛剛到了那裏，就被俺這裏老掌櫃的給叫回來了，所以沒得瞧見，老客既然看見，何妨向俺說一說哩，」索老頭兒這時心裏已經亂到極點，那裏還有心情去和他兜搭，便無精打彩的對敷了兩句，那店夥兒也就沒有先前那樣興高彩烈的樣子，竟自去了，索老頭兒便像中了心病一樣，一會兒躺下，一會兒爬起來，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來，背着手兒在屋裏那樣走來走去，嘴裏還不住的叨念着，賈明看了便勸道：「你老看現在天差不多都要快亮了，還是躺下歇一歇吧，沒的爲了他們還把自己累壞了，就是有法子，不是也要等到天亮才能去嗎，」索老頭兒聽了，噙了一聲也不會言語，便躺在床上，但是翻來覆去依然是睡不着，聽得外面雞都叫了，才覺得有點睡意，剛把眼睛一閉，只聽店夥兒在窗外喊道：「老客醒了嗎，外面有人找哩，」猛古丁的真把索老頭兒吓了一跳，趕緊推醒賈明，一同下地，把門開了，只見店夥兒種怔忪的道：「老客外頭有個人兒找你，」這句話不吃緊直把索老頭兒吓壞，剛要告訴店夥一聲自己不在這裏，早見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當胸一把把索老頭兒扯住道：「你叫俺們找得好苦，」索老頭兒猛的抬頭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原來正是許宏和刁鳳，便急問刁鳳道：「老二你怎樣放出來了？官司完了沒有？你們老大和你的姪女呢？」刁鳳道：「這件事完全仗了許都頭才得無事，這前前後後俺還

有許多不大明白，請許都頭總說了吧。」許宏道：「這件事總也算是碰着運氣好，不然也就難免不出別的情形，俺這王大老爺原來有些中看不中吃，聽見要去上告他，一聽也慌了，便老老實實的依了俺和你老的那一番話，便自己向刁家兩位哥哥認了不是，又把原辦的差役趙泰王平一律革了，親把二弟兄一同送了出來，還給了銀姑許多首飾尺頭之類，命周柱頭和他媳婦送銀姑回去，這位王大老爺也可以算是偷雞不成反折了一把米了，」索老頭道：「這就好了，但是王剝皮既然把他弟兄拿來，一定也有所爲了，怎的倒這樣悄悄的又把他弟兄這樣放了呢？」許宏道：「他先前不過是聽信趙泰王平的蠱惑，說是「黑風崗」的首富，便要算是刁家兄弟，他本是個要財不要命的人，他那裏還顧及什麼利害，便把他兩個捉到官裏，及至坐堂一問，也就看出神氣不對來了，但是騎在虎背，欲下不能，才打算硬作一下，誰知偏偏又遇見刁家弟兄是全不聽這一套，所以把事鬧僵，後來經俺一說，他已然有了七分怕意，那時俺才又替他進了一個兩全之計，」索老頭兒道：「什麼兩全之計？」許宏道「方才你老沒有看見那些秦樓的莊家人嗎，聲嚷着地方上出了大蟲，傷了人畜性命，來求這王大爺想辦法嗎？俺便利用這個機會，說起不如請刁家兄弟前去替他們捉拿大蟲，就說刁家弟兄本有應得之罪，現在念其尙是個知道悔改的漢子，便命他前去捕拿大蟲，以贖前罪，俺向刁家弟兄再三申說，這件事就可借

着這樣收場，不然弄到將來，也不會找出什麼便宜，承刁家弟兄看得起俺，便也應了，這件事第一步就算是這樣辦了，你老看這可以算是兩全之計嗎？」索老頭說道：「這實在不能不感激是老弟成全，只是刁老二，俺還有一句話要問你，你不是到夾馬溝周柱頭家去的嗎？怎又會吃他們捉了送到官裏呢？」刁鳳道：「這件雖是怪俺粗鹵，也實是他們辦得週密，俺同周柱頭剛剛到了夾馬溝才進山口，就聽見前面隱隱有人喊道：『前面來的敢是刁老二嗎？』俺不合一時大意答應了他一聲，他們應聲把俺圍住了，那時俺剛剛往外一蹤，誰知他在地下却擺佈了許多繩子，俺稍一提脚，便被他們絆倒了，就連周柱頭帶俺，一同網好，這時忽然燈火齊亮，原來正是這班小廝，最使生氣不過的就是那個頭一次到莊上去的那個小廝姓趙的，他却擺着周柱頭的媳婦，作出不堪的樣子，」索老頭兒道：「他們怎的會把周柱頭媳婦弄了去的呢，」刁鳳道：「也不知怎的他們會打聽出來周柱頭丈人的家在夾馬溝，又是怎生知道俺等就必去夾馬溝，也是俺一時大意，就被他捉住，幸得你老和許都頭熱心援救，不然俺就難免當堂受辱，」許宏道：「大家都是自己弟兄，何必這樣謙偽，倒是到夾馬溝捕拿大蟲之事，却要從長計議一下哩，」索老頭兒從旁道：「旁的俺不知道，要講捉個大蟲，那他兄弟便如同吃了家常便飯，管保是手到擒來哩，這件須不必再有什麼計議了，」刁鳳不等許宏說完，便攔住索老頭兒道：

「你老休要把這事看易了，你老方才沒有看見公堂上那一般人嗎？其中就很有幾個了得的，又是他自己本村的事，他們尚且無可奈何，俺弟兄也不過憑了身上的武藝，手裏的兵器，也未必便能準有什麼把握，不過俺弟兄却又有不同，俺弟兄甯願死在大蟲口內，落一個屍身乾淨，却不願挨那狗板子一下兒，現在許都頭既肯仗義幫助俺弟兄，俺弟兄便願聽從指揮，也好與都頭蓋臉，」許宏笑道：「刁二哥這樣說話，豈不使小弟難堪，你我既是道義相交，便要化去一切俗見，千萬不要這樣講話……」許宏話未說完，只聽外面一人喊道：「說得好，原該那樣，」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正是刁龍，刁龍當向許索兩個謝過，索老頭兒道：「老大，你來得正好，你們老二正和許都頭商議怎樣去捕捉大蟲，你來了可以一路去了，」刁龍道：「方才俺走進來的時候，聽俺家老二說，全聽許都頭指揮，那是一些都不錯的，無論怎樣說，都頭總比俺弟兄多念幾年書，見識總比俺弟兄高得許多，俺想都頭既肯救俺弟兄於先，定能幫助於後，這件事還望始終成全才好，」許宏笑道：「二位真是好弟兄，怎樣說出話來便像是先定好了的一樣，俺想這件事，雖是俺幫腔，上不了台，但是俺想一切佈置，有官面出頭，總可以好辦些，俺也不懂謙讓，關於用人用東西，只要你們二位說句話，俺一定可以去辦，至於怎樣調動，怎樣佈置，那就要請你們弟兄自己說一句，俺却不敢作一絲半毫主，」刁龍刁鳳還待謙

讓，索老頭兒早急了道：「老大老二，你們兩個，也就不要這儘量謙遜了，俺想就依許都頭的話辦吧，雖然說他字目上比你弟兄強些，可是要論起捉大蟲這件事，却實有些不及你弟兄有經歷了，難道還讓他運用書本子把大家性命演一個『王小打老虎』嗎，」說到這裏，大家哈哈笑了起來，賈明在旁邊也跟着說了兩句，刁龍刁鳳才向許宏謝過，這時店夥兒端進水來，大家洗了洗臉，又吃了一點東西，然後大家這才計議怎樣去，許宏道：「這件事不宜久遲，最好今天吃完飯就去，以免他們懸望，到了那裏，問明情形，然後再打主意，你們看是如何，」刁龍道：「如此甚好，不過俺須先回家去一趟，一則可以安置安置，免得俺那女兒掛念，二來還須把俺弟兄手使的東西拿來應用，」許宏道：「這是該回去的，但是盼你老回到家裏，速速安置妥貼，便到夾馬溝，也不免得賸二爺一人，不好動手，」刁鳳也向刁龍道：「哥哥要帶東西的時候，千萬想着俺的弩箭和鏢刀，」刁龍答應自去，這裏索老頭兒道：「其實到了這個時候，已然用俺兩個不着，俺本應同賈明回去了，不過俺一向知道刁家弟兄能捉大蟲，却始終未曾見過，俺也打算去看一看，就是死了，總算開過眼了，」因向賈明道：「你是姣生慣養長大的，吃了這兩天辛苦，也就夠了，現在事情已完，你就回去吧，免得你的家裏懸念，再者這個捉大蟲的要子，不是隨便可以參加得的，倘或有些一差二錯，叫俺怎樣對你父親……」索老



頭兒話猶未完。賈明急忙攔住道：「你老不用再往下說了，俺一向就想去看看這大蟲怎樣捉着，總也未得其便，今天幸而遇見這個當兒，正要開開眼界，怎的你老倒攔住不讓俺去呢，再者說到那裏，也不過是跟在後面偷着看上一看，還能有什麼危險，俺一定要跟了去的。」索老頭還要講時，許宏急攔住道：「既然是賈老弟一定要去看看，亦無不可，不過到了那裏，必要找一個遠一點僻靜一點的地方，總以不要出危險爲是。」賈明也自答應了，大家吃喝已畢，由許宏開付飯賬，大家才奔夾馬溝去走，出了汶上縣東門一條淨土大道，兩旁種着都是些楊柳，遮沒也有三五里地，林子盡處便是一個土崗，許宏道：「轉過這個崗子，便是夾馬溝東溝，大家須要小心一二，不要在這個半路途中，弄出些差子來，那就不好辦了。」刁鳳道：「不妨事，大蟲向例白晝是不會出來的，這時不妨事，只是脚下要留神一些，因爲過了這個崗子，便一路都是沙土地了，」果然大家走過崗去，只見一片都是黃沙，脚下都覺有些吃力，好容易過去這一片沙地，才見了溝口，許宏道：「這裏大概就是夾馬溝了，」刁鳳道：「這裏雖也叫夾馬溝，却是後溝，前溝在愁鷹澗的後面大道上，你們不見這溝裏並不十分狹窄嗎？要是前溝，并排就走不過兩個人去，這裏俺却來過不少次，每次所得，也不過些權兔之類，從不曾聽說這裏有什麼大蟲，在俺未遭此事先，還來過一次，也未有見過有什麼大蟲足跡，忽然會喧嚷這

裏出了大蟲，這是可怪得很，」大家一邊說着，便往裏走，只聽溝上有人喊道：「什麼人這樣大胆，休往前進找死，」（欲知溝上何人請看第三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